〈契理契機1之人間佛教〉2

(《人間佛教論集》) p.1~p.70)

釋貫藏 敬編 2020.6

目次3

_	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	10
	(一)探求佛法的「信念」	10
,	1.深信而要弘揚的佛法	10
	(1) 引言	10
	(2)點明: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舊有的抉發)	11
	※立本本教淳樸,宏傳中期行解(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者	11
	2.信念的引發與決定	11
	(1)引發(在家時期):嚴重關切「佛法與現實佛教的差距太大」	11
	(2) 決定(出家來八年)	12
	A.致力「印度佛教的探究」以解決問題	12

1(1)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緒言〉p.17~p.18:

契理與契機:佛法所最著重的,是應機與契理。^[1] 契機,即所說的法,要契合當時聽眾的根機,使他們能於佛法,起信解,得利益。^[2] 契理,即所說的法,能契合徹底而究竟了義的。**佛法要著重這二方面,才能適應時機,又契於佛法的真義。**

^[1] 如專著重於契理,**或不免要曲高和寡了!**^[2] 如專著重於應機,像一分學佛者,只講適應時代,而忽略了是否契合佛法的真義,**這樣的適應,與佛法有什麼關係!**

現在所揭示的人間佛教,既重契機,又重契理。⁽¹⁾ 就契機方面說:著重人間正行,是最適合現代的需要,而中國又素來重視人事。…〔中略〕…人間佛教的論題,民國以來,即逐漸被提起。…〔中略〕…總之,人間佛教的時機適應性,確是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了。⁽²⁾ 人間佛教不但契應時機,更是契合於佛法的深義,大家應努力來弘揚!

(2)本文〈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p.48~p.49)所說:

三、「時代傾向」: ^[--] 現在是「青年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演化為社會中心,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適應少壯的佛教,必然的重於利他。人菩薩行的大乘法,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

^[2] **現在是「處世時代」: 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經常的「遊化人間」。**就是住在山林,為了乞食,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修菩薩行的,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傳播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原則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

(三) 現在是「集體(組織)時代」: 摩訶迦葉修頭陀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優波離想獨處修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釋尊自己是「佛在僧數」的。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正法久住的,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是根本不同的。適應現代,不但出家的僧伽,要更合理(更合於佛意)化,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不是為個人謀取名位權利)。

(3) 本文文末(《華雨集第四冊》p.69) 所說:

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這是**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

²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牛(重訂本)》p.168: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範圍太廣,所以**讀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開始寫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三萬字),**簡要的從「印度佛教嬗變歷程」,說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而表示「人間佛教」的意義。**…[下略]…

³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B.「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	12
(A)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	12
(B)「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以成「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13
(二)研究佛法的「態度」	13
1.總說:為佛法而研究(不為研究而研究)	13
2.別詳	15
(1)「以三法印研究佛法」,才不會是變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	15
A.詳「三法印的研究法」	15
(A) 涅槃寂靜	15
(B)諸行無常	15
(C)諸法無我	15
a.人無我	15
b.法無我	15
B.結評	15
(2)「宗教性、求真實、以古為鑑」,使佛法有利人類,永為眾生依怙	15
(3)「八項根本信念與看法」,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	17
(三)結:澄流、正源,依本義攝發展勝義,以「更適應人心」而「跳出神天化	17
※立本本教,宏傳中期(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	17
一门床供料用相占的公约	18
二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	18
(一)引言	18
(二)詳述	18
1.「五期」的分判(《印度之佛教》)	18
2.「三期」的分判(《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18
3.「大乘三系」的分判(〈法海探珍〉)	19
(1) 三系的起源地	19
(2) 三系的次第	19
(3) 三系的啟後與承先	19
4.改正:第五期的「梵佛一如」,改正為「天佛一如」	20
5.綜說(表示)	21
三 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	21
二、化中文师教心心文品全真教为	21
(一) 古德的「判教」(作為歷史的先後,是不符實況)	21
(二) 古德的「教判」(與思想史的發展,是相當接近)	
	21
1.總說(表示)	
	21
1.總說 (表示)	21 22

(A) 敘述	22
(B) 評比	22
B.賢首的小教	22
(A) 敘述	22
(B) 評比	23
	23
A.天臺的通教與別教	
(A) 通教——初期大乘	23
a.通「前(藏教)」	
(a) 例證	
(b) 結說	24
b.通「後(別圓)」	24
c.結說	24
(B) 別教——後期大乘	
B .賢首的始教、終教、頓教	
(A) 始教、終教	
a.與天臺「通、別」的差別,在於唯識的分判	26
b.賢首立「始有(相始教)」的緣由	
c.評論	27
(a) 論述	27
(b) 結評	27
(B) 頓教	27
(3)「秘密大乘佛法」——天臺與賢首的「圓教」	28
	28
B.臺、賢圓教的「共同」——如來為本	28
(A)『法華』與『華嚴』圓滿的佛果觀,還是不離釋迦而說毘盧遮那	28
(B) 圓滿佛德的信仰與理想,與「秘密大乘佛法」,有一致的理趣	
(C)臺、賢重「理密(圓)」,與秘密大乘重「事密」,還有些距離	
三)特論「大乘三系」2	
	29
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	30
	30
.史實的五期演變,如人一生,從誕生、童年、少壯、漸衰而老死	30
.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方針:立本本教,宏傳中期(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	
二)更從「各期教典本身的思想」論判	

	(1)每一時代的教典,都自稱最甚深究竟	. 31
	(2)到底那些教典最甚深,在信解者的理解不同	. 31
2		. 31
	(1)「佛法」: 先知「法住(緣起)」,後知「涅槃」	. 31
	(2)「初期大乘」	. 31
		31
	(A) 皆依「勝義(涅槃、空性)」	31
	(B) 般若深義難信難解	32
	a.為久學者說「生滅、不生滅皆如化」(即「皆依空性」)	. 32
	b.為新學分別「生滅如化、不生滅不如化」	. 32
	B.龍樹論:依《般若經》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會通「佛法」的緣起中道	. 32
	(3)「後期大乘」	. 34
	A.《解深密經》(「虛妄唯識論」所宗依)	. 34
	(A)為「五事具足者」,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即般若經「為久學者說」)	. 34
	(B) 為「五事不具足」, 依三性作顯了的解說(同般若經「為初發意者說」)	. 34
	(C)結:適應不同根性而有二類說法,『般若經』與『解深密經』一致	. 34
	B.後期大乘經,以「如來藏」為主流	. 35
	(A)說「真常我(如來藏我)」,「真常心(如來藏心)」	. 35
	(B)提出「空與不空」	. 35
	a.敘義	. 35
	b.評比「空與不空」	. 35
	(a)與『般若經』「為初發意者說」的,非常吻合	. 35
	(b) 與我國「空即不空、不空即空」的圓融說不同	. 37
	(C) 評論	37
	a.適應「神學(神我)」,說如來藏——佛德本有	. 37
	(a) 論述	. 37
	i.淨化	. 37
	<u>ii.適應</u>	
	(b) 經證	. 38
	<u>i.淨化</u>	
	<u>ii.適應</u>	
	b.影響:佛德本有,為「秘密大乘」所依;臺賢依此說「生佛不二」的圓教	
	.從「方便」說	
	(1)「佛法」:六念(有點近於一般宗教,但非祈求他力救護)	
	(2)「大乘佛法」與「秘密大乘佛法」	
	A.念佛:從觀「外在的佛」, 進而觀「自身是佛」, 終於求「即生成佛」	
	(A)初期大乘——觀「外在的佛」	
	a.一般的(可淺可深)	. 40

b.重要的:觀想念佛(從「念佛三昧」,理會出「是心作佛」、「三界唯心」)	. 41
	.41
(C)秘密大乘佛法——求「即生成佛」	.41
(D) 評	. 42
<u> </u>	. 42
C.念天	. 42
(A)「佛法」——佛與人間弟子,勝過天神	. 42
(B)「初期大乘」——天菩薩	. 43
(C)「後期大乘」——天佛一如(神佛不二)	. 43
(D)「秘密大乘佛法」	. 43
a.叙事	. 43
b.評論	. 43
(a)方便出下流(不能「方便(而上流)至究竟」)	. 43
(b)「念佛」與「念(欲)天」的最高統一	. 45
五 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	15
(一)「龍樹四悉檀與覺音四部注釋書名」對比	. 45
(二)依「四悉檀」判攝阿含	
1.判攝四阿含	. 46
2.判攝雜阿含的三分	. 46
3.結明:判攝,是約「主要理趣」	. 46
(三)依「四悉檀」判攝四期佛教	. 47
1.總說(表示)	
2.別詳	
(1)「佛法」――「第一義悉檀」	
(2)「初期大乘」――特色是「對治悉檀」	
(3)「後期大乘」——重在「為人生善悉檀」(有「易行」誘導的傾向)	_
(4)「秘密大乘佛法」——融攝神教所有行儀,從欲樂中求成佛是「世界悉檀」	_
(5)喻:四期聖典,如乳一再加水賣,終於「佛法真味淡,印度佛教也不見」.	
(四)依「四悉檀」再次說明:與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	
1.一切聖典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不同適應的底裏,直接佛的自證)	
2.由於「純正的、適應現代的要求」,而與古德的意見不同	
(1)「為佛法,為佛法適應現代」而學	_
(2) 判:立本本教,宏闡中期(天化應慎),攝後期確當,以復興佛教暢佛本懷	₹ 50
六 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	. 50
(一)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	
1.總說:阿含與律的「三寶」,是樸質而親切——人間三寶	. 50

2.別釋	50
(1)佛寶──佛出人間	50
(2)僧寶——依六和敬而精進修行,自利利他,達成「正法久住」	53
(3) 法寶	54
A.八正道——法的第一義	55
※理智的德行的宗教,非神教的信心第一、重定而惑於神秘現象	55
B.緣起——法的又一義	58
※佛證緣起而大覺(正確、正常而究竟的正覺);不應迷失這不共世間的特質	58
(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	58
1.初期大乘(中期佛教)的「解」	58
(1)約「(第一義而有)對治特性」(如偏頗發展,有副作用)	58
A.對治「異論互諍」,而說「一切法正,一切法邪」(掃盪一切又融攝一切)	58
B.對治「世間與涅槃差別論」,而說「煩惱即菩提」	
C.不滿重律的拘泥守舊,重法而說「罪不罪不可得故,具足尸羅波羅蜜」	60
D.警語	
(2) 約「第一義」:「般若的深義」與「中觀的貫通」	
A.般若經的深義	
(A) 專從空性發揚,而實「空性與緣起不二(世間即涅槃)」	
(B) 如不知立教的理趣,會引起偏差	
B. 龍樹論的貫通	
(A)中論:依大乘法而貫通『阿含』的中道緣起	
(B) 大智度論:三法印即一法印(貫通『阿含』與初期大乘經)	
2. 初期大乘(中期佛教)的「行」	
(1)依「三心」修六度、四攝	
(2) 菩薩真精神: 忘己為人(悲心)、盡其在我(空慧)、任重致遠(菩提願)	
(三)	
1.正名:改「梵化」為「天化(低級天的鬼神化)」	
2.天化的原因	
3.天化的情况	
(1) 重天神而輕人間	
(2) 神教咒術等的祈求他力護持	
(3) 求得消災、治病、延壽等現生利益,與低級的神教、巫術相近	
4.結評:「神化」的信行,會迷失「佛出人間、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	
(四)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	
1.如來藏:為「畏無我者」,激發學修菩薩行的方便	
2.虚妄唯識論:為「五事不具者」,顯了解說一切法空的方便	
(五)結:古代經論的解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人間佛教」原則,多有可以採用	68
上 心壯的 人間佛教	70

(一)宣揚人間佛教,「受虛大師影響,但有些不同」	70
1.探求「經說的依據」	70
2.抉擇取捨不同	70
(1) 大師的思想:核心是中國佛教傳統(後期大乘)	70
(2) 導師的思想	71
A.評論	71
(A)評「傳統思想(後期大乘)」:人菩薩行是不可能發揚	71
(B) 評「秘密大乘佛法」: 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	71
B.抉擇:斷然贊同「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	
3.明確的「不神(天)化」立場	71
(二)從印度佛教史的抉擇,推重「佛法」與「初期大乘」	73
1.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衰老而死亡	73
2.推重「(童真的) 佛法」與「(少壯的) 初期大乘」	73
3.「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老年心態	73
(1) 述「老年心態」	
(2) 證「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老年心態」	74
4.結說: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	
(三)重申『人間佛教要略』的要義	
1.總說「適應現代的佛法,即脫落鬼、神(天)化,回到現實人間的佛法本義	
2.略述『人間佛教要略』的含義	
(1) 論題核心:人、菩薩、佛	
(2) 理論原則	
A.法與律合一(「佛法」化世的根本原則)	
B.緣起與空性統一(大乘法,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	
C.自利與利他統一(為利眾生,而廣學一切,淨化身心)	
(3) 時代傾向	
A.青年時代	
B.處世時代	
C.集體(組織)時代	
(4) 修持心要:信、智、悲	76
八 解脫道與慈悲心行	77
() 司令,班明目婚扣的,了处各伙管压击你儿,仍到应目继述小钱好	77
(一)引言:世間是緣起的,不能免於抗拒或俗化,但到底是越減少越好	
(二)明「解脫道」	
2.總說解脫行3.特詳出家與在家的「施」	
P·175叶山冬兴江冬中, 心	
(1) 出家眾「法施(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	78

(2)在家眾多修「財施」	. 79
4.結明:「出世」是超勝世間,不是隱遁、遠走;「出家」,更近人間	. 79
(三)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並不相礙	79
1.疑難	79
2.釋疑	79
(1) 解脫的心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	. 79
A.佛世在家弟子「(外內) 財施的實例」	80
B.佛世出家比丘「法施的實例」	80
(2) 釋尊滅後的佛教發展中,有些確乎遠離佛法的本意	80
A.「無量三昧」例	. 81
(A)佛世:通無漏(解脫心與道德心不二)	. 81
(B) 佛後(小乘): 解說為世俗,不能解脫	82
B.「戒(尸羅)」例	82
(A)律師們重戒相或拘泥固執	. 82
(B) 詳正義	82
a.三學中戒 (尸羅)的本義:「性善」或「數習」(「戒體」)	. 82
b.尸羅的十善行,以慈心為本(受戒,本是出於理性、同情而自覺應這樣)	. 83
c.出家戒行(重於私德),也還是慈心為本	. 83
(3)結: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	84
(四)結論:菩薩大行,不離解脫道(般若),只是悲心強些,多為眾生不求急證.	84
九 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	86
/L 八古座1JUJ兵員///家··································	. 60
(一)以三心為基本	86
1.發(願)菩提心	87
(1)要說	87
(2) 詳明	. 87
A.先要信解「佛陀的崇高偉大」(從釋尊一代化跡信解佛德偉大而發大心)	. 87
B.「緣眾生苦起大悲心」,引發「上求下化的菩提心」,並修達「不退」	. 87
2.大悲心:菩薩行的根本	. 88
(1)以解脫「生死苦」為最高理想,故單說「大悲為本」	. 88
(2)「從人類、眾生的相互依存,到自他平等、自他體空」去理解修習	88
3.空性見:緣起的空性(緣起即空性,空性即緣起)	. 00
(1) 五乘共法:緣起的「世間正見」	. 88
	88 88
(1) 五乘共法:緣起的「世間正見」	88 88 89
(1) 五乘共法:緣起的「世間正見」(2) 三乘共法:緣起的「出世正見」(緣起的「三法印、三解脫門」)	88 88 89
(1) 五乘共法:緣起的「世間正見」 (2) 三乘共法:緣起的「出世正見」(緣起的「三法印、三解脫門」) (3) 大乘不共法	88 88 89 89

(1) 三心是修菩薩行所必要,悲心更重要(缺悲心,什麼都與成佛因行無關)	90
(2) 三心的修學,切勿高推聖境,要從切近處學習起	90
(二)依三心而修行	91
1.初學的菩薩(十善菩薩):依三心而行十善	91
(1) 總說: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薩行	91
(2) 詳述「十善菩薩」行	91
(3)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	91
A.要達成利他,不能不淨化自己(理想要高,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	91
B.自身進修中,隨分隨力利他;不斷進修,自身福智漸大,利他力量也越大	92
2.人菩薩的利他行	92
(1)「佛法」與「初期大乘」,予人菩薩行的啟示與依行	92
	92
(A) 普入社會,使人向善、向上,引發菩提心:維摩詰長者(在家大菩薩).	92
	92
a.善財參訪的善知識:從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	93
b. 阿含經的自作教人作	
B.依行	93
(2) 現代人間佛教的利他菩薩行	
A.總說「慧行與福行」	
	94
(A) 慧行	94
	94
C.結勸:菩薩發心利他,要站穩自己的腳跟(以三心行十善為基礎)	94
→0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	94
(一)確定: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	94
(二) 佛法的「寬容特性」引起副作用	
1.疑問	
2.釋疑	
(1) 釋尊的原始佛法,寬容是有原則	94
(2)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發展到一切皆方便,終於「天佛不二」	
3.評	
[(1) 不反對、不能沒方便;但方便有時空適應性,應有「正直捨方便」精神	
(2)「人間佛教」似漸興,但應機方便的多,契理的少,本質還是「天佛一如」	
4.警: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為神教侵蝕而消滅)」的隱憂	
5.結:人菩薩行,要「認清不共世間的特性,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	
	98
1.成佛的久速異說,乃「隨機的方便」	98

2.真正發大心的菩薩,從發心以來皆不計較這些	98
3.龍樹呵責「以限量心論菩薩道」,而後期大乘又覺太久而有「速疾成佛」說	98
4.虚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可說是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	98
※導師責:想即生成佛,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真是顛倒	98
(四)勸勉:不忍「聖教衰、眾生苦」,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直進	99
1.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是「契機」,也是「純正的菩薩正常道(契理)」	99
2.引舊作以明「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	99
(1)長在生死利生,除「堅信願、養慈悲」,主要是「勝解空性」	99
(2)特論「勝解空性的大用」	99
A.正見增上不墮惡趣	99
B.了達「生死與涅槃如幻如化」,在三心相應的利他中,一天天向上	99
C.發願在生死中,「常見佛、常聞法、世世常行菩薩道(夙習三多)」	. 100
D.大乘經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	101
(五)導師「再度表明自己」	. 103
1.繼承虛大師(非「鬼化」的人生佛教),進一步(非「天化」)給以理論的證明	. 103
2.讚揚少壯的佛教,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的時代	. 104
3.永不離少壯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獻身	. 104
付錄:關於「菩薩三大精神與大乘三心的比配」	. 104

——本文⁴——

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

(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

1.深信而要弘揚的佛法

(1) 引言

三年前,宏印法師的『妙雲集宗趣窺探』說:「我積多年的見聞,總覺得這些人的 批評,抓不住印公導師的思想核心是什麼,換句話說,他們不知『妙雲集』到底是在傳 遞什麼訊息」!

最近,聖嚴法師在『印順長老的佛學思想』中說:「他的著作太多,涉及範圍太廣,因此使得他的弟子們無以為繼,也使他的讀者們無法辨識他究竟屬於那一宗派」。

二位所說,都是很正確的**!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本著一項信念,不斷的探究,從全體佛法中,抉擇出我所要弘揚的法門;**涉及的範圍廣了些,我所要弘揚的宗趣,反而使

⁴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文中「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3、}註腳引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4、}註腳引文, 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讀者迷惘了!

(2) 點明: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舊有的抉發)

※立本本教淳樸,宏傳中期行解(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者

其實**我的思想,**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自序」,**就說得很明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⁵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 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數」!

我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⁶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佛法概論』「自序」就這樣說:「深深的覺得,「1」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2」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確有他獨到的長處。……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著重於舊有的抉發,希望能刺透兩邊(不偏於大小,而能通於大小),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

——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⁷

2. 信念的引發與決定

這一信念,一生為此而盡力的,是從修學中引發決定的。

(1) 引發(在家時期): 嚴重關切「佛法與現實佛教的差距太大」

⁵ 關於「梵化」,導師於本文改為「天化」。參見下文〈六 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 什麼是「(梵化之機應慎)」?**梵化**,應改為**天化**,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

6(1)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p.99:

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綜合的抽鐸出來。所以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

佛法,祇可說發見,不像世間學術的能有所發明。**因為佛已圓滿證得一切諸法的實相,唯佛是創 覺的唯一大師;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溫故知新而已。**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p.19:

佛法雖是探本的,簡要的,卻是完成的。在傳布中,可以引申、闡發,可以作方便的適應,卻沒 有修正或補充可說。所以佛弟子的弘揚佛法,是「住持」,應特別注意佛法本質的保持。

7(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63~p.64:

我自己很慚愧,沒有能夠真正向修證的路子走。不過**對佛法方面,還是為了真理的追求,追求佛法的根本原理究竟是什麼樣?佛法如何慢慢發展?在印度有什麼演變?到中國來又為什麼發展成現在的現象?**我是基於這個意義來研究。

因此,我的學佛態度是:我是信佛,我不是信別人,我不一定信祖師。有人以為中國人,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我並沒有這個觀念。假使是真正的佛法,我當然信,假使他不對,那就是中國人的,我也不信。**我是信佛法,所以在原則上,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

我對世界上的學問懂得不多,雖然也寫許多文章,我所說的**主要是在追究佛法的真理。我要以根本的佛法,真實的佛法,作為我的信仰。了解它對我們人類,對我個人有什麼好處,**這是我真正的一個根本動機。

(2)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62:

佛法說信不排智,智以信成,達到信智合一,這與其他宗教的信仰大大不同。

(3)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信心及其修學〉p.89: 必須從知而起信願,這才能保證必行。換言之,**沒有信智合一,決不能知行合一。** 在家時期,「我的修學佛法,一切在摸索中進行。沒有人指導,讀什麼經論,是全憑因緣來決定的。一開始,就以三論、唯識法門為研求對象,(法義太深),當然事倍而功半」。「經四、五年的閱讀思惟,多少有一點了解。……**理解到的佛法(那時是三論與唯識),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

(2) 決定(出家來八年)

A. 致力「印度佛教的探究」以解決問題

「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於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佛法)**^[1] 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2] 而佛法的漸失本真,^[A] 在印度由來已久,^[B] 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遊心法海六十年』)。⁸

B. 「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

(A)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

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六度的首重布施,物質的、精神的利濟精神,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

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1]讀到了『增壹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夭上成佛也」。^{9[2]}回想到普陀山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那樣,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¹⁰

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11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軍的逐漸逼近武漢,**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中略〕…

…〔中略〕…「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於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下略〕…

9(1)《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大正 2,694a4-5):

[2]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2](諸)+佛【宋】【元】【明】。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8(大正 27,893a18-21):

問:何不即於覩史多天成正等覺,而必來人間耶?

答: 隨諸佛法故。謂過殑伽沙數諸佛世尊, 皆於人中而取正覺故。… [下略] …

(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3:

釋尊是人間的聖者,這本是歷史的事實。**但釋尊又給予深刻的含義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增含・等見品)。這是說:佛是人間的正覺者,不在天上。天上沒有覺者,有的是神、梵天、上帝、天主們與他的使者。

10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8~p.9:

從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專修 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年。**…〔中 略〕…**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信 仰與理想之中。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⁸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6~p.13: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中略〕…

^{…〔}中略〕…

^{...〔}由眩〕...

¹¹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1~p.a2:

(B) 「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以成「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也就決定了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如『印度之佛教』「自序」所說:「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蔽),願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12

所以我這一生,雖也寫了『中國禪宗史』,『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對外也 寫有『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上帝愛世人』等,**而主要是在作印度佛教史的探討;**而 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學問,而是「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 使佛法能成為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的,「人類為本」的佛法。**

(二) 研究佛法的「態度」

1. 總說:為佛法而研究(不為研究而研究)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¹⁴我是「為佛法而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的。¹⁵

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來山,自述其學佛中止之機曰:「此時、此地、此人」。···[中略]···時治唯識學,探其源於『阿含經』,讀得「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句,**有所入。**

釋尊之為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立三世而**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釋尊之本教, 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動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為之喜極而淚。**

12(1)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54~p.55:

我的修學佛法,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經怎樣的過程,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中略]…泛神化(低級宗教「萬物有靈論」的改裝)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

這一基本見解,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能予以考慮!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為鈍正的佛法而努力!

(2)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7:

中國佛教^[1] 為「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 [2]「神秘」、「欲樂」之說,自西而東,又日有泛濫之勢。

乃綜合所知,編**『印度之佛教』**為諸生講之。

(3)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325:

總之,**秘密者**以天化之佛、菩薩為崇事之本,以欲樂為攝引,以猙獰為折伏,大瞋、大貪、大慢之總和。而世人有信之者,則「」以艱奧之理論為其代辯,^[2]以師承之熱信而麻醉之,^[3]順眾生之欲而引攝之耳。

察其思想所自來,動機之所出,價值之所在,痼疾其可愈乎!

13(1)參見下文〈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所說:

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想作祖師),不是講經論的法師,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

(2) 参見下文〈五 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所說: 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我是^[1] 為佛法而學,^[2] 為佛法適應於現 代而學的,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探索其發展的脈絡,而了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而作^[1] 更独正的,^[2] 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

14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p.230~p.237:

中國傳統佛教,似乎都不滿歷史考證的研究法。虛大師早年,對此也不能例外。···[中略]···專講修行,輕視文教,厭惡研究而外,最重要的,還是為傳統的某些觀念所束縛,深閉固拒,不能與現代的研究相闡接。···[中略]···這不是中國佛教徒不能,而是為某種權威的觀念所壓伏,而不願或不敢去研究

而已!

通過歷史的考證法,為什麼為我國佛教界所嫉視呢?中國佛教界是重信仰、重修持、重傳統的; 而應用考證法的一分學者,或不免粗率,或方法與觀念不夠圓滿,因而引起憂慮與厭惡。**但因噎廢食, 並不就是好方法。**

…〔中略〕…

「大乘非佛說論」的有力利器,是從文字典籍考察起來,大乘經的成立流通要遲一些。於是我國大乘信徒,對考證與歷史,是更加深惡痛絕了。其實,^[1] 如事實確乎如此,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就應該勇敢的接受歷史的事實,而不應痛惡。^[2] 如認為不對,那就應本著護法的精神,去批駁他,糾正他。…[中略]…惟有以考證對考證,以歷史對歷史,才是一條光明的路。…[中略]…惟有在歷史的考證過程中,明白古代佛法流傳的真實情形,才能擺脫無意義的思想糾纏,進入更正確更光明的領域。

史的考證,對於固有的一切,有某些不同意見提出來,那是一定的。史的考證,不是唯一的治學方法,也不是絕對完善的方法。方法是死的,運用之妙,在乎其人。…〔中略〕…其實,如一考再考而就會完了的,那一定是憑空捏造,正所謂「一犬吠影,眾犬吠聲」。否則,真金不怕火來燒,真理愈辯而愈明。經上說:外道所說的,如染成金黃色的猴子,鮮艷動人,可是一搗就完了。佛法如染成金黃色的疊,越搗就越發光采。真實原是經得起考驗的,何必怕呢!

···〔中略〕···所以史的客觀研究,**我不認為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以為是絕對完善的方法。隨之而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在適應現代,促成現代佛學的復興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條光明之道**!

15(1)參見下文〈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所說:

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想作祖師),不是講經論的法師,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

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39~p.55:

三 治學以佛法為方法

…〔中略〕…

三、在佛法的進修中,漸漸的應用佛法,作為我研究佛法的方法。四十二年底,寫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短文。 \cdots [中略] \cdots

在研求的態度上,應有「無我」的精神。「無我,是離卻自我(神我)的倒見,不從自我出發去攝取一切。在佛法的研究中,就是不固執自我的成見,不(預)存一成見去研究」,…〔中略〕…

在方法上,諸行無常,是「豎觀一切,無非是念念不住,相似相續的生滅過程」。諸法無我,是「橫觀(也通於豎觀)一切,無非是展轉相關,相依相成的集散現象」。…〔中略〕…

…〔中略〕…

在立場上,涅槃寂靜是研究者的信仰與理想,應為此佛法的崇高理想而研究。…〔中略〕…我在『入世與佛學』一文中,認為:…〔中略〕…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作為一個佛弟子,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涅槃寂靜是信仰,是趣求的理想。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對那些神化的,俗化的,偏激的,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專重思辨也不一定是好事),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

… 「中略] …

四 對佛法之基本信念

… [中略] …有人說我是三論宗,是空宗,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有人稱 我為論師,論師有完整而嚴密的獨到思想(近於哲學家),**我博而不專精,缺乏論師的特性。**我重 於考證,是想通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抉示純正的佛法,而丢下不適於現代的古老方便, 不是一般的考據學者。現在年紀大了,避免或者的誤解,或斷章取義的惡意誹毀,所以覺得有明 白交代的必要。**古代傳下來的佛法,我的基本見解,在寫『印度之佛教』時,已大致確定,曾明 白表示於『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的「自序」。**我這樣說:

…〔中略〕…

我的修學佛法,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經怎樣的過程,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如從人

2. 別詳

(1) 「以三法印研究佛法」,才不會是變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

我的研究態度與方法,民國四十二年底,表示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文中。

A. 詳「三法印的研究法」

我是以**佛法最普遍的法則**,作為研究佛法(存在於人間的史實、文字、制度)的方法,主要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A) 涅槃寂靜

「涅槃寂靜」,為**研究佛法者的究極理想。**16

(B) 諸行無常

「諸行無常」,「從佛法演化的見地中,去發現佛法真義的健全與正常的適應」。

(C) 諸法無我

「諸法無我」中,

a. 人無我

人無我是:「在佛法的研究中,就是**不固執自我的成見,不(預)存一成見去研究」。**

b.法無我

法無我是:一切都是「在展轉相依相拒中,成為現實的一切。所以一切法無我,唯是相依相成的眾緣和合的存在」。也就因此,要**從「自他緣成」,「總別相關」¹⁷,「錯綜離合」中去理解。**

B. 結評

這樣「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會是變了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

(2) 「宗教性、求真實、以古為鑑」,使佛法有利人類,永為眾生依怙

這一研究的信念,在五十六年(夏)所寫的「談入世與佛學」,18

列舉三點:「要重視其宗教性」,「重於求真實」,「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而說「真

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從無我而到達真常大我;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演變為即身成佛;從不為自己而利益眾生,到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如彌勒惹巴為了求法成佛,不妨以邪術降雹,毀滅一村的人、畜及莊稼)。**這種轉化,就是佛法在現實世間中的轉化。**

泛神化(低級宗教「萬物有靈論」的改裝)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 史實而加以抉擇。這一基本見解,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能予以考慮!確認佛法的衰落, 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為純正的佛法而 努力!

16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48:

涅槃寂靜是**研究者的信仰與理想,應為此佛法的崇高理想而研究。**「佛法的研求者,**不但要把文字所顧的實義,體會到學者自心;還要了解文字的無常無我,直從文字去體現寂滅」。**

- 17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48:
 - 「…〔中略〕…總別相關」(相關,原文作無礙,今改)。
- 18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妙雲集》序目〉p.A4: 〈談入世與佛學〉,**想喚起佛教徒的自覺,不要一直滑向世俗中去。**

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於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¹⁹

以下,我想**對排斥信仰與思想的客觀研究,而表示我自己為學佛而佛學,依佛學而助成學佛的看法**:

…〔中略〕…

通過歷史的重考證的佛學,虛大師稱之為「歐美新研究派」,倒是很合適的。…〔中略〕…他們是不屬於佛教的,當然是沒有信仰與思想的。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會發出讚歎的聲音,也會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作品也只是圖書館中的參考資料而已!老實說,佛教雖還是活在人間的宗教,但在他們看來,這只是歷史的殘餘,而等他們來慢慢洗刷清淨。

不過,人性到底是有受容性的,就是在神教及非宗教者(近代西方,充滿這一類的學者),正如佛所說的「異見異忍異欲異解」的錮蔽下,也會引起真正的好感,而發生對佛法的信仰。雖還是「寥若晨星」,但佛法到底逐漸的進入西方,而將多少影響偏激的西方人心。就西方說西方,沒有佛教的地方,這樣的研究,我是非常贊同的!日本學者,承受這種學風,由於生長有佛教的國家,容易理解佛學,所以在研究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成就。

然而一個有佛教的國家,純學術性的,科學主義的佛學研究者,幾乎百分之百,是佛教各宗的教徒。作為一個佛教徒,不是神教徒,不是非宗教者,而作離信仰與思想的,純學術性客觀主義的佛學研究,這真是最正確的研究方針嗎?日本佛學界,人材輩出,對於日本佛教的前途,是不勞(自顧不暇的)中國佛教界關心的。但同為佛教一分子,總不免泛起異樣的感覺,而一再懷疑:這是佛教徒對佛學研究的最正確方針嗎?

我也不知道,現代西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神父與牧師們的神學研究,是否也標榜純學術性的, 科學主義的研究呢?怕未必如此。**假使西方的神教徒,也標榜信仰、思想與神學分離,而從事客 觀主義的神學研究,那麼西方神教的末日,也就近了!**

以信仰者的立場,來作通過歷史考據的佛學研究,我有三點不成熟的意見:

- 一、研究的對象——佛法,要重視其宗教性。…〔中略〕…所以如忽略佛法為宗教的特性,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看作一般的哲學、文化,那縱有良好的成就,也很難是正確的,極可能是「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研究佛學,最好當然是深入佛法,身心有所契會。至少也要信解佛法的宗教性,而予以理解研究。也就是要順著佛法是宗教的性格去研究,這才是客觀的尊重事實。…〔中略〕…
- …〔中略〕…宗教界的事實,是一般所難以想像的。所以研究佛學,一定要理會那個時代的佛教 實態,承認宗教領域內的宗教事實,而不能以現代人的想法,以無信仰的態度去研究的。…〔中略〕…
- …〔中略〕…但深受唯物思想侵襲的現代人心,對生死流轉(以及流轉)的解脫,不易引發真切的信仰,也就更說不上修證。…〔中略〕…把佛法解脫觀,局限在現實身心去解說,而拋棄無限生死的究竟解脫論。…〔中略〕…從釋尊以來,出家的聖者們,都是不惜一切犧牲,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堅苦卓絕的,死生以之的,不悟不休的修行下去。這樣的精進修行,為了什麼?是為了現生幾十年,幾年間的有限苦迫,而求得餘生的有限自在嗎?犧牲一切而求取餘生的有限自在,未免太愚癡了吧!佛教古聖的修證,是不同「現法涅槃論」者所見的!

上面所舉的二例,都是淡化或抹去了佛教固有的宗教性。假如說,這是為了迎合現代人心, 姑妄言之的方便說法,那我也會報之以同情的微笑。假如說,這是經歷史考證,客觀研究所得的 佛法真意義,那就不敢苟同了。…〔中略〕…如以此為真實佛法而被公認,那無信仰的佛學,更將廣 泛地墮落下去。即使對佛教有傳統習慣上的情感,也不過作為文化遺產,照著自己的意欲去研究, 使自己成為佛學家與博士而已。

二、以佛學為宗教的,從事史的研究考證,應重於「求真實」。而真實的探求,是要在佛學發展過程中去把握的。…〔中略〕…

…〔中略〕…

求真實,不只希望了解各時代、各區域、各宗派······種種事理的真相,而是說:研究者要有探求佛法真實意趣的信念;將這種信念,貫入研究之中。···〔中略〕···在佛法真實及適應原則的闡明中,不僅確切地把握佛法的核心,明了種種法門,種種宗派的適應性,而各種法門,在佛法的真

^{19 (1)}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p.237~p.249:

(3) 「八項根本信念與看法」, 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

那年冬天,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

把「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列舉八項,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20

(三) 結:澄流、正源,依本義攝發展勝義,以「更適應人心」而「跳出神天化」

※立本本教,宏傳中期(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

我是**在這樣的信念、態度、理想下,從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但限於學力、體力,

實意趣中,也得到了統貫與應有的衡量。**在這種研究中,探求佛法的本質,以及新適應的正確方針。對現代佛學來說,這才不致為了適應,傾向於內世附俗,引起佛學墮落的危機!**

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教,以及中國的天臺、賢首等宗派,有一項傳統的精神,那就是探發佛法的真實意趣。以究竟真實為準繩,而統貫衡量一切法門。表現於古代的研究形式,這就是「判教」。雖然方法不同、觀點不同、結論不完全一致,而這種求真實的信念,推動鼓舞了佛教的前進。為了求法、傳法,梯山航海,不計一身的安危,而寫下佛教史上燦爛光輝的篇章!或解行精勤,終於從自心的契會中,通過經論,而發為不同的教理體系。一種「信智一如」、「悲智渾融」的佛教生命力,表現於古代的佛學(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使佛法成為活著的宗教,不息的延續下來。古代的研究法,可供參考,現在當然不能拘囿於古老的形式。但那種求真實的精神,將永遠是佛學者所應遵循的。如沒有這種信念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輝煌,都不外乎古董的鑑賞,歷史陳述的整理。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不能成為活的佛學!

三、史的研究考證,以探求真實為標的。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從學佛說,應引為個人信解的準繩),對現代佛學來說,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歷史的考證研究,切勿矜眩於古物的鑑賞! 我們要知道過去究竟怎樣;要知道過去究竟怎樣,正是為了要指導現在應該怎樣!這是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研究歷史的真正意義!…〔中略〕…

…〔中略〕…

本來,佛教是有傳統性的。無論那一國家,那一宗派,珍惜傳統佛教的固有光榮,是佛教延續安定的一大力量。而且,對我們也有情感,如民族感情一樣。但現代佛學者,應有更廣大的心胸,樹立超地區、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實是求,惟現代的適應(不違佛法而適應時代,不是隨俗浮沈)是尚」。對固有的佛法,應作善意的探討,而不應以指責呵罵為目的。但真實還是真實,絕不能因固有的宗派習見,而故意附會,曲為解說。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於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48~p.49:

我在『入世與佛學』一文中,認為:「**契合於根本大法(法印)的聖教流傳,是完全契合的史的發展,而可以考證論究的。在史的論證中,過去佛教的真實情形,充分的表現出來。**佛法(思想與制度)是有變化的,但未必進化。說進化,已是一隻眼;在佛法的流傳中,還有退化、腐化。**(試問:)佛法為什麼會衰落呢」!**

然對於佛法中,為學問而學問,為研究而研究,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不能表示同情。我以為:^[1] 「一、研究的對象——佛法,應重視其宗教性」。^[2]「二、以佛學為宗教的,從事史的考證,應重於求真實」。^[3]「三、史的研究考證,以探求真實為標的。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 ^[A](從學佛說,應引為個人信解的準繩),^[B] 對現代佛學來說,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

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作為一個佛弟子,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涅槃寂靜是信仰,是趣求的理想。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對那些神化的,俗化的,偏激的,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專重思辨也不一定是好事),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

²⁰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a1 :

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凝沒有什麼改變。**

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於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 ^[1] 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2] 否則,正確的敘述,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主要的有: ··· [下略] ···

成就有限,如七十一年六月致繼程法師的信上說:

「我之思想,因所圖者大,體力又差,致未能完全有成。^[1] 大抵欲簡別餘宗,必須善知自他宗,故在《妙雲集》上編,曾有三系經論之講記,**以明確了知三宗義理之各有差別,立論方便不同。**^[2] 晚年作品,**自史實演化之觀點,**^[A] 從大乘佛法興起之因緣,興起以後之發展,進展為如來藏佛性——妙有說;^[B] 從部派思想之分化,以上觀佛法之初期意義。**澄其流,正其源,以佛法本義為核心,攝取發展中之種種勝義,以期更適應人心,而跳出神(天)化之舊徑。此為余之思想,但從事而未能完成也」!**

二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

(一) 引言

現在世界各地所傳的佛法,目標與修行、儀式,有相當大的差距,**但大體的說,都 是從印度傳來,因時地演化而形成的。**

印度的佛教,從西元前五世紀,釋尊成佛說法而開始,流傳到西元十二世紀而滅亡。

(二) 詳述

1.「五期」的分判(《印度之佛教》)

千七百年(大概的說千五百年)的印度佛教,我在『印度之佛教』中,分為**五個時期:** 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四、如來為本²¹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為本之佛梵一如。

這五期中^{,[1]}一、三、五,表示了**聲聞、菩薩、如來為主的,也就是修聲聞行,修菩薩** 行,修如來行,有顯著不同特色的三大類型;^[2]第二與第四期,表示了由前期而演化到 後期的發展過程。²²

2. 「三期」的分判(《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又**以「佛法」,「大乘佛法」,「秘密 大乘佛法」——三期來統攝印度佛教。**

- [三]**「佛法」**中,含攝了五期的**初期與二期,**也就是一般所說**「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
- 「二」「**大乘佛法」**中,含攝了五期的**第三與第四期,**我通常稱之為「初期大乘」與「後期 大乘」。約義理說,「1」「初期大乘」是一切皆空說,「2」「後期大乘」是萬法唯心說。
- 〔三〕「秘密大乘佛法」有顯著的特色,所以別立為一類。

三期的分類,正與秘密大乘者的分類相合,如《攝行炬論》所說的「離欲行」,「地波羅蜜多行」,「具貪行」;《三理炬論》所說的「諦性義」,「波羅蜜多義」,「廣大密咒義」。²³

²¹ 案:「為本」,是「傾向」的誤植。

²² 參見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7~p.9; p.188。

²³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0:

註解~1.001⁽¹⁾『攝行炬論』分三行:離欲行,波羅蜜多行,具貪行。⁽²⁾『三理炬論』作:「諦性義,波羅蜜多義,廣大密咒義」。**見法尊譯宗喀巴所造『密宗道次第廣論』卷一(北京菩提學會印本五** 六),與本書所分三類相同。

因此,我沒有一般人那樣,統稱後三期為「初期大乘」,「中期大乘」,「後期大乘」,**而在「前期大乘」、「後期大乘」外,把末後的「秘密大乘」獨立為一期。**

這是**約思想的主流說,**如「大乘佛法」時期,「部派佛教」也還在發展中;「秘密大乘佛法」時期,「大乘佛法」也還在宏傳,只是已退居旁流了!

3.「大乘三系」的分判(〈法海探珍〉)

在「大乘佛法」中,我在三十年所寫的『法海探珍』中,說到了**三系:「性空唯名」,「康妄唯識」,「真常唯心」**,後來也稱之為**三論。**

(1) 三系的起源地

[-][1]「後期大乘」是真常本有的「如來藏,我,自性清淨心」,與^[2]說一切法自性空的「初期大乘」,**都是起源於南印度而流傳北方的。**

[二] 西元三、四世紀間興起的「虚妄唯識論」, **卻是淵源於北方的。**

(2) 三系的次第

真常——「如來藏,我,自性清淨心」法門,**融攝「虛妄唯識」而大成於中(南)印度,** 完成「真常唯心論」的思想系(如『楞伽』與『密嚴經』),

所以敘列這樣的次第三系。24

(3)三系的啟後與承先

「一」**向後看,「真常唯心」是佛德本有論,正是「秘密大乘」的理論基礎:**25眾生本有如來功德,**才有成立即生成佛——「易行乘」的可能。**26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佛性,這一系(終教)經典的傳出,比無著、世親論要早得多;

而「如來藏藏識心」,『寶性論』的「佛界、佛菩提、佛德、佛事業」, 真常唯心大乘, 恰是在虛妄唯識(心)論發展過程中完成的。

(2)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294~p.301:

第二節 融唯識而成的「真常唯心論」

興起於南印度的,真實常住的**如來藏為依說;**起於北方的,虛妄無常的**阿賴耶識為依說:二者是恰好是對立的。傳入中印度(北方人稱之為「東方」,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如來藏,本來不一定說是「心」的,後來也就名為「如來藏心」。…[中略]…

···[中略]····如來藏通過自性清淨心,與生滅的妄識,開始了關聯的說明。

真常清淨(如來藏)心,虛妄生滅(阿賴耶)心,是對立的,但漸漸聯合,如『楞伽經』所說:「如來藏藏識心」。我以為,『阿毘達磨大乘經』,有重要的中介地位,無著的『攝大乘論』,是依『阿毘達磨大乘經』的「攝大乘品」而造的(22.015)。…[中略]…

···〔中略〕···唯識學不許依他起、虛妄分別識是性淨的,**但經「彼二分」的溝通,如來藏與阿賴 耶識的結合,順理成章的出現於大乘經了**。

『楞伽經』與『密嚴經』,無著與世親的論書中,都沒有引述。唐玄奘雜糅所成的『成唯識論』, 引用這兩部經,所以被認為「唯識宗」所依的經典,**其實經義是不屬於這一系的。**…〔下略〕…

(1) 中國佛教自以為最上乘,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 (2) **遲一些的「秘密大乘佛法」,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而開展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可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

²⁴⁽¹⁾參見下節〈三 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所說:

²⁵ 案:「真常唯心」,即本節上文的「四、如來為本之菩薩分流」。「秘密大乘」,即本節上文的「五、如來 為本之佛梵一如」。

²⁶⁽¹⁾參見下文〈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所說:

[三] 向前看,聲聞部派的所以分流,主要是[1] 一、釋尊前生的事跡,以「本生」,「譬喻」,「因緣」而流傳出來,也就是佛的因行——菩薩大行的成立。[2] 二、大眾部分出的部派,思想接近大乘,如被稱為「諸法但名宗」的一說部,與《般若》法門的「性空唯名」,是非常接近的,這是從聲聞為本的「佛法」,進展到「大乘佛法」的過程。²⁷

4. 改正: 第五期的「梵佛一如」, 改正為「天佛一如」

(2) 參見下文〈四 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所說:

(1) 到了「後期大乘」,說一切眾生本有如來藏,我,自性清淨心,也就是本有如來德性,**於是修念佛觀的,不但觀外在的佛,更觀自身是佛。**(2)「秘密大乘佛法」,是**從「易行道」來的「易行乘」,** 認為歷劫修菩薩行成佛,未免太迂緩了,於是觀佛身,佛土,佛財,佛業**(稱為「天瑜伽」),而求即生成佛。成佛為唯一目標,「度眾生」等成了佛再說。**

(3)參見下文〈十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所說:

太虛大師曾提出『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說到:「甲、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乙、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丙、**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學者。**……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優婆塞戒經講錄』)。

想即生成佛,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真是顛倒!虛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可說是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

(4)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4:

「大乘佛法」的菩薩大行太難了^{,[1]}一般傾向於**重「信」的「易行道」**。^[2]恰好**如來藏是佛智與色相莊嚴的本來具足,與「念佛」的是心作佛,自心是佛相通,「秘密大乘」這才觀自身是佛一一「天慢」,發展為即身成佛的「易行乘」。**

即身成佛,不用修利濟眾生的菩薩大行,等成了佛再來利濟眾生。**難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對一般人來說,真可說太好了!**

(5)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3:

⁽¹⁾ 重信心,重加持,重念佛,雖然往生淨土,不會再退失大心了,而成佛還是遙遠的。⁽²⁾ 一般的宗教信行,總是希望能立即達成理想的。成就佛果是最理想的,可是太難又太久了些!

順應世間心行,如來藏我的法門出現:如來的無邊智慧,無邊的色相莊嚴,眾生是本來具足的。 在深信與佛力加持下,唯心(觀)念佛法門,漸漸的開展出依佛果德——佛身,佛土,佛財,佛 業為方便而修顯,這就是「果乘」、「易行乘」了!

「易行」,本來是為了適應「心性怯劣」的根性,**但發展起來,別出方便,反而以菩薩的悲濟大行為納根了!**

(6)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p.212~p.213:

「念佛三昧」⁽¹⁾ 本是想念外在的佛,由於傳出了眾生有如來藏,如來藏是(真)我的經說,念佛三摩地,不再只是觀他佛現前,進而⁽²⁾ 觀佛入自身(「本尊入我,我入本尊」),⁽³⁾ 引生自身是佛的天慢,發展到「現生成佛」。

宗喀巴稱無上瑜伽為「最勝念佛」,是非常正確的!但如不能肯認眾生本有如來果德,還在修緣起 (不能說是「本具」)的勝義空觀,雖在佛教發展中,不免有這類「續」、「論」,**其實只是附會、 雜糅而已。**

- 27(1) 案:即本節上文「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
 - (2)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5:

釋尊入滅已,下迄佛元四百年,佛教以孔雀王朝之崇信,漸自恆河流域而分化各方。^[1] 東之大眾系,自毘舍離而央掘多羅、烏荼而遠化南印,後又沿西海濱北來。^[2] 西之上座系,以摩偷羅為中心,或深入北方而至罽賓;或沿雪山麓而東化;或西南抵阿槃提、摩臘婆,且遠化於錫蘭。以分化一方,語文、師承、環境之異,學派之分流日甚。**然分化之主因,實為大乘入世傾向之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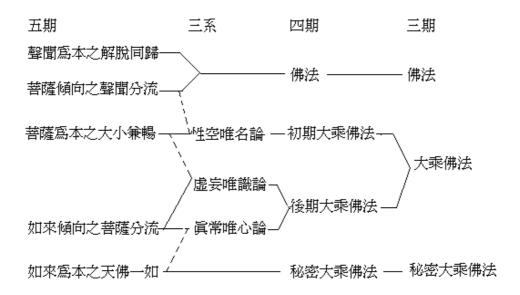
發•其見於辯論者,崇兼濟則有佛、菩薩聖德之諍;求適應,則有律重根本之諍;闡舊融新,則有有無「雜藏」之諍。分化之方式不一,而實為急於己利(聲聞)與重於為人(菩薩)兩大思想之激盪。此第二期之佛教,小乘盛而大乘猶隱,可曰「傾向菩薩之聲聞分流」。

還有,**第五期的「梵佛一如」,應改正為「天佛一如」。**因為

[1]「秘密大乘」所重的,不是離欲的梵行,而是欲界的忉利天,四大王眾天式的「具貪 **行」。**[2]而且,**「天」可以含攝一切天,**所以改名為「天佛一如」,要更為恰當些。 28

5.綜說(表示)

我對印度佛教史所作的分類,有五期說;三期說;也可分三期的「大乘佛法」為「初期 大乘佛法」,「後期大乘佛法」,成為四期說。大乘佛法的三系說,開合不同,試列表如 下:



三 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

|(一) 古德的「判教」(作為歷史的先後,是不符實況)|

上來依印度佛教史所作的分判,與我國古德的判教是不同的。

古德的判教,以天臺、賢首二家為最完善。但古德是以一切經為佛說,依佛說的先後而 **判的,**如古代的五時教 29 ,『華嚴經』的三照 30 ,**如作為出現於歷史的先後,那是不符實** 況的!

(二) 古德的「教判」(與思想史的發展,是相當接近)

1.總說(表示)

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 本(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下略]…

²⁸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22:

²⁹【五時】判教用語。依大小乘經典之說法時期,判定**釋尊一生之說法為五個階段。又稱五時教。此五時** 之說,始於劉宋時代的慧觀,其後蕭齊時代的劉、隋代的天台智顗、唐代的法寶也各立五時說,但分 **法不同**•由於彼等皆視大小乘經典為佛說(實則大乘經典係佛滅後數百年始告陸續出現),因此所作的 教判,並不合歷史事實。茲分述如次:…[下略]…(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30}}$ 【三照】以太陽順序照耀**高山、幽穀和平地**來比喻**佛陀教化眾生之順序次第。** \cdots [中略] \cdots 智顗在法華玄義卷一就**釋尊說法之順序**分為:**高山、幽穀、平地,並配列五時加以解說,**即:照高山 為華嚴時,照幽穀為阿含時,照平地則分為三時,依序為:方等時(食時,即午前八時)、般若時(禺 中,即十時)、法華涅槃時(正午)。(《佛光大辭典(一)》p. 641)

然天臺所判的化法四教,³¹賢首所判的五教(十宗),³²從義理上說,與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發展,倒是相當接近的,試列表而再為解說:



2. 別詳

(1)「佛法」——藏教、小教

「佛法」,與天臺的藏教,賢首的小教相當。

A. 天臺的藏教

(A) 敘述

天臺稱之為**藏教,依經、律、論立名。**

(B) 評比

『法華經』雖說到「小乘三藏」,**但藏教不但是聲聞,也有菩薩,佛。**

菩薩大行,如南傳『小部』中的『本生』;漢譯『十誦律』等,也說到「五百本生」。**佛**, 除經律中釋尊的言行外,南傳『小部』中有『所行藏』,『佛譬喻』;在漢譯中,佛譬喻 是編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中的。

「佛法」既通於聲聞(緣覺)、菩薩、佛,稱之為「藏教」,應該比「小教」好些。

B. 賢首的小教

(A) 敘述

賢首的小教,就是十宗中的前六宗,**從犢子部的「我法俱有宗」,到一說部的「諸法但 名宗」。**³³

聲聞乘的部派多,論典多,見解也多。**以從空到有的意義來觀察,玄奘三藏曾有六宗之判。**

^{31【}五時八教】智顗所主張之天台宗教判。即將佛教諸經典之內容加以分類、解釋。⁽¹⁾從**釋尊說法之順序** 分為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五時;**^{(2)(A)}從**教導眾生之形式方法**分為頓、漸、祕密、不 定等四種類**(化儀四教);**^(B)又依**適應眾生根機而教導之教理內容**,分為藏、通、別、圓等四種類**(化 法四教)。**以上總稱為五時八教,其關係如左表所示。(《佛光大辭典(二)》p. 1132)

^{32【}五教十宗】賢首宗的教相判釋。賢首宗人為表明自宗在佛教當中的位置,故依自宗的宗義把**釋迦如來** 一代所說的教法分別判作五教十宗。

五教是依所詮法義的淺深,把佛一代所說教相分為五類。…〔中略〕…小乘教、大乘始教、終教、頓教、圓教。…〔下略〕…(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³³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04~p.105:

一、我法俱有宗——犢子本末五部及說轉部(經量本計)

二、法有我無宗——說一切有部

三、法無去來宗——大眾分別說系及經量部

(B) 評比

在這裏可以看出:天臺的藏教,主要是依三藏說的;賢首的小教,重於佛教界的事實。

小教——六宗是部派佛教,不能代表一味和合的原始佛教。「小教」與六宗,顯然的不如稱為「藏教」的好!

(2)「大乘佛法」——「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

A. 天臺的通教與別教

天臺的「通教」與「別教」,與「初期大乘」及「後期大乘」相當。

(A)通教——初期大乘

天臺家用一「**通**」字,**我覺得非常好!**

a. 通「前 (藏教)」

(a) 例證

如^{[-][1]}般若波羅蜜是**三乘共學的。**^[2]**阿羅漢所證,與菩薩的無生忍相當,只是**菩薩悲願深切,忍而不證吧了。^{34[3]}大乘經廣說空義,每**以聲聞聖者的自證為例。**

[二]《般若經》^[1]說:聲聞而證入聖位的,不可能再發菩提心了,**這是通前(藏教),只剩七番生死,不可能再歷劫修菩薩行。**^[2]但接著說:「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應更求上法。」**這是可以發心,應該進向大乘**了。³⁵

四、現通假實宗——說假部

五、俗妄真實宗——說出世部

六、諸法但名宗——一說部

34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2~p.153:

在佛教界,慧解脫聖者是沒有涅槃智的;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盡定而決定趣涅槃的。惟有 另一類人(絕少數),**正知見「有滅涅槃」而不證得阿羅漢的;不入滅盡定而有甚深涅槃知見的, 正是初期大乘,觀一切法空而不證實際的菩薩模樣。**

大乘法中,菩薩觀空而不證實際,當然是由於智慧深,悲願切(還有佛力加持),而最原始的見解, 還有「不深攝心繫於緣中」(25.011);不深入禪定,因為入深定是要墮二乘、證實際的。所以『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說:彌勒「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25.012)。被稱為菩薩的持經譬喻師法救也說:「菩薩雖伏我見,不怖邊際滅,不起深坑想,而欲廣修般羅若故,於滅盡定心不樂入,勿令般若有斷有礙」(25.013)。正見甚深法的菩薩,從這樣的情況下出現。

悲願力所持,自知「此是學時,非是證時」。所以不盡煩惱,不作究竟想,不取涅槃,成為觀空而不證空的菩薩。**最深微的,名為無生法忍。阿毘達磨中,忍是無間道;稱為忍,表示是知而不是證入的意思。**

-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93: 菩薩得無生刃,住不退轉,**以點芋無所住,非願為**
 - 菩薩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般若無所住,悲願為方便,不證實際(證即同小乘涅槃)。**得無生忍菩薩,悲願方便,遊一切佛土,見佛聞法,「莊嚴佛土,成熟眾生」,趣入一切智海。
- (3)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36:

無餘涅槃,為三乘聖者所共入,菩薩也會歸於此。菩薩安住**無住大涅槃,即此無餘涅槃的無方大** 用,能悲願無盡,不證實際罷了!

3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問住品27〉(大正8,273b29-c5):

(1) 諸天子若入聲聞正位,是人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與生死作障隔故。(2) 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我亦隨喜。所以者何?上人應更求上法,我終不斷其功德。

[三] 從**思想發展**來說: [1] 無我我所就是空;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是**《阿含經》**所說的。 [2] **部派**中說:十方有現在佛;菩薩得決定(無生忍),能隨願往生惡趣;證知滅(不生不滅)諦而一時通達四諦;人間成佛說法是化身:

(b) 結說

「初期大乘」不是與「佛法」(藏教)無關,而是從「佛法」引發而來的。

發揚大乘而含容傳統的三藏教法,正是大乘初興所採取的態度。³⁶

b. 通「後(別圓)」

「初期大乘」多說空義,**而空的解說不同,如『涅槃經』以空為佛性,**這就是**通於「別」「圓」**了。

c. 結說

「通」是「通**前藏教,**通**後別圓**」,

36(1)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938:

如大乘行者,當然認為勝於(傳統的)聲聞乘,希望聲聞人來學習大乘。「般若法門」^[1] 尊重聲聞人,以為阿羅漢與具正見的(初果),一定能信受般若。^[2] 已證入聖位的,如能發菩提心,那是好極了,因為上人應更求上法。

這一態度與方法(與釋尊對當時外道的態度相同),是尊重對方,含容對方,誘導對方來修學。對存在於印度的部派佛教,相信能減少諍論,從大小並行中導向大乘的(後代的中觀與瑜伽節,都採取這一態度)。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49~p.651:

在「般若法門」流行中,傳統佛教的聲聞弟子,能否信解般若法門呢?「原始般若」的興起, 與傳統的佛教,關係極深!…〔中略〕…**這表示了般若法門,是淵源於聲聞佛教的。**…〔中略〕…

[一] 行般若波羅蜜的菩薩,尊重聲聞聖者,認為聲聞聖者的悟證,不離菩薩無生忍(80.012), 與菩薩有著相同的一分。所以說到般若波羅蜜的信受者,在菩薩以外,提到了「具足正見者」與 「滿願阿羅漢」(80.013)。「具足正見者」,是已見聖諦的(須陀洹初果以上)。四果聖者不離菩薩 的無生忍,當然能信解般若波羅蜜了。這也表示了,不信般若波羅蜜的,決不是聖者,或是(自 以為然的)增上慢人,或是惡魔所化,受惡魔所惑的人。

[二] 菩薩行六波羅蜜,是一般所能承認的。[1] 但說到般若波羅蜜,**傳統的聲聞行者,就以聲聞的觀智為般若波羅蜜,所以經上說:「諸比丘說相似般若波羅蜜」**(80.014)。[2] **有些菩薩行者,重視聲聞經,想在聲聞經法中求佛道,**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五(大正八,五五六上)說:

…〔中略〕…

經中廣舉譬喻,形容棄般若法門而取聲聞經者的無知。

「三」**對於傳統佛教,採取了尊重又貶抑的立場,這不但維護了般若法門,也有誘導聲聞修學般若法門的意義。**誘導聲聞修學最顯著的例子,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大正八・五四0上)說:

「若諸天子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應當發!^[1]若人已入正位,則不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2] 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應求上法」。

「入正位」,是「入正性離生」的舊譯。^[1]「入正位」,聲聞行者就得「須陀洹」(初果),最多不過七番生死,一定要入無餘涅槃。這樣,就不能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所以說:「已於生死作障隔」。如只有七番生死,就不可能發求成佛道的大心,所以說:「不堪任」。**這是依佛教界公認的教理說。**^[2]經上又說:如「入正位」的能發大菩提心,求成佛道,也是隨喜讚歎的,因為上人——聲聞聖者,是應該進一步的求更上的成佛法門。**說聲聞聖者不可能發心,又鼓勵他們發心修菩薩道,這是不否定部派佛教的教義,而暗示了聲聞聖者迴心的可能。**

特別是『大如品』,依「如」——真如而泯「三乘人」與「一(菩薩)乘人」的差別,消融了二乘與菩薩的對立(80.015)。

在印度佛教史上,**初期大乘法,是從三乘共法而通向大乘不共法的關鍵。**

(B) 別教——後期大乘

天臺所說的「別教」,是**不共(二乘的)大乘,菩薩特有的行證。**

[1] **別說大乘不共的惑業苦:**[1] 在見思惑外,**別立無明住地;**[2] 在有漏業外,**別立無漏業;**[3] 在分段生死外,**別立意生身與不可思議變易死,所以天臺宗有界內生死、界外生死**的安立。³⁷

[二]「**初期大乘」說**真諦與俗諦,緣起幻有即空性。「**後期大乘」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以空為有餘(不了義)說,別說不空——中國所說的「妙有」,天臺稱之為中諦,那是 別教了。³⁸

凡夫也有無明住地,但沒有無漏業,所以沒有意成身。等到四住地煩惱*斷了,無明住地的作用,才顯發出來。如鑼鼓聲停止的時候,微小的聲音就發現了。那時,無明住地即助無漏業而感生意生身。…〔中略〕…⁽¹⁾四住地助有漏業而感**三有身,**(2)無明住地助無漏業而感**意生身。**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151~p.153:

「住地煩惱」又可分為「四種」,即是:「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這可約二方面說:一、約修行斷煩惱說:可分為二種,即見道所斷的,與修道所斷的。… [中略] … 二、約煩惱說,也可分二種,即屬於見的,與屬於愛的。^[1] 見惑是思想的錯誤,如執我執常等。^[2] 愛是事行的染著,如貪瞋等。

今綜此二意,解釋四種住地:^[1]見一處住地,是各式各樣的見,集在見所攝的一處,而是見道時一處頓斷的。見有執著性,堅定的認為如此。…〔中略〕…^[2]屬於愛的,又分為三種,這因為修道所斷惑,是三界分斷的:…〔中略〕…有愛住地,是無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這都是愛所攝的,所以都名為愛。外道誤認無色界為涅槃,不知這仍在生死中,所以名為有——生死的存在愛。…〔下略〕…

(2)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158:

「如是,無明住地」的「力」用,比「於有愛數四住地,無明住地其力最大」。在四住地中,有愛住地最勝,所以舉以例餘,數即等類的意思。這裡的無明力大義,不是約感招生死說,是從它的深細,不容易斷除,為一切煩惱所依說。

38 (1)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94:

關於現象與本性的即離,天臺學者說得明白。**臺宗判四教:藏、通、別、圓。**四教對於世俗相與勝義性的說明,即離不同。

[-](1) 三藏教——主要為小乘學者,對於現象與本性,生死與涅槃,**世俗與勝義,主張是差別的。**[2] 通教則主張即色而空,即生死為涅槃,主**緣起與本性是相即的。**

 $(\Xi^{(1)}]$ 別教進而講**三諦,俗諦、真諦、中諦,也是主張差別的。** $(\Xi^{(2)}]$ 圓教則即俗、即真、即中,**三諦是融即的。**

(2)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p.148:

^[-1]於空、假外的**第三者(但中)**,或即空即假的**第三者(圓中)**,古師意指**空而不空的妙有。**如以此為不共般若,**性空唯名論是不攝的。**

[三] 然而並非空外說 (假) 有,(假) 有外說空,性空唯名論也還是開顧空假不二的中道。

(3)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93~p.194:

什麼是**真常妙有**?就是說,**空是無其所無,因空所顧性,卻是超越的大實在。這在性空幻有發揚的時代,**有見根深的學者,不見一切如幻,一切唯名,一切性空,他是很可以把性空誤會作**顯示真常的。**

天台家說,^[1] 通教的幻有即空,^{[2][A]} 如因空而見非空非不空(不離一切法的外在)的,是**但中;** [B] 如因空而見非空非不空,而空而不空,空中具足一切法的(不離一切法而内在的),那是**圓中**了。**含中二諦,不是三乘共空的本義,是真常論者的一種看法,一種解說,**很可以看出**從空到不**

³⁷ (1)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165~p.166:

這些,正是「後期大乘(經)佛法」的特色。

B. 賢首的始教、終教、頓教

(A) 始教、終教

a. 與天臺「通、別」的差別, 在於唯識的分判

賢首的五教,仰推杜順的五種觀門³⁹。第二「生即無生門」,第三「事理圓融門」, 大體與天臺的「通教」、「別教」相近。

五教與十宗相對論,始教是一切皆空宗,也與通教相同。**但賢首於始教中,立始有——相始教,始空——空始教,這才與天臺不合了。**

b. 賢首立「始有(相始教)」的緣由

[-][1] 天臺重於經說;智者大師在陳、隋時代,那時的地論師說梨耶是真識,攝論師說 梨耶通真妄,都是別教所攝的。^[2]賢首的時代,**玄奘傳出的『成唯識論』**(與『地論』、 『攝論』本屬一系),**對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佛性,解說與經義不同,賢首這才把唯 識學納入始教,分始教為始有與始空。**

[二][1] 賢首的終教,是說一乘的,一切眾生有佛性的;而『成唯識論』說有定性二乘,還有無(聖)性的一闡提人⁴⁰,與賢首的終教不同。^[2]賢首的終教,多依『起信論』,真如受熏,也就是以真如為依而說明染淨因果;『成唯識論』的染淨因果,約生滅的依他起性說,這又是主要的不同。與終教不同,於是判玄奘的唯識學為「相始教」,還貶抑在「空始教」以前了。

空的思想過程。

難怪真常論者的心目中,《華嚴》、《般若》等都是真常,說空是為了破外道小乘。從空而入的,是大實在,是一切法的實體,與諸佛法身平等平等。他是凡聖一如的,染淨不變的。雖是萬有的實體,遍一切一味,但為了無始妄染,使他局促在狹小的世界中(或者閉鎖在肉團心中)。他是生死中作業受苦樂者,在蘊界處中,為三毒所染,但還是常住的,周遍的,清淨的,真實的;像礦中的金性,穢物中的摩尼。他是陰界六入(在有情身)中的至善妙明;不即五蘊不離五蘊的真我。他叫如來藏,如來界,如來性,佛性……;他與心性本淨合流,所以也叫圓覺,本覺,常住真心。他是常住,非無常;他是具足恆沙淨德的不空;他不從緣生,不如幻化。無常,空,這都是世間虛幻的緣起,他決不能如此。他有時也叫空性,這是因他不與妄染相應,因離妄而證。也可以叫無我,這是無即蘊我與離蘊我,他實在是真我。把從空所顧的大實在(妙有)作為核心,他本身具足一切;清淨聖德,是從他開顧出來,不是新生;熏習,那不過引發而已。他具足一切清淨功德,必然要走到佛智常住,菩提本有。這可不能不罵無常是外道,譏笑無我是舊醫用乳。

真常妙有論的特徵如此,他是什麼?是梵?**回顧根本的聖典,渺不相及。在初期大乘經中,也不能容許。有人說,這是不共大乘。是的,這確是不共的。**

- 39 西京終南山杜順《華嚴五教止觀》卷 1(大正 45,509a26-29): 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有五:一、法有我無門(小乘教),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三、事 理圓融門(大乘終教),四、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五、華嚴三昧門(一乘圓教)。
- 40 (1)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248 ~ p.249: 『楞伽經』與瑜伽學相同,說五種種性。立無種性 a-gotra,無種性是一闡提 icchantika 人,但**捨一切善根的一闡提,**「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為初治地而說種性」差別,其實都是可以成佛的(25.026)。
 - (2)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392:
 - 一闡提人,是沒有出世意向的人;他無論如何,沒有解脫成佛的可能。

c. 評論

(a) 論述

[一] 唯識學說:一切法空是不了義的,說依他、圓成實性的有性;『攝大乘論』立十種殊勝,也就是十事都與聲聞不同;一切唯識(心)所現;二障,二種生死,三身(四身),四智,一切都是大乘不共法門。而且,不但說一切法空是不了義的,更說到如來藏為真如異名,心性本淨(即自性清淨心)約心真如說。在佛教思想史上,這無疑是「後期大乘佛法」,比一部分如來藏經,還要遲一些。

[二]不過,**這一系的根本論——『瑜伽師地論』,**申明三乘法義,推重『雜阿含』為佛法根本(如『攝事分』),⁴¹與說一切有系——有部與經部有關;以生滅的「虛妄分別識」為染淨所依,**不妨說離「佛法」不遠,判屬始教。**

[三][1]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佛性,這一系(終教)**經典的傳出,**比無著、世親論要早得多;^[2]而「如來藏藏識心」,『寶性論』的「佛界、佛菩提、佛德、佛事業」,⁴²真常唯心大乘,恰是在虚妄唯識(小)論發展過程中完成的。

(b) 結評

所以,如**分「別教」為二類,^[1]真如不隨緣的**,如虛妄唯識論;^[2]**真如隨緣的**,如真常唯心論,⁴³似乎比賢首的判虛妄唯識為始教,要來得恰當些!⁴⁴

(B) 頓教

賢首立「頓教」, 只是重視唐代大興的禪宗, 為禪宗留一地位。

⁴¹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a1:

[『]瑜伽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的摩呾理迦(本母),是**依『雜阿含經』的次第而造。**

⁴²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6:

^{3.}如來藏系:如來藏、我,自性清淨心,近於神教的真我、真心,適應世俗而流行。

^[11] 堅慧的**『究竟一乘寶性論』**, 受到無著論的影響,卻沒有說種子與唯識。論說**四法:「佛界」是本有如來藏;「佛菩提」、「佛法」、「佛事業」, 是如來藏離染所顯的佛體、佛德與佛的業用。**

^[2] 有的學者,融攝瑜伽行派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使**虛妄的阿賴耶——藏識,與如來相結合,說「如來藏藏識心」。**以真常為依止而說唯心,是文體近於論的**『楞伽』與『密嚴』。**

⁴³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308~p.309:

賢首宗依唐賢首法藏得名。···〔中略〕···**真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同『起信論』意,以簡**唯識宗,「真如凝然不變,不許隨緣」**之說。

⁴⁴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85:

無著師資的瑜伽派,應屬於那一時期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天台宗的別教,本來與賢家的終教相近; 但**賢首因裝傳唯識學漸教、三乘、生滅心為染淨依等,把它放在始空以前,結果與天台的教判再也不能溝通。**

^[1] 無著節資的學說,特別是裝傳的唯識學,富有適合中期佛教的成分。[2] 但從無著節資的論典去看,[A] 立因果緣起,不論是真妄和合或者生滅心,賴耶總是深細不可知的,是不共小乘的見地。[B] 賴耶轉成法身,法身是真常的,『攝論』、『莊嚴』都這樣說,它與如來藏出纏的見地一致。大乘離執證真的見道,是不共小乘的。這一系的學者,思想或有出入,但從不離開圓成實非空的見解。「唯心」、「真常」,是後期佛教的特徵。它是後期佛教的,它絕不比『大涅槃經』、『金光明經』、『勝鬘經』、『如來藏經』等早出。

它是從說一切有系的基礎上,培植起唯心真常的大乘之花。它是大乘佛教中後起的生力軍,用飛快的速度,從無常論達到真常。

(3)「秘密大乘佛法」——天臺與賢首的「圓教」

天臺與賢首,都是**以「圓教」為最深妙的。**45

A. 臺、賢圓教的「不同」

天臺重『法華』與『涅槃經』,賢首重『華嚴經』。

[一][1]在印度佛教發展史上,『法華經』的成立,應該是「初期大乘佛法」的後期;^[2] 天臺宗的圓義,也與『般若』空義有關,當然是通過了涅槃常住與佛性⁴⁶,也接受了『華嚴』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思想。⁴⁷

[二][1]『華嚴經』有「後期大乘佛法」的成分;[2]賢首宗從(『華嚴』的)地論師發展而來,所以思想是重於唯心的。

B. 臺、賢圓教的「共同」——如來為本

臺、賢所共同的,是「如來為本」。

(A) 『法華』與『華嚴』圓滿的佛果觀,還是不離釋迦而說毘盧遮那

『法華經』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論法是一乘,論人是如來,開跡顯本,表示佛的「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華嚴經』顯示毘盧遮那的果德,說釋迦牟尼與悉達多,是毘盧遮那佛的異名。釋迦與毘盧遮那相即,『法華』與『華嚴』,還是不離釋迦而說毘盧遮那的。

圓滿佛果的理想與信仰,**本於大眾部系所說:**佛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壽命無量。**圓滿的佛果觀,在「大乘佛法」中,表顯於『法華』及『華嚴經』中。**⁴⁸

佛法的統貫條理,對於一般信眾的持行來說,原是不能苛求的。但弘傳佛法的大德們,是不能不 有的必要勝解。這才能應機說法,而始終保持佛法的完整性,不致於落入雜亂與偏向的窠臼。對於這, 天臺與賢首宗,是有功績的!因為臺賢大師們,**統攝了全部佛法,而組成淺深的進修歷程,顯出彼此 間的差別,又顯出彼此間的關聯。**這難怪過去學教的法師,不是天臺四教,就是賢首五教了!

但臺賢的重心在圓教,直入圓教,才是臺賢大師們的真正意趣,所以仍不免偏取。這如太虛大師說:「賢 臺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餘佛言,然既為劣機而設,非勝根所必須。縱曰圓人無不可用 為圓法,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接之,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

⁴⁶(1)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252:

『涅槃經』的後三十卷,…〔中略〕…這裏只略論續譯部分,是怎樣的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藏,我,佛性,是異名而同一意義。在後三十卷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不再提到如來藏一詞了!**

(2)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270:

『涅槃經』不說「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也不說「一法具一切法」,「一行具一切行」,大概宣說如來常住,久已成佛,所以天臺學看作與『法華經』同為圓教。「圓機對教,無教不圓」, 具有圓融手眼的作家,要說這部經是圓教,那當然就是圓教了!

⁴⁷(1)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21:

天臺宗,**源本般若中觀之禪。**…〔中略〕…所明**圓頓止觀:**百界千如,三千諸法,即空即假即中, **具足於介爾妄心,名為一念三千。**^[2] **然學本般若之心色平等,故實「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也。**

(2)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p.120:

天臺宗^[1]教人「觀心」, ^[2]但在教學上,是「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的心色平等論。

48 另參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946:

般若的甚深悟入,使波羅蜜的菩薩行,進入一新的領域。

⁴⁵ 另象見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a2~p.a3:

(B) 圓滿佛德的信仰與理想,與「秘密大乘佛法」,有一致的理趣

圓滿佛德的信仰與理想,與「秘密大乘佛法」——「如來為本之天佛—如」,有一致的 理趣。

雖然天臺與賢首,接觸到的「秘密大乘佛法」,**還只是「事續」,⁴⁹而意境上卻有相當的** 共同性。竺道生說「闡提有佛性」;臺、賢都闡揚「如來為本」的圓義,可說中國古德 的卓越智慧,能遠見佛法思想發展必然到來的境地!

(C)臺、賢重「理密(圓)」,與秘密大乘重「事密」,還有些距離

唐玄宗時,善無畏、金剛智(及不空)傳來的秘密法門,從流傳於日本而可知的,「東密」是以賢首宗的圓義,「臺密」是以天臺宗的圓義來闡述的。

不過臺、賢**重於法義的理密(圓)**,與「秘密大乘」的**重於事密,還有些距離,**可見中**國佛教到底還是以「大乘佛法」為主流的。**

賢首宗成立遲一些,**最高的「事事無礙」⁵⁰,為元代西番僧(喇嘛)的「無上瑜伽」所** 引用。

(三) 特論「大乘三系」

1. 文說:與前人相通,真正差別在「抉擇取捨不同」

我分「大乘佛法」為三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

- [^{-]} 與太**處大師**所判的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三宗的**次第相同。**
- [二] 其實,在唐圭峰宗密的教判中,已有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總攝終,頓,圓)的安立;永明延壽是稱為相宗,空宗,性宗的。這可見,在「大乘佛法」發展中的三系說,**也與古德**所說相通。[1] **次第的前後差異,是由於圭峰等是依賢首宗說的;**[2] **真正差**

^{[1]「}般若波羅蜜法門」,從「原始般若」以來,以般若攝導六度(萬行),趣向一切智海。「般若」是著重現實人生(及天趣一分)的向上進修,以「不退轉」為重點。在「中品般若」的「後分」——「方便道」中:得不退的菩薩,遊十方佛土,自利為多見佛,多聞法,多種善根;利他為嚴淨佛土,成熟眾生,但『般若經』到底是以菩薩般若行為主的。部派佛教傳出的理想的佛陀觀,如沒有般若證入,不過是想像的信仰而已。般若深悟的修得,然後念佛、見佛,佛的超越不思議性,得到了理悟的根據。部派的想像,不再是信仰,而成為大乘法的佛陀。

[[]二]「文殊師利法門」,也是以般若深悟為本的,但重於不思議(如文殊)菩薩的方便大行;對於佛,也多傳述不可思議的佛境界。

[「]文殊法門」與「般若法門」,就這樣的所重不同,所說也就各有特色了!

⁴⁹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386 :

[「]秘密大乘」的教典,大量的傳入西藏,我們才多少知道印度佛教的末後情形。「秘密佛教」,也是先後發展而傳出的,可依內容而分為不同的部類。⁽¹⁾中國(及日本)過去,以『大日經』為「胎藏」,與『金剛頂經』合稱二部大法,稱為「純密」,而稱以前所譯出的為「雜密」。⁽²⁾西藏所傳,「秘密大乘」的部類,也有不同的分類法,一般分為**四部:一、事績;二、行績;三、瑜伽續;四、無上瑜伽續。**… [中略]…過去所傳的雜密,胎藏,金剛界——三部,與四部續中的前三部相當。

⁵⁰ 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64~p.65: 賢首家說^[1] 有四種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2] 此四 法界統攝起來,名為一真法界。

別的,那是抉擇取捨不同了。⁵¹

2. 表示: 次第差異

三系的次第差異如下:

性空唯名論——法性空慧宗 法相宗 ——相宗 虚妄唯識論——法相唯識宗 ——破相宗 ——空宗

眞常唯心論 —— 法界圓覺宗 ———法性宗 —— 性宗

四 印度佛教嬗59變的歷程

※印度佛教史實的分判,與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

(一) 從「取喻人的一生」分判

1. 史實的五期演變,如人一生,從誕生、童年、少壯、漸衰而老死

探求印度佛教史實,而作五期、四期、三期,及「大乘佛法」三系的分判,**與我國** 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因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

- [一] 印度佛教的創始到衰滅,「**凡經五期之演變;若取喻人之一生,則如誕生、童年、少 壯、漸衰而老死也」**(『印度之佛教』)。
- [二]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說得更明白些:「印度佛教的興起、發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而衰老。[1]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讚的,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嗎?[2]壯年而不知珍攝,轉眼衰老了。老年經驗多,知識豐富,表示成熟嗎?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所以我[1]不說愈古愈真,[2]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愈究竟的見解。」
- [三] 在印度佛教興滅的過程中,明顯的見到:[1][A] 佛教興起於中印度的東部;[B] 漸從中印度而擴展到南印與北印(及東西印度),更發展到印度以外,而有南傳與北傳佛教的傳播。[2] 但西元四世紀以後,[A] 北印與南印的佛教日漸衰落,萎縮到中東印度,[B] 最後因印度教與回教的入侵而滅亡。

2. 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方針: 立本本教,宏傳中期(天化應慎),攝取後期確當

衰滅,固然有外來的因素,但發展與衰落,應有**佛教自身內在的主因,**正如老人的終於死亡,**主因是身心的日漸老化一樣。**

所以我尊重(童真般的)「佛法」,也讚揚(少壯般的)初期的「大乘佛法」,而作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法之行解,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的結論。

(二) 更從「各期教典本身的思想」論判

1. 引言

-

⁵¹ 参見下節〈肆 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所說:「作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法之行解, 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的結論。」

⁵²【嬗(アラヽ)】1.蛻變;演變。(《漢語大詞典(四)》p.416)

(1)每一時代的教典,都自稱最甚深究竟

「佛法」,「大乘佛法」的初期與後期,「秘密大乘佛法」,**印度先後傳出的教典,都說這是甚深的,了義的,究竟的。**如『法華經』說是「諸經中王」,『金光明經』也這樣說;「秘密大乘」的教典,有些是名為「大呾特羅⁵³王」,「大儀軌王」——漢譯作「大教王」的。以牛乳五味⁵⁴為譬喻的,『大般涅槃經』如醍醐,而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中,譬喻醍醐的,是「陀羅尼藏」。

(2) 到底那些教典最甚深,在信解者的理解不同

總之,每一時代的教典,都自稱為最甚深、最究竟的。**到底那些教典是最甚深的,那就在信解者的理解不同了。**

2. 從修證的「正法」說

先從**修證的「正法」**來說:

(1) 「佛法」:先知「法住(緣起)」,後知「涅槃」

「佛法」中,**緣起是甚深的,**以法性、法住、法界、(真)如、不變易性來表示他;又 說**涅槃是最甚深的。**⁵⁵

「要**先知法住(知緣起),後知涅槃**」,⁵⁶所以佛弟子是**觀緣起的無常、苦、無我我所**——**空,能斷煩惱而證究竟涅槃的。**

(2) 「初期大乘」

A. 《大般若經》、文殊法門的經典

|(A) 皆依「勝義(涅槃、空性)」|

初期大乘的『大般若經』,與文殊相關的多數教典,是「**以真如為定量」,「皆依勝義」 的。不分別、了解、觀察緣起,而直觀一切法的但名無實,而修證一切法空,一切法皆**

tantra 音譯為怛特羅,大部分秘密教典,不稱為經(sūtra)而名為怛特羅,或譯為「續」,怛特羅是印度固有名詞,在佛教中,是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

『雜阿含經』中,長老比丘們告訴須深比丘,他們是阿羅漢,但不得四禪(『相應部』說不得五通)及無色定。須深覺得難以信解,佛告訴他說:「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25.006)。…[下略]…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35:

在聖道的正見觀察下,發見緣起法;從因生果,又因滅而果滅。因果的起滅是無常的(無常的所以是苦。凡是無常、苦的,就非我、非我所),**生起是必歸於滅的。**

這樣的聖道修習,⁽¹⁾ 從有因法必歸於滅,⁽²⁾ 達到諸行不起——寂滅的覺證。緣起法的悟人,有必然的歷程,所以釋尊為須說:「且自⁽¹⁾ 先知法住,⁽²⁾ 後知涅槃」(36.006)。⁽¹⁾ 知緣起法,有無、生滅的依緣性,觀無常苦非我,是法住智;⁽²⁾ 因滅果滅而證入寂滅,是涅槃智。

這二智的悟入,都是甚深的。釋尊有不願說法的傳說,就因為緣起與寂滅的甚深。

⁵³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319:

^{54《}長阿含經·28經》卷17《布吒婆羅經》(大正01,112b1-3): 譬如牛乳,乳變為酪,酪為生酥,生酥為熟酥,熟酥為醍醐,醍醐為第一。

^{55《}雜阿含經·293 經》卷 12 (大正 02,83c13-15):

(1)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2) **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56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1:

如,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無生。5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明確的說:「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真)如、法性[界]、實際、**涅槃**,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空(性、真)如等種種名字,無非涅槃的異名。

(B) 般若深義難信難解

a. 為久學者說「生滅、不生滅皆如化」(即「皆依空性」)

涅槃最甚深,本是「佛法」所說的,**但「皆依勝義」——無蘊、處、界,無善無惡,無凡無聖,無修無證,一切法空的深義,一般人是容易誤解的,**所以《般若經》說:「為久學者,說生滅、不生滅如化。」

說一切法如幻化,涅槃也如幻化,**如幻如化(依龍樹論)是譬喻空的。⁵⁸這是『般若經』的深義,是久學者所能信解修證的。**

b. 為新學分別「生滅如化、不生滅不如化」

又說「為新發意菩薩故,分別生滅者如化,不生不滅者不如化」,

那就近於「佛法」說緣起如化,涅槃不如化了。

B. 龍樹論:依《般若經》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會通「佛法」的緣起中道

《般若經》的深義,是容易引起誤解的,所以西元二、三世紀間,**代表「初期大乘」的 龍樹論,**^[1] 依**《般若經》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會通了「佛法」的緣起中道,而說「**因 緣所生[緣起]法,我說即是空(性),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59[2]} 並且說:「若不

『般若經』等著眼於佛弟子的修行,所說的甚深義,是言說思惟所不及的。這是**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為準量的,**如 ⁽¹⁾ 『大般若經』一再的說:「以法住性為定量故」;「諸法法性而為定量」;「**皆以真如為定量故**」;「但以實際為量故」(8.010): **量是正確的知見,可為知見準量的。**⁽²⁾ 與『般若經』同源異流的,有關文殊菩薩的教典,也一再說:「**皆依勝義**」;「但說法界」;「依於解脫」(8.011)。…〔中略〕…對經中所說:「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清淨」(淨是空的異名);「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也可以理會,這都是「無所得為方便」的般若——菩薩慧與佛慧(「佛之知見」)的境地。

『中論』在論破異執後,每舉譬喻來說明,譬喻是佛法教化的一種方便。『摩訶般若經』中,說幻等十喻(39.001)。『中論』依『般若經』,說幻、化等譬喻,是為了表示一切法是空無自性的,如卷四(大正三〇·三一中)說:

「色、聲、香、味、觸,及法體六種,皆空如炎、夢,如乾闥婆城。如是六種中,何有淨、不淨?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色等六塵,可總攝眾生所知的一切法。**在眾生心境中,這一切似乎確實如此,其實是虛誑顛倒, 而並非真是那樣的。這是被譬喻為如陽發,如夢等的意趣;這些譬喻,是譬喻一切法空的。**…〔下略〕… 59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56~p.257:

[1] 中**道的緣起**,是《阿含經》說;^[2]《般若經》的特色,是**但有假名(無實),本性空與自性空。**^[A] 自性空,**約勝義空性說;**^[B] 到「中本般若」末後階段,**才以「從緣和合生無自性」,解說自性空。**^[3] **自性空有了無自性故空的意義,於是龍樹起來,一以貫之,而說出:「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大乘佛法中最著名的一偈。**

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則。一切行為,一切知見,最正確而又最恰當的,就是中道,中是不落於二邊——偏邪、極端的。⁽¹⁾ 以行來說:^(A) 『拘樓瘦無諍經』說: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離此二邊,則有中道」,中道是八聖道(38.001)。這一教授,是多種「經」、「律」所說到的。^(B) 如佛教化二十億耳說:如「彈琴調弦,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

⁵⁷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94:

⁵⁸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61~p.262:

依俗諦,不得第一義」,回歸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佛法」的立場。⁶⁰
[1](A) 由於緣起而有,是如幻如化都無自性的,所以緣起即空。^(B)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正由於一切法空,所以依緣起而成立一切。⁽²⁾《法華經》也說:^{[A)}「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B)「諸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

所以「極大精進,令心調[掉舉]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38.002)。 修行也要適得其中,是要觀察自己身心,善巧調整的。…〔中略〕…^[2]這一原則,應用於**知見**的,就是 **「處中說法」的緣起,緣起法不落二邊———**與異,斷與常,有與無的。

正確而恰當的中道,不是折中,不是模稜兩可,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息滅一切 戲論的。從這一原則去觀察,『般若經』的但名無實,自性皆空,只是緣起中道說的充分闡明。緣起法 為什麼是中?緣起法是無自性的,所以但有假名(無實);緣起法是無自性的,所以即是空。空,所以 無自性,是假名的緣起;假名的緣起,所以離見而空寂。以假名即空——性空唯名來說緣起的中道, 中道是離二邊的,也就是『中論』所說的八不。依中道——八不的緣起(假名),能成立世俗諦中世出 世間一切法;依中道——緣起的八不(空),能不落諸見,契如實義(勝義)。所以『中論』最著名的 一頌,可表解如下:



⁶⁰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57~p.259:

「中本般若」後分,一再的說到二諦,**『中論』也是以二諦來說明佛法的,**如卷四(大正三**①・**三二下——三三上)說: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佛為眾生說法,不能不安立二諦;如沒有相對的「二」,那就一切不可說了。^[1] 如世間眾生所知那樣的,確實如此,名為世俗諦,諦是不顛倒的意思。^[2] 第一義諦——勝義諦,是聖者所知的真實義。

眾生世間所知,雖然共知共見,確實如此,其實是迷惑顛倒,所以生死不已。**求勝義的佛法,是要於世間一切法,離顛倒迷惑而通達實義,這是安立二諦的根本意趣。**然第一義諦,世間的名、相、虛妄分別,是不能表達的,所以說勝義諦如何如何,還是依世俗諦方便說的。…〔中略〕…**世俗諦是眾生迷謬所知的,雖是惑亂,卻是重要的,我們凡夫正是處在這一情境中呀!所以要依止世俗諦,才能表示第一義諦;才能從勘破世俗迷妄中,去通達勝義諦。**

依『中論』的二諦來觀察龍樹最著名的一偈:眾生迷妄所知的世俗諦,佛說是緣起的;依緣起而 離邊見。能正確的體見實義,這就是中道。但一般人,部派佛教者,不能如實地理解緣起,到頭 來總是陷入「依實立假」的窠臼,不能自拔。所以『般若經』說:一切法是假名,通達自性空寂, 這就是二諦說。『中論』依緣起立論:緣起法即空性,顯第一義;緣起即假名,明世俗諦。這樣的 假有即性空,性空(也是依假名說)不礙假有,就是緣起離二邊的中道。

說緣起即空、亦假、亦中(『迴諍論』說緣起、空、中道是同一內容),而只是二諦說。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諦說,不是龍樹論意。

引人轉迷向覺,依世俗諦說法:緣起無自性故空,空故依緣起有——中道說,能善立一切法, 遠離一切見,可說是非常善巧的教說!…〔下略〕…

(2)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5:

「初期大乘」的直顯深義,學者容易流入歧途,龍樹起來造論,^[1] 說**緣起無自性故空;以「佛法」的「中道、緣起」,貫通「大乘佛法」的「性空、唯(假)名」。**^[2] 龍樹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那是回歸於「佛法」的立場,「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了。

所以中觀是三乘不二的正觀,有貫通「佛法」與「初期大乘」的特長!

空寂與緣起的統一(大乘是世間即涅槃的),龍樹成立了「中觀」的「性空唯名論」,可說通於「佛法」而又彰顯「為久學者說」的甚深義。

(3) 「後期大乘」61

A. 《解深密經》(「虛妄唯識論」所宗依)

(A)為「五事具足者」,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即般若經「為久學者說」)

「後期大乘」的『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虚妄唯識論」所宗依的經典。

經上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於是(『般若』等)經中,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一),已清淨障(二),已成熟相續(三),已多修勝解(四),已能積集上品福智資糧(五)**,彼若聽聞如是法已,……依此通達善修習故,速疾能證最極究竟」。

為五事具足者說,能信解、通達、修證的,就是『般若經』的「為久學者說」。

|(B) 為「五事不具足」, 依三性作顯了的解說(同般若經「為初發意者說」)|

但五事不具足的根機,對深奧義引起的問題不少。依《解深密經》說:有的不能了解,有的誤解(空)為什麼都沒有,有的進而反對大乘。**因此,《解深密經》依三性來作顯了的解說:**^[1]一切法空,是約遍計所執自性說的;^[2] 依他起自性——緣起法是有的;^[3] 圓成實自性——空性、法界等,因空所顯是有而不是沒有的。**這樣的解說——「了義說」,那些五事不具的,也能信修大乘佛法了。**

這一解說,與《般若經》的「為初發意(心)者說,是大致相同的。

對甚深秘密,作不深不密的淺顯說明,稱為了義說。62

(C)結:適應不同根性而有二類說法,『般若經』與『解深密經』一致

適應不同根性而有此二類,**『般若經』與『解深密經』本來是一致的**,

只是論師的解說不同吧了!63

6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22~p.23:

在這一期中,唯一寫作而流通頗廣的,是『成佛之道』。···〔中略〕···其中,**貫通性空唯名、虛妄唯識、 真常唯心——大乘三系部分,是依「解深密經」及「楞伽經」所說的。**

不是自己的意見,但似乎沒有人這樣說過,所以可說是我對大乘三系的融貫。

^[-] 勝義,是一切法的究極真性,沒有更過上的,所以**勝義就是了義。這是中觀論者,承《般若》、 《無盡意經》而確立的見地。**

[二]但《解深密經》以了義與深密(不了義)相對論:[1]說得顯明易了的,是了義;[2]說得深隱微密的, 是不了義。因此,在勝義諦中,又有深密與了義的分別。依佛說的《解深密經》去理解,勝義法空性, 所以有深密與了義,是根機的問題。…[下略]…

[1] **依佛的教說來看,是毫無諍論的。**[1] 五事具足的,於一切法無自性空,一切唯假名,了解得空是不礙有的,依空所以成有的,能成立一切法,也就能信解而如實通達了。^[2] 五事不具足的,以為一切空是什麼都沒有,空就是沒有,這當然不能成立一切法,不免誤解,那麼依淺顯明了的新解說,說有自相有的『實有唯事』,也就可以信解一切法空,而漸入佛道了!

[三] 後代的瑜伽學者,不能體解如來說教的意趣;不知彌勒、無著的教說,是為了五事不具的根性而說。 反而以為:不問根機怎樣,非要依《解深密經》的了義說不可。這樣,問題就來了。一、以為《般若

⁶²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75:

⁶³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79:

B.後期大乘經,以「如來藏」為主流

(A)說「真常我(如來藏我)」,「真常心(如來藏心)」

「後期大乘」經**,以如來藏、我、佛性、自性清淨心為主流,**西元三世紀起,不斷的流傳出來。

如《大般涅槃經》「前分」⁶⁴,說如來大般涅槃,是常樂我淨。**如來是常住的,那(能成佛的)一切眾生應有如來了,這就是真我。**「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我者即是如來」。

[一]『大般涅槃經』與『如來藏經』等說:相好莊嚴的如來,在一切眾生身內,但是為煩惱(業苦)所纏,還沒有顯現,如人在胎藏內一樣,這是**「真常我」**說。

[二]「我」是**有知的,所以與為客塵所染的自性清淨心[心性本淨]相合,**也就是「真常心」。

(B)提出「空與不空」

a. 敘義

如來藏說,**以為『般若』等「一切空經是有餘說」⁶⁵,是不究竟的,提出了空與不空**,如『大般涅槃經』說:「^[1] **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2] **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

b. 評比「空與不空」

(a) 與『般若經』「為初發意者說」的,非常吻合

如來真解脫——大般涅槃(如來)是不空的,空的是生滅有為的諸行,**這與『般若經』** 「為初發意者說」的,倒是非常吻合!

後來**『勝鬘經』以「如來空智」——如來空性之智**(有**如智不二**意義),而說**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也是這一意義。**⁶⁶

經》的一切法空說,佛當然如實通達,但說得不明顯,容易誤會,所以非依《解深密經》的新解說不可。二、雖不敢指斥龍樹,但解說為龍樹的意思,與自己(解深密說)一樣,反而堅決反對中觀者——切法性空,一切唯假名的了義說。甚至說:『不應共語,不應共往』,掀起宗派的鬥爭!

假使能想起還有五事具足的根機,有『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的深見,那也許可以各適其機,各 弘其道,而不必爭執了!

- 64「前分」即前十卷五品,「後分」即後三十卷。參見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286~p.287。
- 65《大法鼓經》卷 2(大正 09, 296b8-10):

迦葉白佛言:「世尊!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

佛告迦葉:「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唯有此經是無上說,非有餘說。」

66 (1)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221~p.224:

子二 理智一如

丑一 標宗

世尊!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世尊,如來藏者,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本所不見,本所不得。

證智與諦理,也不是隔別的,先立理智一如義說:「如來藏智」,即「是如來空智」。**如來藏,約眾生本依的一切法空性說。如如法性中,攝得無邊功德性;無邊功德中,主要的是般若。般若智性,與如來藏不二,**眾生雖本有而還不曾顯發大用。要到修道成就,圓滿顯發,即如來空智。因地的如來藏智,與果證的如來空智,相即不二。

說到如來空智^{,(1)} 一般總以為如來智不但知空,也知不空;有空智也有不空智。⁽²⁾ **然依本經,如來智即是空(性)智。**如來智究竟證入平等法空性,也能究竟了知無邊法相。通達種種法相智,也是從不離空智,即空智所起的方便用。一樣的離相,一樣的無所得,一樣的無漏出世間,所以如來智同名空智。**這如見鏡中的影像,見明淨的鏡相;而明淨中,什麼事相都呈現出來。見鏡的明淨,與見鏡的影像,可說為二,而實都是不離鏡相的明淨性的。**

這**理智一如的「如來藏」**,是「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本」來「所不見,本」來「所不」曾 證「得」的,因為這唯是如來智的境界。

丑二 釋義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綜合如來藏智與如來空智的理智一如,名為「如來藏空智」,這無論從諦理說,或證智說,都是「有二種」的。然證智約契證諦理而得的,所以約諦理來說明。**這如來藏空智,約總體說;約別義說,分為二類,即如來藏空與不空。**

如來藏空智,⁽¹⁾何以名為「空如來藏」?如來藏,從無始來,即為一切煩惱垢所纏縛,雖為煩惱所纏,但並不因此而與煩惱合一。約如來藏的「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說,稱為如來藏空。所以《起信論》說:『空者,一切煩惱無始以來不相應故』。如來藏空,不是如來藏無體。如來藏是本性清淨,自性常住的。在生死中,如寶珠落在冀穢裡一樣,珠體還是明淨,所以說如來藏與一切煩惱是若離若脫若異的。⁽²⁾何以又名為「不空如來義」?如來藏自體具有「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如來藏^{,[1]} 約離妄染說,名**空如來藏;**^[2] 約具足過恆河沙不思議佛功德法說,名**不空如來藏。如來藏唯一,約它的不與染法相應,與淨法相應,立此二名。**

[1] **唯識學者說圓成實,也可有二義:**一、約遠離一切雜染說,名為空。二、約由空所顯說,名空性,體實是不空的。^[2] **然本經說不空,不但約法性不空說,重在體具過恒河沙功德性。**如《楞伽經》、《起信論》等,**都不是從因緣生法,虛妄生法論空與不空,而是依如來藏性說。**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p.177~p.179:

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心性本淨,中觀與瑜伽行派,都說是真如、空性的異名。**如來藏說也就會通了空性,**如『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一二· 二二一下)說:

「世尊!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此二空智,……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本所不見,本所不得;一切苦滅,唯佛得證」。

空智是「空性之智」。如來的「**空(性)智」,在眾生身中,就是如來藏。如來與眾生的空智,沒有什麼差別,只是眾生不能自知。**

說「如來空智」,應不忘『華嚴經』所說的:「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礙智慧,具足在於眾生身中」(大正九·六二四上)。從如來果智,說到眾生本有,是如來藏——如來空智,與眾生向上修習,達到無漏般若[智慧]的現證空性,意義上是不大相同的。

如來空(性)智是如來藏,依如來藏(也就是空智)而說空與不空。^[1]說「空如來藏」,是說外鑠的客塵煩惱是空的;如來藏——如來空智,自性是清淨的,真實有的。^[2]說如來藏不空,是說如來空(性)智本有「不離、不脫、不異的不思議佛法」——清淨佛功德法;**對煩惱虛妄可空說,這是真實的,不空的。**

煩惱是造業受苦報的,所以說煩惱藏空,如徹底的說,如『大般涅槃經』所說:「^[1] **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報],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2] **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大正一二・三九五中)。這是說:「^[1] 以煩惱為本的惑、業、苦,(凡是無常的)一切都是空的;^[2] 不空的是眾生本有,如來圓證的(以智為主的)一切清淨功德。

如來藏說是以「一切皆空」為不了義的,如『大般涅槃經』、『央掘魔羅經』等,極力呵斥「一切皆空」說。**遲一些傳出的『勝鬘經』,卻說如來藏為「如來空(性)智」,說空與不空如來藏為「二**

(b) 與我國「空即不空、不空即空」的圓融說不同

「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空」, 67與我國空即不空, 不空即空的圓融說不同。

(C) 評論

a. 適應「神學(神我)」, 說如來藏——佛德本有

(a) 論述

在世俗語言中^{「1]}「如來」有神我的意義^{「2]}胎「藏」有『梨俱吠陀』的神話淵源⁶⁸所以如來藏、我的思想,與傳統的(「佛法」與「初期大乘」)佛法,有相當的距離。

i. 淨化

因此,[一]或者以「空」、「緣起」來解說佛性(不再說如來藏了),眾生「當(來)有佛性」,而不是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如『大般涅槃經』「後分」所說。**

(種)空(性)智」,可說否定又融攝,以便解釋一切「空相應大乘」經吧!這樣,「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空(性)智」都統一了。

(3)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298:

『勝鬘經』以如來藏為自性清淨藏,自性清淨藏就是自性清淨心。如來藏**有空義,有不空義,而經說「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 「如來藏者,即是如來空性之智」**(22.013)。

- [一] **以如來藏為空性智,**對『華嚴經』所說:「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礙智慧,具足在於眾生身中,但愚癡眾生顛倒想覆,不知不見」(22.014),**解說上是更為適當的。**
- $^{(2)}$ 如來藏 $^{(1)}$ 依真如、空性而說,與瑜伽學相同; $^{(2)}$ 但與本有的如來智慧功德等相應,還是不同的。
- 67《央掘魔羅經》卷 2 (大正 02,527b27-c2): 見於空法已,不空亦謂空,**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空。**一切諸煩惱,譬如彼雨雹,一切不善壞,猶如 雹融消。
- 68(1)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15~p.16:
 - [一]「如來」一詞所有的兩種意義,就是佛法與世俗神教的差別。…[中略]…世俗一般的如來, 佛法所說的如來,是根本不同的。然在佛教普及大眾化的過程中,同一名詞而有不同意義的如來, 可能會不自覺的融混不分,而不免有世俗神教化的傾向。

我覺得,**探求如來藏思想淵源的學者,一般都著重在「藏」,而不注意到「如來」,這對如來藏思想的淵源,以及如來藏在佛法中的真正意義,可能得不到正確的結論!**所以,對如來是神我的異名,這一世間神教學者的見解,有必要將他揭示出來。

[二] garbha 是胎藏。印度宗教學而應用胎藏說的,非常古老。在『梨俱吠陀』的創造讚歌中,就有創造神「生主」的「金胎」說(3.009)。…〔中略〕…大乘佛教在發展中,如來與藏(界藏與胎藏),是分別發展的;發展的方向,也是極複雜的。超越的理想的如來,在菩薩因位,有誕生的譬喻,極可能由此而引發如來藏——如來在胎藏的教說。從如來藏的學理意義來說,倒好像是古代的金胎說,取得了新的姿態而再現。

或重視如來藏的三義,以論究「藏」的意義。**實則「如來之藏」,主要為通俗的胎藏喻。**如來在眾生位——胎藏,雖沒有出現,而如來智慧德相已本來具足了。

如來藏說,與後期大乘的真常我、真常心——真常唯心論,是不可分離的。

(2)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19:

如來藏 tathāgata-garbha 是 tathāgata 與 garbha 的結合語,淵源於印度神教的神學,是不容懷疑的!然如來藏說的流行,是在大乘佛教後期(西元三世紀中),與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佛教,不能說是沒有關係的。

應該是:正由於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的某些思想,啟發了如來藏說,使如來與藏相結合而流傳起來。所以如來藏的研究,從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經中,探索可能引發如來藏說的思想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二] 或以如來藏為依真如的不了義說,**如「瑜伽行派」。**

ii.適應

然**在如來藏說主流,以為這是最甚深的,唯佛能了了知見,**十住菩薩也只能少分見;**聲 閏與一般人,只能仰信,只存在於理想、信仰心中。**

如來藏說,有印度神學意味,而教典的傳出,正是印度教復興的時候;如解說為適應信仰神我的一般人的方便,應該是正確的!

(b) 經證

i.淨化

[一] 『大般涅槃經』「師子吼品」⁶⁹說:五百位梵志,不能信受佛說的「無我」。經上說:「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者豈非我耶」?梵志們聽說有我,就發菩提心了。 **其實,「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

[二]融攝「虛妄唯識」的『楞伽經』也這樣說:「為斷愚夫畏無我句,……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當依無我如來之藏」。⁷⁰

或以生滅法,縛脫難可立,畏於無我句,佛又方便攝。

再說真常唯心系。這是依如來藏——如來界,眾生界,自性清淨心等為本依的。如《如來藏》,《勝鬘》,《楞伽》等經,《寶性》,《起信》等論說。**在印度及中國,這一系的弘揚,是比般若經論遲一些。**

[-](1] 中觀者依**徹底的我法無自性(無我)**說,緣起是**如幻的生滅,與無常、無我的法印相合。**[2] 唯識者 [A] 依**自相有**的立場,說**一切法是生滅無常**的;種子六義中,第一就是『剎那滅』。[B] 對
於**沒有補特伽羅我,也是徹底的(小乘說一切有及經部,也與唯識相近)。**

[二] 但這在稱為『附佛法外道』,及神教徒,是極難信解的。沒有我體,怎麼會有輪迴?剎那生滅,那前生與後生,又怎樣連繫?這是佛法中的古老問題,如說:『我若實無,誰於生死輪迴諸趣』?《楞伽經》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大慧菩薩這一段問話,就是代表了一般愚夫——覺得無常、無我,不能成立輪迴,也不能成立解脫。

在愚夫的心想中,一切是生滅的,生滅無常是苦的,那就不能發現盡苦得樂的希望了!這似乎非有常住不變的我才成。所以佛法內,佛法外,都「或」有這一類眾生,「以」為「生滅法」,對於繫「縛」生死與解「脫」涅槃,都是「難可」安「立」的。這類眾生,佛說是「畏於無我句」的,就是聽了無我,而怕繫縛解脫不能成立,死後斷滅而畏怯的根性。對於這,「佛又」不能不適應他們,以善巧「方便」來「攝」化了,這就是如來藏法門。

如來藏說,佛說的經典不少,會使人生起一種意解:在生死眾生,或眾生心中,有如來那樣的體性存在,而具足智慧德相,或說相好莊嚴的。**這與印度的神我說,很接近。**所以^[1] 西藏的覺囊巴派,就依十部大乘經——如來藏說教典,成立神我體系的大乘佛教。^[2] 中國內地也有這一類,以真我的體驗,作為最高的法門。**好在佛知道眾生愚癡,預先在《楞伽經》裏,抉擇了如來藏說的真意義。這是攝化計我外道,而實際與大乘法空性,是一脈相通的。**

(2)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90~p.392:

佛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真如無差別,勿濫外道見!

···〔中略〕···如來藏就是甚深法空性,是直指眾生身心的當體——本性空寂性。所以要花樣新翻,叫做如來藏,似乎神我一樣,無非適應『畏無我句』的外道們,免得聽了人法空無我,不肯信受,還要誹毀。不能不這樣說來誘化他,這是如來的苦口婆心!

如來的善巧在此,聽起來宛然是神我樣子,可是信受以後,漸次深入,才知以前是錯用心了,原

^{69《}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 11〉屬「後分」。

⁷⁰ (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83~p.385:

ii. 適應

傳統的佛法者,這樣的淨化了如來藏的真常我說,**但適應一般人心的,真常我、真常心的主流——「真常唯心論」者,**如『楞伽經』後出的「偈頌品」,『大乘密嚴經』,**說「無我」是沒有外道的神我,真我是有的,舉種種譬喻,而說真我唯是智者所見的。**

b. 影響:佛德本有,為「秘密大乘」所依;臺賢依此說「生佛不二」的圓教

這一適應神學(「為眾生故」)的如來藏、我、佛性、自性清淨心,**是一切眾生本有的**——「佛德本有」說,^[1]為「秘密大乘佛法」所依;^[2]在中國,臺、賢都依此而說「生佛不二」的圓教。

3.從「方便」說

再從方便來說:

(1) 「佛法」: 六念(有點近於一般宗教,但非祈求他力救護)

「佛法」——緣起甚深,涅槃更甚深,解脫生死,真是談何容易!這不是容易成就的, 所以釋尊有不想說法的傳說。佛到底慈悲說法了,有好多人從佛出家,也有廣大的在家 信眾,但解脫的到底是少數。

為了化導大眾,種善根而漸漸的引向解脫(不一定在今生),在正常的八正道外,別有 適應信強慧弱(主要為在家)的六念法門——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心)念自己歸信的三寶功德,念自己持行的戒德,念自己所作的布施功德,念(自己 所能得的)天界的莊嚴。在憂愁,恐怖,特別是瀕臨病重的死亡邊緣,如修六念,可以 心無怖畏而得內心的平安。這有點近於一般宗教,但不是祈求他力的救護。

修念佛等方便,如與慧相應,那信增上人也可能證果,這就是「四證淨」。⁷¹

(2)「大乘佛法」與「秘密大乘佛法」

A. 念佛:從觀「外在的佛」, 進而觀「自身是佛」, 終於求「即生成佛」

由於「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發展為「大乘佛法」。

來就是以前聽了就怕的空無我性。法空性——「真如」是「無差別」的,…〔中略〕…從無差別來說,在眾生就叫眾生界,在佛就叫如來界了。無差別法性,是常恒清涼不變的,佛以此為性,以此為身,所以叫佛性,法身。約真如法性的無差別說,佛是這樣,眾生也還是這樣,所以說一切眾生成就如來藏了。…〔下略〕…

(3)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67~p.268: 法空性雖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但空性就是勝義,是悟而成聖,依而起淨的法性,實為成佛的要因。**這雖是遍一切法,而與迷妄不相應,與無漏淨德是相應的。所以為了引發一般的信解,方便說此法空性為如來藏,佛性,而說為本有如來智慧德相等。**法空性是遍一切一味的,於一切眾生無差別,所以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71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09~p.310:

修學而越入預流果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親近善友,多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為四預流支,**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證的方便。**二、「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成就聖戒」 為四預流支,是**以信戒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證入名得「四證淨」。**

這二者,一是重慧的,是隨法行人,是利根。一是重信的,是隨信行人,是鈍根。**這是適應根機不同,** 方便不同,如證入聖果,都是有信與智慧,而且是以智慧而悟入的。…[中略]…

原始佛教中,雖有此二流,而**依「五根」來統一了信與慧;只是重信與重慧,少慧與增上慧的不同。**將「信」引入佛法,攝受那些信行人,**而終於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才符合佛法的正義。**

(A)初期大乘——觀「外在的佛」

a. 一般的(可淺可深)

「初期大乘」,

[一] 念佛有了非常的發展,如『法華經』說:「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異方便」是特殊的方便: [1] 「念佛」的因行而形成菩薩的六度大行; [2] 念佛而造佛舍利塔,(西元一世紀起) 造佛像,供養、禮拜佛塔與佛像;稱念佛名,

都是成佛的特別方便(釋尊時代是沒有的)。

[二]**偉大的菩薩六度大行,要久劫修行,**[1] 這是怯劣根性所難以奉行的,所以有「往生淨土」的「易行道」;通於一切淨土,而往生西方阿彌陀佛淨土,受到大乘佛教界的尊重。^[2]還有,在十方現在一切佛前,禮拜、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等,也是為怯劣根性說的,**如信願堅固,可以引入正常的菩薩道。**⁷²

易行道的真正意義是:…〔中略〕…五、易行道的攝護信心,

^[-]或是以信願,修念佛等行而往生淨土。到了淨土,漸次修學,決定不退轉於無上菩提,這如一般所說。

[二] 或者是**以易行道為方便,堅定信心,轉入難行道,**如說:『菩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福力轉增,心調柔軟。於諸佛無量功德清淨第一,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及諸大菩薩清淨大行希有難事,亦能信受。……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深生悲心。… …以悲心故,為求隨意使得安樂,則名慈心。若菩薩如是,深隨慈悲心,斷所有貪惜,為施勤精進』(5.041)。**這就是從菩薩的易行方便道,引入菩薩的難行正常道了!**

(2)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三要〉p.78:

^[-]《智度論》說:有菩薩以信(願)精進入佛法,樂集佛功德。**這是大乘中的信增上菩薩,為此 別開易行道。**

[三] 然易行道也就是難行道(智、悲)的方便,所以《十住毘婆沙論》說:初學者,修念佛,懺悔, 勸請等法,心得清淨,信心增長,從此能修智慧,慈悲等深法。

(3)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70:

念佛、懺悔、勸請,**實為增長福力,調柔自心的方便;因此,才能於佛法的甚深第一義生信解心;於苦痛眾生生悲愍心,進修**六度萬行的菩薩行。

這樣,易行道,^[1]雖說發願而生淨土,於淨土修行,^[2]而也就是難行道的前方便。

(4)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92:

然易行道也就是難行的前方便,兩者並非格格不入。《十住毘婆沙論》說:易行道不但是念佛,包含念菩薩、供養、懺悔、隨喜等等,**菩薩依此行門去修,到信心增長的時候,即能擔當悲智的難行苦行。**

對於初心怯劣的根性,一下子叫他發心修大悲大智,是受不了的,或即退心不學。故修學佛法,不妨先依易行道,漸次轉進增上,至信願具足,而後才修難行道。**這麽說來,易行與難行二道,僅為相對的差別,並非絕對的隔離。**

(5)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38~p.139:

然**重智(及慈悲)與重信,只是初入門者的偏重,不是截然不同的法門,**所以『十住毘婆沙論』 卷六(大正二六,四九中——下)說:

「是菩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福力轉增,心調柔軟,於諸佛無量功德清淨第一, 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及諸大菩薩清淨大行,希有難事,亦能信受」。

「信諸佛菩薩無量甚深清淨第一功德已, 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 但以諸邪見, 受種種苦惱, 故深生悲心。……以悲心故, 為求隨意使得安樂, 則名 慈心。……隨所能作, 利益眾生,

⁷² (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 (增註本)》p.307~p.308:

b. 重要的: 觀想念佛(從「念佛三昧」,理會出「是心作佛」、「三界唯心」)

以上所說的念佛法門,是一般(可淺可深)的,**重要的是「觀想念佛」。**73

由於那時的佛像流行,念佛的都念佛的相好莊嚴。觀佛身相而成就的,是般舟(一切佛現在前立)三昧。**依此念佛三昧的定境,而理會出「是心作佛」,「三界唯心」(「虛妄唯識論」者的唯識說,也是從定境而理解出來的)。**

(B)後期大乘——觀「自身是佛」

到了「後期大乘」, 說一切眾生本有如來藏, 我, 自性清淨心,

也就是本有如來德性,於是修念佛觀的,不但觀外在的佛,更觀自身是佛。

|(C)秘密大乘佛法──求「即生成佛」|

「秘密大乘佛法」,是**從「易行道」來的「易行乘」,認為歷劫修菩薩行成佛,未免太迂緩了,於是觀佛身,佛土,佛財,佛業(稱為「天瑜伽」**⁷⁴),而求即生成佛。成佛為唯一目標,「度眾生」等成了佛再說。⁷⁵

發堅固施心。

依『論』所說,修易行道而能成就信心的,就能引生慈悲心,能進修施等六波羅蜜。這可見 菩薩道是一貫的,重信的易行道,重悲智的難行道,並不是對立,而只是入門有些偏重而已。

⁷³ (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22:

⁽¹⁾如易行道的**稱名念佛**,若得一心不亂,也就是念佛三昧。⁽²⁾不過念佛法門的重點,是念佛的身相與功德,舊稱**觀相與觀想念佛。**⁽³⁾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念佛如實相,**那就是**實相念佛,趣入出世的勝義禪觀了。**

淺一些,念佛有懺業障,集善根的功能;**深一些,**就緣相成定,更進而趣入證悟。念佛法門,是 **由淺入深,貫徹一切。**

(2)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105~p.108:

念佛,…〔中略〕…然佛所顯現的境界,[一]在凡夫心境,不出名、相、分別的三類。

- ⁽¹⁾依名起念:這即是一般的**稱名念佛**,是依名句文身起念,…〔中略〕…
- ⁽²⁾ 依相起念:這是**觀想念佛**,…〔中略〕…

(3) 依分別起念:依分別起念,而能了知此佛唯心所現,名**唯心念佛**。前二種依於名相起念,等到佛相現前,當下了解一切佛相,唯心變現,我不到佛那裏去,佛也不到我這裏來,自心念佛,自心即是佛。…〔中略〕…

[二] 若更進一層,即到達念佛法身,悟入法性境界。唯識家說**法有五種,名、相、分別而外,有正智、如如。**無漏的智如,平等不二,是為佛的法身。依唯心觀進而體見一切平等不二法性,即是見佛。…〔中略〕…平常稱此為**實相念佛。**念佛而達此階段,實已斷除煩惱,證悟無生法忍了。

74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28:

如《金剛幕續》所說的「**佛慢瑜伽」,佛慢或作天慢,佛瑜伽也就是天瑜伽,修佛色身也稱為修天色身。** 本來,**天神等是佛異名,《楞伽經》已這樣說了。在印度神教復興中,天與佛的差距,越來越小了**!

75 (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3~p.434:

重信心,重加持,重念佛,雖然往生淨土,不會再退失大心了,而成佛還是遙遠的。一般的宗教信行,總是希望能立即達成理想的。成就佛果是最理想的,可是太難又太久了些!順應世間心行,如來藏我的法門出現:如來的無邊智慧,無邊的色相莊嚴,眾生是本來具足的。在深信與佛力加持下,唯心(觀)念佛法門,漸漸的開展出依佛果德——佛身,佛土,佛財,佛業為方便而修顧,這就是「果乘」、「易行乘」了!

「易行」,本來是為了適應「心性怯劣」的根性,但發展起來,別出方便,反而以菩薩的悲濟大行為鈍根了! [1] 寂靜的《四百五十論釋》說:…[中略] …不修天色身的「大乘」,是不能迅速成佛的。

(D) 評

念佛觀,在佛法的演化中,是**有最深遠影響的!**76

B. 念法

方便道的「念法」,

[一]「初期大乘」中,有了獨到的發展。如『般若』、『法華經』等,^[1]說讀經,(背或諷) 誦經,寫經,布施經典等,有**重於現生利益的不可思議功德,**^[2]並稱般若「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一切咒王」。**咒術,本是「佛法」所禁止的,漸漸的滲入「大乘佛法」,主要是為了護法,降伏邪魔。**

誦經與持咒,有共同的傾向,也與稱名的念佛相通;⁷⁷

[三] 音聲佛事,特別是咒語,成為「秘密大乘」修持的要目。

C. 念天

「念佛」、「念法」外,「念天」是非常重要的!

(A)「佛法」——佛與人間弟子, 勝過天神

「佛法」容認印度群神——天的存在,但梵天、帝釋、四大王眾天的鬼神,佛弟子是不信敬、不禮拜的。佛與在家、出家弟子,諸天卻表示了恭敬、讚歎、歸依、(自動的來)

[2][A] 持祥的《扎拏釋俱生光明論》引文為證說:…〔中略〕…不修佛瑜伽,也就是不修天色身的天瑜伽,是不能成佛的。[B] 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引上說明而加以說明:「故無凡[庸]身相好而可立為色身相好之因,須於彼生新修能感相好等流之因,此(則)除修天瑜伽,更無餘事」;肯定說非此生修天瑜伽,是不可能成佛的(30.052)。這是「秘密大乘」者,別立成佛的理由,與「大乘佛法」所見不同了!…〔中略〕…「大乘佛法」不修天色身,所以不能成佛,但這是「秘密大乘」者的見解。…〔下略〕…

(2) 印順導師《永光集》p.249:

宗喀巴所樹立的黃教,是**通過「菩提道次第」(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廣修菩薩行),而進修神秘、欲樂、他力、急證的「密宗道次第」。**如法尊、能海去拉薩修學,**不都是學得無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來嗎**!

76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3:

佛法甚深——緣起甚深,涅槃更甚深,一般人是難以受學的。為了方便普化,施設「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六念法門,使不幸的人,在恐怖、苦惱或病重時,能內心安定,不失善念,這有點近於一般宗教了。「念(憶念,繫念,觀念)佛」是特別發達的!

大乘興起不久,犍陀羅、摩偷羅一帶,有塑造、繪畫的佛像流行。方便的「念佛」,過去是念佛的功德,現在也取(佛像)相而念佛的色身。一心繫念,佛於自心中現起;依據這種修驗,得出「自心作佛」,「三界唯心」的理論。後期的大乘經說:如來藏、我是相好莊嚴的,自性清淨心是清淨光明的,眾生本具,所以念佛不只是念三世十方佛,更要念(觀)自己是佛。「念佛」,是從「初期大乘」,「後期大乘」,進入「秘密大乘佛法」的通途。

"7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3:

菩薩發菩提心,久在生死修難行大行,精神偉大極了!但在一般人,可說嚮往有心而不免無力承擔的,於是繼承「佛法」的方便,⁽¹⁾說佛前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這是廣義的「念佛」,容易修行,為養成大乘法器的方便。一般的「念佛」方便,著重稱名,有「消業障」,「生淨土」,「不退菩提」,種種的現生利益。⁽²⁾西元前後,經典的書寫流行,為了普及流通,經中極力稱揚讀、誦、書寫、供養經典,有種種現生利益。般若「是一切咒王」,勝過一切神咒,也就承認了世間的神咒。以唱念字母,為悟入無生的方便。

大乘經的音聲佛事:唱字母,稱佛名,誦經,持咒,是「大乘佛法」能普及民間的方便。

護法的真誠 (邪神惡鬼在外)。

佛與人間弟子,勝過了天神,是佛法的根本立場。

(B)「初期大乘」——天菩薩

「大乘佛法」與起,由於『本生』中,菩薩有天神、畜生身的,所以有天菩薩在大乘經中出現,如『海龍王經』,『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密跡金剛力士經』等。『華嚴經』 圓融無礙,有無數的執金剛神,主城神,主地神,……大自在天,來參加法會,都是大菩薩。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也附入了不少的主夜神(女性夜叉)。夜叉菩薩名為金剛手,或名執金剛、金剛藏,在『華嚴經』中,地位高在十地以上。

「初期大乘」經,深(觀)廣(大菩薩行)而與通俗的方便相統一,入世而又有神秘化的傾向。

(C)「後期大乘」——天佛一如(神佛不二)

到了「**後期大乘」**,如『楞伽經』、『大集經』,**說到印度著名的天神,都是如來的異名;在鬼、畜天的信仰者,所見的如來就是鬼、畜。**

在理論上,達到了「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這是與印度教的興盛有關的。

(D)「秘密大乘佛法」

a. 敘事

到了「秘密大乘佛法」, 念天的影響更深。如

- [一] 倣五部夜叉,及帝釋在中間,四大天王四方坐的集會,而有**五部如來的集會方式。**
- [三] 天菩薩著重忿怒相,欲樂的身相。⁷⁸觀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名為天慢。而忉利天與四** 大王眾天的男女交合而不出精,也成為實現大樂,即身成佛的修證理想。⁷⁹
- [三] **欲界天神——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融入佛教**,不但有五甘露——尿、屎、骨髓、精、血,五肉——狗肉、牛、馬、象、人肉等鬼神供品;而「佛法」所禁止的咒術以外, 占卜、問鏡⁸⁰、觀星宿,火祭——護摩,**這些印度神教的,都納入「秘密大乘」。**

b. 評論

(a) 方便出下流(不能「方便(而上流)至究竟」)

民間信仰的鬼神,進入「秘密大乘」的堂奧: [1] 有**手執武器,忿怒相的天菩薩(或佛所示現)。** [2] 溼婆 天派有「性力」崇拜,「秘密大乘」也有**相抱相合的(俗稱)歡喜佛。**

適應與融攝神教,「佛天一如」的具體化,為「秘密大乘」的特色!

我發現,「**佛法」中所說的高下,「秘密大乘」每每是顛倒過來說。**

- ^[-1]如在佛法中,欲界天的四大王眾天等,男女合交而不出精,是低級的;眼相顧視而成淫事的他化自在天,是高級的;如向上更進一層,那就是離欲的梵天了。
- [三] 「秘密大乘」倒過來說:眼相顧視而笑的,是最低的事續;二二交合而不出精的,是最高的無上瑜 伽續。

⁷⁸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

⁷⁹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p.206:

⁸⁰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37: 問鏡,問童女,問天(神),…「下略」…

念天而**演變到以「天(鬼神)教」方式為佛法主流,真是世俗所說的「方便出下流」了!**

⁸¹(1)案:以為密教高於顯教,秘密大乘佛法的無上密為最高,不以為是世界悉檀。

(2)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4~p.a5:

「佛法」說到了「念天」,菩薩本生中,有以天、鬼、畜生身而修行的,「大乘佛法」也就出現了「天(大力鬼王、高等畜生)菩薩」。帝釋等每說陀羅尼——明咒護法,咒語漸漸重要起來。「後期大乘」的『楞伽經』等,進一步說:印度民間信仰的天,鬼神,古仙,都是佛的異名,佛所示現的,**奠定了「佛天一如」的理論。**

西元三世紀起,印度梵文學復興,印度教也漸漸興起。在「大乘佛法」的方便道,及如來果德的傾向下,適應外在情勢,發展為「秘密大乘佛法」,多與神(天)教相通。如教典不名為「經」,而名怛特羅(續)。取「奧義書」式的秘密傳授,師長的地位重要起來。咒——佛、菩薩等的真言,是「語密」。神教的手印,佛法也有了,是「身密」。護摩——火供(「佛法」所禁止的),成為自利利他的重要事業。民間信仰的鬼神,進入「秘密大乘」的堂奧:⁽¹⁾ 有手執武器,忿怒相的天菩薩(或佛所示現)。⁽²⁾ 溼婆天派有「性力」崇拜,「秘密大乘」也有相抱相合的(俗稱)歡喜佛。適應與融攝神教,「佛天一如」的具體化,為「秘密大乘」的特色!

「大乘佛法」的菩薩大行太難了,一般傾向於重「信」的「易行道」。恰好如來藏是佛智與色相莊嚴的本來具足,與「念佛」的是心作佛,自心是佛相通,「秘密大乘」這才觀自身是佛——「天慢」,發展為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即身成佛,不用修利濟眾生的菩薩大行,等成了佛再來利濟眾生。難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對一般人來說,真可說太好了!

大乘經中,十方世界的佛、菩薩多極了,再加入印度群神,不免雜亂。「秘密大乘」作了有組織的序列,如『瑜伽續』以中央毘盧遮那,及四方四佛,分五部(族)而統攝一切。**五方五佛,是仿照忉利天主帝釋在中央,四方來的四大天王四面坐的集會方式。帝釋是執金剛(杵)的夜叉;夜叉是一向分為五族的。夜叉王——執金剛,金剛手,金剛藏,普賢(坐六牙白象,與帝釋相同),是「秘密大乘」的當機者。忉利與四大王眾天,是欲界的地居天,天龍(鬼畜)八部的住處。欲界是有淫欲的,地居天形交成淫而不出精,正是「無上瑜伽續」,修天色身,貪欲為道的理想境界。太虛大師稱「秘密大乘」為「依天乘行果而趣佛果」,這是不以人事為本,適應印度神教,以天(鬼神)法為本的大乘。**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139~p.141:

問:密宗的「雙修法」真能當作修行方法嗎?

答:**說到佛法,我們必須從現實世間來探討。**佛法是怎樣出現於我們這個世界的?當然是二千五六百年以前,從印度釋迦牟尼佛而來的。釋迦佛以前,講修行,講證悟,印度的外道,也是多的很。但就佛法而言,佛法有超越外道的不共處,這是從釋迦佛而開始的。

「修雙身法才能成佛」,釋迦佛無此說;「淫欲為道」,是大邪見。⁽¹⁾ 若說這是其他的佛,他方世界佛說的,那麼說的是什麼語言呢?不管怎麼說,密宗還是用印度語文來記述的。歷史到底是歷史,雖然傳說,記錄上有些差異,但釋迦佛在什麼時候?佛怎麼說?到了那裏?有那幾位國王、長者供養?又發生什麼事?……等等,這是實際的,不是理想的。⁽²⁾ 如說釋迦佛說的是方便,不究竟,出現於千百年後的佛說,才是究竟,那就不好說了。如說到中國的儒家,總是推源到孔子,如果以孔子所說為方便不究竟,而大談其他的才是真正儒家,那便是笑話奇談了。

我們生在欲界,「欲」是生死的根源。古人往往把男女之欲(新生命由此而來)看得非常的神秘,我在『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一書中,便提到了這些。在印度,如遍行外道;在中國,如道家的一部分,都有以兩性交合為修道的。他們大抵利用固有的文字,而作象徵比喻的暗示,外人不容易了解他說的是什麼。在「秘密大乘佛法」中,如金剛、蓮華、入定等,都被利用以說明這一著。

依釋迦的「佛法」而言,這都是出發於世間心的生死事。佛教出家的僧團,是修持清淨梵行的, 遠離男女之欲。但出家者多了,如不能正確的理解,內心的欲念不清淨,慢慢的會引起性心理的 變態。對一個修定者而言,如應用念息方便的,由於重視身體的異常經驗,修脈、修明點,而演 為雙身法。

在「大乘佛法」中,已有潛流,如譯『大般涅槃經』的,宣說常樂我淨的曇無讖,就是「善男女」

(b) 「念佛」與「念(欲)天」的最高統一

重信仰,重秘密(不得為未受法的人說,說了墮地獄),重修行,「索隱行怪」的「秘密大乘佛法」,是**「念佛」與「念(欲)天」的最高統一。**

五 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

(一) 「龍樹四悉檀與覺音四部注釋書名」對比

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求中,發現了一項重要的判攝準則。

南傳佛教的覺音三藏,我沒有能力讀他的著作,但從他四部(阿含)注釋書名中,得到了啟發。他的四部注釋,『長部』注名「吉祥悅意」,『中部』注名「破斥猶豫」,『相應 (即「雜」)部』注名「顯揚真義」,『增支部』注名「滿足希求」。

四部注的名稱,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四宗,四理趣)⁸²有關,如「顯揚真義」與第一義悉檀,「破斥猶豫」與對治悉檀,「滿足希求」與各各為人(生善)悉檀,「吉祥悅意」與世界悉檀。⁸³深信這是古代傳來的,對結集而分為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

交接之術」的。不過大乘佛教的主流,還是反對這一類的。特別是由於這一類「幻法」,引起罽賓 滅法的法難,為大乘佛教界所痛心疾首的。不過到了西元八、九世紀,後來居上,成為佛教末期 的主流。

釋迦佛的時代,印度的教派相當多,對於各式各樣的神教,佛是重於啟發感化,採取溫和的革新,而不是強烈的、鬥爭的,即使是批評,也不是攻擊性的。佛採取印度固有文化中,合於真理、道德,有用的部份,而引入不共世間一般的,佛陀自覺的佛法。**世俗迷信,多數是不取的,小部分給以新的意義。**

一般人較少了解印度神教,如能多知道些,就會知道密宗的內容,大部分是從印度神教轉化過來的。如「護摩」,就是火供養。原始的宗教莫不如此,當牛羊等被燒時,發出了氣味,神便接受了。如印度的婆羅門教、猶太教,中國古代宗教,都是如此。但釋迦佛說法,並不採取這種火供,而說有意義的三火——供養父母名根本火,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可是密宗又攝取了它。在密宗裏,所供養的許多佛菩薩,其實都是夜叉像、龍王像。這到底是佛的神化呢?還是神的佛化呢?還是神佛不二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⁸²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29~p.31:

施教宗旨: 佛法是適應眾生的根機而安立的,需要什麼,就為他說什麼。如《智論》所說的**四悉 檀,即是佛陀應機說法的四大宗旨。**說法的宗旨雖多,但總括起來,不出此四。

- 一、世間悉檀,以引起樂欲為宗。…〔中略〕…
- 二、為人悉檀,以生善為宗。…〔中略〕…
- 三、對治悉檀,以制止人類的惡行為宗旨。…〔中略〕…
- 四、第一義悉檀,這以顯了真義為宗,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不信解這甚深的真義,而修行趣證, 是決不能了脫生死,圓成佛道的。所以佛依第一義悉檀說,是究竟的了義說,這才是佛法的心髓。

龍樹說:「三悉檀可破可壞,第一義悉檀不可壞」。…〔下略〕…

- 83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89~p.491:
 - ^[一]**說一切有部的『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一(大正二三・五0三下——五0四上),曾這樣說:

「為諸天世人隨時說法,集為**增一,是勸化人所習。**為利根眾生說諸深義,名**中阿含,是學問者所習。**說種種禪法,名**雜阿含,是坐禪人所習。**破諸外道,是長阿含」。

大體說來,這一分類,是有實際意義的。在說一切有部中,「增壹阿含」是**(持經)「譬喻師」,**「中阿含」是「**阿毘達磨者」,**「雜阿含」是「**禪師」所特重,近於事實。**

說一切有部**論義特色,多半依(說一切有部的)「中阿含」而成立;「中阿含」重於分別法義,所以說是「學問者所習」。**從『瑜伽師地論』,**以「雜阿含」為佛法本源來說,「雜阿含」是「坐禪人所習」,**

主要宗趣。

(二) 依「四悉檀」判攝阿含

1. 判攝四阿含

民國三十三年秋,我在漢院講『阿含講要』,先講「四阿含經的判攝」,就是**依四悉檀而** 判攝四阿含的。

2. 判攝雜阿含的三分

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知道**原始的結集,略同『雜阿含』,而『雜阿含』是修多羅,祇夜,記說等三分集成的。以四悉檀而論,**「修多羅」是第一義悉檀;「祇夜」是世界悉檀;「記說」中,弟子記說是對治悉檀,如來記說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佛法有四類理趣,真是由來久矣!

3. 結明: 判攝, 是約「主要理趣」

這可見,『雜阿含』以第一義悉檀為主,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進一步的辨析,**那「修多羅」部分,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所以這一判攝,是約聖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說的。**

四悉檀傳來中國,天臺家多約眾生的聽聞得益說,**其實是從教典文句的特性,所作客觀**

也非常適合。

這一傳說,應有古老的傳說為依據的。

[三] 覺音有四部的注釋,從注釋的書名中,表現了「四阿含」(四部)的特色。

長部注:(吉祥悅意) 中部注:(破斥猶豫) 相應部注:(顯揚真義) 增支部注:(滿足希求)

(三)**龍樹有「四悉檀」的教説,**如『大智度論』卷一(大正二五・五九中)說:

「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 四悉檀中,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

「悉檀」, 梵語 siddhānta,譯為成就、宗、理。**四種悉檀,是四種宗旨,四種道理。**四悉檀可以「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龍樹四悉檀的判攝一切佛法,到底根據什麼?說破了,這只是依於「四阿含」的四大宗旨。**

以四悉檀與覺音的四論相對比,就可以明白過來。⁽¹⁾「吉祥悅意」,是「長阿含」,「世界悉檀」。如『闍尼沙經』、『大典尊經』、『大會經』、『帝釋所問經』、『阿吒囊脈經』等,是通俗的適應天神信仰(印度教)的佛法。思想上,「長含」破斥了外道,而在民眾信仰上融攝他。諸天大集,降伏惡魔;特別是『阿吒囊脈經』的「護經」,有「守護」的德用。⁽²⁾「破斥猶豫」,是「中阿含」,「對治悉檀」。「中阿含」的分別抉擇以斷疑情,淨除「二十一種結」等,正是對治的意義。⁽³⁾「顯揚真義」,是「雜阿含」,「第一義悉檀」。⁽⁴⁾『增壹阿含』的「滿足希求」,是「各各為人悉檀」。適應不同的根性,使人生善得福,這是一般教化,滿足一般的希求。龍樹的四悉檀,與覺音四論的宗趣,完全相合,這一定有古老的傳承為依據的。…〔中略〕…

···〔中略〕···集一切佛法為四阿含,在古代的傳承中,顯然有一明確的了解。『薩婆多毘尼毘婆沙』,也是同一傳說。由於說一切有部論師,過分重視「中阿含」,這才以究明「深義」為「中阿含」,而有小小的差異。

千百年傳來的四含宗義,在現在看來,仍不失為理解佛法開展的指針(57.002)。

的判攝。84

(三) 依「四悉檀」判攝四期佛教

1.總說(表示)

依此四大宗趣,觀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也不外乎四悉檀,如表:

佛法……與揚真義

「初期……對治悉檀………破斤猶豫

大乘佛法

L後期……各各為人悉檀……滿足希求

秘密大乘佛法………世界悉檀………吉祥悅意

2. 別詳

五十九年所寫成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我從教典的先後,作了以上的判攝。 這裏再為敘述:**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是**

(1)「佛法」——「第一義悉檀」

一、以『雜阿含經』(『相應部』)為本的「四部阿含」(四部可以別配四悉檀),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

(2)「初期大乘」——特色是「對治悉檀」

二、「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經」,廣說一切法空,**遣除一切情執,**契入空性。 『中論』說:「如來說空法,**為韓諸見故」**,是依『寶積經』說的。⁸⁵**所以「大乘空相應經」的特色,是「對治悉檀」。**⁸⁶

龍樹的四悉檀,與覺音四論的宗趣,完全相合,這一定有古老的傳承為依據的。徹底的說起來,**佛法的宗旨,佛法化世的方法,**都不外乎這四種。每一阿含,都可以有此四宗;但就每一部的特色來分別,…〔中略〕…**這一佛法的四大方針,在佛法的實際應用中,也是一樣。所以教人修習禪觀,就有「四隨」,**如『摩訶止觀』卷一上(大正四六・四下)說:

「佛以四隨說法:隨(好)樂,隨(適)宜,隨(對)治,隨(勝)義」。

天台學者,早就以「四隨」解說「四悉檀」。

85 (1)《大寶積經》卷 112 〈普明菩薩會第 43〉(大正 11,634a13-19):

如是迦葉! **等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除。**迦葉! 譬如醫師授藥令病擾動,是藥在內而不出者,於意云何,如是病人寧得差不?不也,世尊! 是藥不出其病轉增。如是迦葉!**一切諸見唯空能減,若起空見則不可除。**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167~p.1168:

『大寶積經』卷一一二『普明菩薩會』(大正一一・六三四上)說:

「迦葉!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迦葉!非無人故名曰為空,但空自空。……當依於空,莫依於人!若以得空便依於空,是於佛法則為退墮。如是迦葉! **寧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依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陰」。**

依經文所說,空見是比我見更惡劣的。…〔中略〕…這一段經文,非常的著名!『中論』引經說:「大聖說空法,為雜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不能正觀空,鈍根則自害,如不善咒術,不善捉毒蛇」(116.007)。…〔下略〕…

⁸⁶ 參見下節〈六 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所說:「中期是「大乘法」的興起,是菩薩行為本而通於根本佛法的。**依涅槃而開展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說。**^[1] **涅槃是最甚深的,當然可說是第一義**

⁸⁴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90~p.491:

(3)「後期大乘」——重在「為人生善悉檀」(有「易行」誘導的傾向)

三、「大乘佛法」後期,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我、佛性說,**點出眾生心自性清淨,為生善、成佛的本因,重在「為人生善悉檀」。**「各各為人生善」,是多方面的。

[一]心自性清淨,就是「心性本淨」,是**出於「滿足希求」的『增支部』的。『成實論』也說:「佛為懈怠眾生,**若聞心本不淨,便謂性不可改,則不發清淨心,**故說本淨」。**在「後期大乘」中,**就成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我、佛性說**:⁸⁷這是一。

[二] **如來藏說,是念自己身心中有佛。**「初期大乘」的念佛往生淨土,念佛見佛的般舟三昧;「佛法」六念中念佛,**都是為信增上者,心性怯劣怖畏者說的**:這是二。

這些「為人生善」的教說,都有「易行」誘導的傾向。

(4)「秘密大乘佛法」——融攝神教所有行儀,從欲樂中求成佛是「世界悉檀」

四、「秘密大乘佛法」的流行,**融攝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儀。**如說:「劣慧諸眾生, 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著。……為度彼等故,隨順說是法」。⁸⁸在修持上,重定力,**以欲 天的佛化為理想,所以在身體上修風,修脈,修明點,從欲樂中求成佛,**⁸⁹是「世界悉

悉檀,⁽²⁾但重點的開展,顯然存有「對治」的特性。

87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69:

《增支部》〈一集〉這樣(南傳一七・一五)說:

「比丘眾**!此心極光淨,而客隨煩惱雜染**,無聞異生不如實解,我說無聞異生無修心故」。

「比丘眾!此心極光淨,而客隨煩惱解脫,有聞聖弟子能如實解,我說有聞聖弟子有修心故」。

這是『阿含經』中明確的心明淨說。心是極光淨的,使心雜染的隨煩惱,是「客」,可見是外鑠的,而不是心體有這些煩惱。**心清淨而與客塵煩惱發生關係,是如來藏說的重要理論,不能不說是淵源於『阿含經』的!**

- 88《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1〈入漫茶羅具緣真言品2〉(大正18,5a1-5): 劣慧諸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著,恒樂諸斷常,時方所造業,善不善諸相,盲冥樂求果,不知 解此道,為度彼等故,隨順說是法。
- 89(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7~p.440:

重信心,重加持,重修行「貪欲為道」的「秘密大乘佛法」中,「無上瑜伽續」分「父續」,「母續」,有『密集』,『時輪』,『勝樂』,『喜金剛』等多部,因傳承修驗不同,修行的名目與次第,也不能一致。在勝義觀中,有依「中觀見」的,有依(如來)「藏心見」的,(我以為「藏心見」是主流)**然不同中有一共同傾向,就是怎樣轉化現生的業報身為如來智身。**

重在「修天色身」(「生起次第」是勝解觀,「圓滿次第」是真實觀)**,所以在色身上痛下功夫,這就是「無上瑜伽」貪欲為道」的特色。**轉業報身為佛[天]身的修持, 扼要的說, 如『教授穗論』(30.063) 說:

「修金剛念誦者, 遮止左右風動, 令入中脈。爾時猛利本性熾然, 溶化諸界, 證大樂輪」。 試略為敘說。一、**脈:**…[中略]…

二、風:…〔中略〕…

三、明點或譯春點:明點是人身的精液,但不限於(男)精子、(女)卵子,而是與身體的生長、 壯盛、衰老有關的一切精液。依現代名詞說,如男女兩性荷爾蒙等。…〔中略〕…在人來說,這是「生」 的根源;約佛說,也是成就佛色身的根源。所以明點也稱為菩提心。在五種(願菩提心,行,勝 義,三摩地,明點……赤白二)菩提心中,明點菩提心是最殊勝的。…〔中略〕…修軍荼利氣與火熱, 能溶化一切精力為明點,成為轉業報身為天色身的前提,所以赤白菩提心,也名為軍荼利(或譯 為「滾打」)菩提心。如修到提、降、收、放自在,明點降到摩尼端不會漏失,就應該與實體明妃, 進行「蓮華、金剛杵相合」,而引發不變的大樂。…〔中略〕…這樣的修行,如勝義光明與如虹霓的 幻身,無二雙運,達到究竟,就能即身成佛了。

檀」。

(5)喻:四期聖典,如乳一再加水賣,終於「佛法真味淡,印度佛教也不見」 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

我應用牧女賣乳而一再加水為喻:為了多多利益眾生,不能不求適應,不能沒有方便,如想多賣幾個錢,而在乳中加些水一樣。**這樣的不斷適應,不斷的加入世俗的方便,四階段集成的聖典,如在乳中一再加水去賣一樣,終於佛法的真味淡了,印度佛教也不見了!**

|(四) 依「四悉檀」再次說明:與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

1. 一切聖典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不同適應的底裏,直接佛的自證)

這一判攝,是佛法發展階段的重點不同,不是說「佛法」都是第一義悉檀,「秘密大乘佛法」都是世界悉檀,所以說:「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裏,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佛法的世界悉檀,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因為這還有傾向於解脫的成分」。

這一切都是佛法;「**秘密大乘」是晚期佛教的主流,這是佛教史上的事實,**所以我不能同意「入篡正統」的批評。⁹⁰都是流傳中的佛法,所以不會徹底否定某些佛法。

即身成佛,非修天色身不可,非與明妃實行和合大定不可,所以這一修行,名為「具貪行」。西藏所傳,也有說不修實體明印,修「智印」觀想杵蓮和合,達樂空不二),也可以成佛。然以「貪欲為道」,「以欲離欲」為方便,是一致的定論(30.067)。

(2)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62~p.363: 惑業由分別,分別由於心,心復依於身,是故**先觀身。**

空,是要觀眾生與一切法都是性空的。龍樹繼承佛說的獨到精神,以為初學的,應先從觀身下手。這有什麼意義呢?因為生死是由於惑、業,「惑、業由」於「分別」,這已如上面說過。此惑亂的妄「分別」,是「由於心」。從人類,眾生能發心學佛的來說,「心」又是「依於身」的。從依心而起惑造業來說,佛法分明為由心論的人生觀;重視自心的清淨,當然是佛法的目的。然心是依於身的,此身實為眾生堅固執著的所在。貪、愛、喜、樂阿賴耶,所以生死不了;而阿賴耶的所以愛著,確在『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5.072)的取著。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幾乎都是為了此身。身體是一期安定的,容易執常,執常也就著樂、著淨,這是眾生的常情。反而,心是剎那不住的,所以如執心為常住的,依此而著樂、著淨,可說是反常情的。這只是神學與哲學家的分別執,論稱為『如梵天王說』(5.073),也就是婆羅門教的古老思想。所以,如眾生專心染著此身體,是不能發心,不能解脫的大障礙,「是故先」應該「觀身」。佛說的道品,以四念處為第一,稱為一乘道。四念處又以觀身為先,觀身不淨,觀身為不淨,苦,無常,無我,就能悟入身空。對身體的妄執愛著,能降伏了,再觀身心世界的一切法空——無我無我所,就能趣人解脫。佛法中,有的直捷了當,以心為主。理解是唯心的;修行是直下觀心的。這與一般根性,愛著自身的眾生,不一定適合。因為這如不嚴密包圍,不攻破堡壘,就想擒賊擒王,實在是說來容易做來難的。自身的染著不息,這才有些人要在身體上去修煉成佛呢!

- 90 (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17: 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識學者,**他不滿真常唯心論,稱之為「入篡正統」,那是不承認他是佛法的。**對 於末期的秘密乘,當然沒有好感。他所以要批評《印度之佛教》,只是為了辨論空宗與有宗,誰是 了義的,更好的。我寫了〈空有之間〉,以表示我的意見。
 - (2)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空有之間〉p.108: 龍樹、無著間,若必求其有所同者,則同為南北印佛教綜合者,同有淨化真常唯心論之跡也。然 真常唯心論不因此而衰,以真常攝性空,以唯心攝唯識,融冶世俗而大成於密教。故吾從印度佛 教之趨勢以觀其變,不能不以真常唯心論為後期佛教之正統。

2. 由於「純正的、適應現代的要求」,而與古德的意見不同

(1)「為佛法,為佛法適應現代」而學

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

我是^[1] 為佛法而學,^[2] 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的,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探索其發展的脈絡,而了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而作^[1] 更純正的,^[2] 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

(2) 判: 立本本教, 宏闡中期(天化應慎), 攝後期確當, 以復興佛教暢佛本懷

由於這一立場,三期、四期的分判,相當於古德的分判,而意見不同,**主要是由於**^[1] **納正的、**^[2] **適應現代的要求。**

也就作成這樣的結論:「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指「初期大乘」)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1]復興佛教而[2]暢佛之本懷也數」!

六 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

(一)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

什麼是「立本於根本佛教 91 之淳樸」?

1. 總說:阿含與律的「三寶」,是樸質而親切——人間三寶

佛弟子所應特別重視的,是一切佛法的根源,釋尊的教授教誡,早期集成的聖典——「阿 含」與「律」[毘尼]。

在「阿含」與「律」中,**佛、法、僧——三寶,是樸質而親切的。**92

2. 別釋

(1) 佛寶——佛出人間

「佛」是印度迦毘羅衛的王子,經出家,修行而成佛,說法、入涅槃,**有印度的史跡可考。**《增賣阿含經》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

[1] 佛不是天神、天使,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 ^[2] 也只有生在人間,才能受持佛法,體悟真理[法]而得正覺的自在解脫,所以說:「人身難得」。⁹³

既「入篡正統」,即不能以唯識統之;亦不能以其有違法印,而改變此一段史實也!或有欲攝真常唯心於旁流者,然^[1]**就義理言,**斥之可也,是之可也,攝之於旁流可也。^[2]**自歷史言,則後期佛教確為此一思潮所支配,何得不以此為正統?**

我以為,^[1] **佛陀時代,四五(或說四九)年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2] 大眾 部與上座部分立以後,是「部派佛教」。^[3] 佛滅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人類的特勝 五趣中,^[1] 平常以為天上最好,地獄最苦,這是一般宗教的傳統見識。怕墮地獄,求生天國,是他們共同的要求。^[2] 佛法獨到的見地,卻以為人間最好。

這因為一切有情中,^(A) 地獄有寒熱苦,**幾乎有苦無樂;**畜生有殘殺苦,餓鬼有饑渴苦,也是**苦多於樂。**^(B) 天上的享受,雖比人類好,**但只是庸俗的,自私的;那種物質欲樂,精神定樂的陶醉,**

⁹¹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

^{93 (1)}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2~p.56:

結果是墮落。

所以人間最好,經中常說「人身難得」的名言。《增含·等見品》說:某「天」五衰相現——將死時,有「天」勸他說:你應求生善趣的人間。人間有什麼值得諸天崇仰呢?經上接著說:「堵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這即是說:諸佛皆在人間成佛,所以人為天的善趣,值得天神的仰慕。

成佛,是體悟真理,實現自由。佛陀說法,即是宣揚此真理與自由之光。真理與自由,是天國所沒有的,有的只是物欲與定樂。諸天是享樂主義者,不能警覺世間的苦難,不能策發向上, 所以惟有墮落,不能獲得真理與自由。

釋尊曾說:「我今亦是人數」(增含·四意斷品)。這可見**體現真理而解脫成佛,不是什麼神鬼或天使,是由人修行成就的。惟有生在人間,才能禀受佛法,體悟真理而得正覺的自在,這是《阿含經》的深義。**

我們如不但為了追求五欲,還有更高的理想,提高道德,發展智慧,完成自由,那就惟有在人間才有可能,所以說「人身難得」。

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人間有什麼特勝?這可以分為四點來說:

一、環境:天上太樂,畜生、餓鬼、地獄——三途太苦。**太樂了容易墮落,太苦了也無力追求真理與自由。**

人間也有近於這兩邊的形態:如生活寬裕,遺產豐富的,由於物質的過分享受,窮奢極欲,每每 汩沒自己,弄到墮落而後已。反之,太貧苦了,由於生活的逼迫,為衣食等所苦,或作殺盜等惡 業,少有機會能從事學問,追求真理與自由。苦樂均調的人間,尚有此種現象,何況極樂的天堂, 極苦的地獄!經上說:帝釋天為了佛法,特來世間稟受,但他在享受五欲時,竟然完全忘記了。

太樂太苦,均不易受行佛法,唯有苦樂參半的人間,知苦而能厭苦,有時間去考慮參究,才是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的道場。

二、惭愧:《增含·慚愧品》說:「以其世間有此二法, ……不與六畜共同」, 這是人畜的差別處。 人趣有慚愧心, 惭愧是自顧不足, 要求改善的向上心; 依於尊重真理——法, 尊重自己, 尊重世 間的法制公意,向「輕拒暴惡」,「崇重賢善」而前進。這是道德的向上心, 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 力, 為人類所以為人的特色之一。

三、智慧:⁽¹⁾ 三惡趣是缺少智慧的,都依賴生得的本能而動作。⁽²⁾ 人卻能從經驗的記憶中,啟發 抉擇、量度等慧力,能設法解決問題。^(A) 不但有世俗智,相對的改善環境、身心,⁽²⁾ 而且有更高 的智慧,探求人生的秘奧,到達徹底的解脫。**人間的環境,苦樂兼半,可以從經驗中發揮出高尚 的智慧。如不粗不細的石頭,能磨出鋒利的刀劍一樣。**

四、堅忍: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即堪忍的意思。**這世間的人,能忍受極大的苦難,為了達到某一目的,犧牲在所不惜,非達到目的不可。**這^[1]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2]但如以佛法引導,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即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

這四者,環境是從人的環境說;後三者,是從人的特性說。《婆沙論》解說人為「止息意」、「忍」、「末奴沙」三義;《起世經》等說「勇猛」、「憶念」、「梵行」三事的勝於天上,與今所說的三者相同。

慚愧——止息意——梵行勝 智慧——末那沙——憶念勝 堅忍——忍———勇猛勝

這樣,諸佛皆出人間成佛,開演教化,使人類同得正覺。**佛法不屬於三途,也不屬於諸天,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學者。**

人生如此優勝,難得生在人間,又遇到佛法,應怎樣盡量發揮人的特長,依佛陀所開示的方法前進。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

若不能保持,因惡行而墮入三途,或受神教定樂所蒙惑,誤向天趣——長壽天是八難之一,**那可以說是辜負了人身,「如入寶山空手回」!**

- (2)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88~p.94:
 - 一、憶念(末那沙)勝:末那沙即人的梵語,與末那(意)同語。…[中略]…這生得的智力,即是

「佛出人間」,佛的教化,是現實人間,自覺覺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間佛教」,而不應該鬼化、神化的。**不過在佛法的長期流傳中,由於「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不免漸漸的理想化、神化,而失去了「如來兩足[人]尊」的特色!**94

本能。但人類的生得慧,經過學習發達成高深的智力。**其他動物,從加行而起的智力,雖也多少有一些,但比起人來,是太微渺了。**…[中略]…

二、梵行勝:…〔中略〕…

…〔中略〕…有人說:樹也知道傾向光明;狗子也會對主人表示殷勤,負責守護。然人是不同的!人知道是非、好壞,雖不一定能實行,或者作惡,但即使做了壞事,無意中會覺得不是,心中總不免「良心負疚」。那些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大惡人,有時也會意識到自己的不是。雖然由於環境的熏染,社會的習慣,使某些不合理的行為,竟也心安理得,不能自愧。但既為人類,這種向善善程惡的自覺——惭愧,僅是多少不同,對象不同,而決非全無的。所以雖為環境等誘惑或逼迫而墮落,但人人有惭愧心現前,而能導使改過自新。…〔中略〕…〔1〕其他的眾生,從本能所發,而不能不如此作,所以墮落不深,地獄、畜生、餓鬼,是很少會因作惡而墮落的。〔2〕〔A〕人有自覺的道德意識,知慚知愧,也有故意作惡,無慚無愧。所以人——特別是學佛法的,墮落也墮得重,上進也上進得徹底。「B」墮落後可生起向善難惡的力量,悔改自拔,也是人類的特色。

有以為:天空的行雁齊齊整整的排成人字或一字,說這是雁的(知序)道德。狗會守門,說是狗的(有義)道德。不知**道德是重於自覺的,可以不這樣作,而覺得非這樣作不可,這才是道德的價值——或不道德的。良好的習慣,只可說是道德的成果而已。如天國的良善勝於人間,但這還不免墮落多於勝進,因為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也算不得崇高的德行。所以,如大家都那樣的胡作妄為,如了解為顛倒罪惡,那必要立定腳跟,任何苦難都不妨,卻決不附和遷就,這才是人性中道德力的高尚表現。德行——即梵行,梵行為清淨而非穢惡的行為,這是人類所有的特性。**

三、勇猛勝: ··· [中略] ··· ^[1] 牛、馬,也是能耐苦的。但那是受到人類的控制,頸上架了軛,身上挨著鞭策,這才會忍苦去工作,如沒有人管制牠,牠是會躺在田塍休息的。^[2] 人類,雖也受有生活的逼迫,但每能出於自發的,覺得自己應這樣做的,即奮力去做成。··· [中略] ···

經上說,人的特勝中,這三者,是眾生與諸天所不及的。**雖不是盡善盡美的,不如菩薩的清淨圓滿,但已足以表示出人類特點,人性的尊嚴。我們既然生得人身,應利用自己的長處,日求上進。**

(3)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31~p.133:

二 唯人為能學佛

一、人類的特勝:一般來說,人雖自尊心極強,卻都看輕自己,覺得自己太渺小,不肯擔當 大事,為最高理想而努力。這是頂錯誤的,其實人是頂有意義的。

佛法說,在六道眾生中,地獄太苦,餓鬼饑餓不堪,那裡會發心學佛?畜生也大多是愚昧,不能了解學佛。阿修羅猜疑心大,不能堅信佛所說的話,又加上瞋恨心強,喜歡鬥爭。天國,享福都來不及,更沒有心學佛。所以「三途八難」中,長壽天便是八難之一。**因此,佛經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只有人最為難得,才能學佛。**

有人問:神教與佛教有什麼不同?我說:**神教說人間不如天上,佛教說人間更好。既得人身,不要錯過他,應該尊重人身,發揮人的特性而努力向上,這是佛教的一大特色。**

人有什麼好呢?**經說人有三特勝,天上也不及我們。大梵天、上帝,雖然高貴,但都不及人的偉大。因人有三種特勝,所以佛特地在人世成佛,教化人類,向佛學習。…**[中略]…

二、從人道直趣佛道: … [下略] …

94 (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7:

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能時時回顧,不忘正法,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 佛陀!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4~p.15:

釋尊是人而佛,佛而人的。人類在經驗中,^{[1] [A]} 迫得不滿現實而又著重現實,^[B] 要求超脫而又無法超脫。^{[2] [A]} 重視現實者,每缺乏崇高的理想,甚至以為除了實利,一切是無謂的遊戲。^[B] 而傾向超脫者,又離開現實或者隱遁,或者寄託在未來,他方。**崇高的超脫,平淡的現實,不能和諧**

(2)僧寶——依六和敬而精進修行,自利利他,達成「正法久住」

「僧」(伽),是從佛出家眾弟子的組合。佛法是解脫道,依聖道修行而實現解脫,在家、出家是一樣的。但在當時——適應那時的印度風尚,釋迦佛是出家的;佛法的傳宏,以佛及出家弟子的遊行教化而廣布,是不容爭議的。適應當時的社會,在家弟子是沒有組織的。

對出家眾,佛制有學處——戒條,且有團體的與經濟的規制。出家眾的組合,名為僧伽,僧伽是和樂清淨(健全)的集團。和樂清淨的僧伽,內部是平等的,民主的,法治的,以羯磨⁹⁵而處理僧事的。

[1] 出家眾,除衣、缽、坐臥具,及少數日用品外,是沒有私有財物的。^[2] 寺院、土地、財物,都屬於僧伽所有,^[A]而現住眾在合法下,**可以使用。**^[B]而且,這**不是「現前(住)僧」所有**,佛法是超越民族、國家的,只要是具備僧格的,從各處來的比丘(及比丘尼),如長住下來,就與舊住的一樣。所以**僧伽所有物,原則是屬於「四方僧」的。**

僧伽中,思想是「見和同解」,經濟是「利和同均」,規制是「戒和同遵」。這樣的僧伽制度,才能和樂共住,精進修行,自利利他,達成正法久住的目的。^{96 [2]}但「毘尼[律]是世界中實」,在律制的原則下,不能沒有因時、因地的適應性。可惜在佛法流傳中,^[1]重律的拘泥固執,漸流於繁瑣形式。^[2]而一分專重修證,或重入世利生的,卻不重毘尼,不免形同自由的個人主義。⁹⁷

合一,確是人間的痛事。到釋尊即人成佛,才把這二者合一。

由於佛性是人性的淨化究竟,所以人人可以即人成佛,到達「一切眾生皆成佛道」的結論。

95(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39:

釋尊所制的僧伽制度,**原則上是「尊上座而重大眾」的。**對於有學、有德、有修證的長老上座, 受到相當的尊敬;**但在僧伽的處理事務,舉行會議——羯磨 karman 時,人人地位平等,依大眾 的意見而決定。**

(2)《一切經音義》卷 22(大正 54,441b13): 羯磨(此云**辦事**,謂**諸法事由茲成辦**)。

96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p.23:

釋尊的所以「以法攝僧」,不但為了現在的出家眾,目的更遠在未來的正法久住。…〔中略〕…關於住持佛法,雖然在許多經中,囑付王公、宰官,囑付牛鬼、蛇神,其實除囑付阿難不要忘記而外,**這正法久住的責任,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和合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

…〔中略〕…和樂清淨的僧團,能適應環境而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仰,能淨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脫;**不忽略社會,不忽略自己,在集團中實現自由,而佛法也就達到了「久住」的目的。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僧團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與佛陀、達磨,鼎立而稱為三寶。**

六和敬 正法的久住,要有解脫的實證者,廣大的信仰者,這都要依和樂清淨的僧團而實現。僧團的融洽健全,又以和合為基礎。**依律制而住的和合僧,釋尊曾提到他的綱領,就是六和敬**·六和中,「門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質;**(2)「意和同悅」、「身和同住」、「語和無諍」,是**和合的表現。**…〔中略〕…**這樣的僧團,才是釋尊理想中的僧團。**

97 (1)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20~p.121:

佛教僧團,可說是自我教育,大眾教育的道場。僧團與學校不一樣,學校只是老師教學生, 僧團是進一步的互相教授教誡。依佛說:上座而不發心教導新學比丘,是沒有慈悲,違犯上座的 法規。教授,教誡,慰勉,警策,是佛教集團的真精神。這樣的相互教育,可實現在團體中的自 由;而每人的真自由,即佛法所說的解脫。…[中略]…

過去,由於隱遁的,個人的思想泛濫,佛教的集團精神受到了漠視,這才使佛教散漫得沙礫一樣。

我想,現代的佛弟子,出家或在家的(現在也已有組織),應重視律制的特質。98

(3) 法寶99

現在社會已進入集團組織的時代,為了發揚人間佛教,要趕快將集團的精神恢復起來!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48~p.249:

佛法,**從一般戀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無我的人生。**這有不可忽略的兩點,即 ⁽¹⁾ **從家 庭而向無家,**⁽²⁾ **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其中,

[-](1] 出家的社會意義,即從私欲佔有的家庭,或民族的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這一出家,^(A) 從離開舊社會說,多少帶點個人自由主義的傾向;^(B) 如從參預一新的社團說,這是**超家族、超國界的大同主義。**(2) 聲聞的出家眾,^(A) 雖有和樂——自由、民主、平等**僧團,**(B) 但限於時機,乞食獨身的生活,在厭世苦行的印度思潮中,偏重于「己利」的個人自由。⁽³⁾ 出家的社會意義,是私欲佔有制的否定,而無我公有的新社會,當時還不能為一般所了解,只能行于出家的僧團中,戒律是禁止白衣旁聽的。但徹見佛法深義的學者,不能不傾向于利他的社會和樂。菩薩入世利生的展開,即是完成這出家的真義,做到在家與出家的統一。這是人世,不是戀世,是否定私有的舊社會,而走向公共的和樂的新社會。

[2] 同樣的,[1] 一般人的自他和樂,道德或政法,基于私欲的佔有制,這僅能維持不大完善的和樂。 [2] 聲聞者發現自我私欲的罪惡根源,于是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的德行。[3] 然而淨化自心,不 但是為了自心淨化,因為這才能從離欲無執的合理行為中,促進完成更合理的和樂善生。這樣, 菩薩又從自心淨化而回復到自他和樂。從自他和樂中淨化自心,從自心淨化去增進自他和樂,實 現國土莊嚴,這即是淨化自心與和樂人群的統一。所以菩薩行的特點,是透出一般人生而回復于 新的人生。

(3)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27~p.128:

龍樹的造論通經,面對佛教界的種種問題。如「佛法」的部派林立,互相評破;「佛法」與「大乘佛法」間,存有嚴重的偏差,有礙佛法的合理開展。如傳統的「佛法」行者,指大乘為非佛所說(11.003)。「大乘佛法」行者,指傳統「佛法」為小乘;**過份的讚揚菩薩,貶抑阿羅漢,使釋尊為了「佛法久住」而建立起來的,和樂清淨僧伽的律行,也受到輕視。**如維摩詰呵斥優波離的如法為比丘出罪(11.004);文殊師利以出家身份,「不現佛邊,亦不見在眾僧,亦不見在請會,亦不在說戒中」,卻在「王宮采女中,及在淫女、小兒之中三月」安居(11.005)。**這表示了有個人自由主義傾向的大乘行者,藐視過著集體生活的謹嚴律制(也許當時律制,有的已徒存形式了)。**…… [下略] …

98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

這事和與理和,本來是相待而又不相離的。但在佛法的流行中,^[1] 一分青年大眾——出家者,與白衣弟子們,**重視理和同證的僧伽;忽略六和僧團的作用,忽略發揮集團的力量,完成正法久住的重任,因此而輕視嚴密的僧制。**白衣者既沒有集團,而青年大眾僧中,「龍蛇混雜」,不能和樂清淨。結果,**理想中的真實僧,漸漸的比虛偽更虛偽。號稱入世的佛教,反而離開大眾,成為個人的佛教。**^[2] 另一分耆年的老上座,**重視事相的僧伽。但忽略釋尊制律的原則不變,根本不變,而條制、枝末的適應性,不能隨時隨地的適應,反而推衍、增飾(還是為了適應),律制成為繁瑣、枝末的教條。僧俗的隔礙,也終於存在。**

從僧伽中心的立場說,這是各走極端,沒有把握事和與理和,原則與條規的綜合一貫性,不能圓滿承 受釋尊律制的真精神。

99(1)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55~p.156:

[1](A) 緣起空的中道,遺離了一切錯謬的思想(二邊邪見); (B) 八正道的中道行,離苦樂二邊而不取相執著。 (2) 這兩大中道法,是相輔相成而圓滿無缺的。因為 (A) 假使只說緣起法性的如何如何,不能付之自己身心的修證體悟,即不能滿足人類衝破束縛要求徹底自由的宗教情緒,即抹煞了佛教的宗教意義。 (B) 假使只說修行方法,沒有理性的指導,即透不過理智;不但要受世間學術的摧毀,自己也就要走上神教的歧途。 (3)(A) 八正道的中道行,以道德的實行,滿足了人類的宗教要求,(B) 而把它放在緣起空的理性指導下,圓滿正確,經得起一切思想的考驗。

這智信合一的中道,即是釋尊本教的特質所在。

(2)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12:

[1] 從道的**實踐,而達解脫的證知(五分法身),是從能證邊說。**[2] 從聖道的**如實知見,悟入**

A. 八正道——法的第一義

※理智的德行的宗教,非神教的信心第一、重定而惑於神秘現象

律是「法」的一分。¹⁰⁰**法的第一義,是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正精進,正念,正定。¹⁰¹

緣起與涅槃,是從所證邊說。這是釋尊開示正法的兩大方便!

其實,修聖道而能悟見緣起與寂滅,當下就是離繫解脫的證知了。法是以聖道的實踐為核心的, 所以佛的開示,或稱為「示涅槃道的勝法」(經集二三三)。

¹⁰⁰(1)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

^[-] 由於語言文字能表達佛法,所以也就稱語文為法;但這是限於表詮佛法的。如佛滅初夏,王舍城的**五百結集,就稱為「集法藏」。**

^[二]然此能詮的語文法,**有廣狹二類:一、凡是表詮佛法的語文,都可以稱為法,**這是廣義的。二、 **因佛法有教授與教誡二類,在教化的傳布中,佛法就自然地演化為「法」與「毘奈耶」二類。**等 到結集時,**結集者就結集為「法藏」與「毘奈耶藏」。**與毘奈耶藏相對的法藏,那就局限於經藏了。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佛陀最後之教誡〉p.1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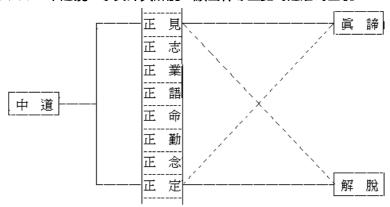
(1) 本來,法是一切佛法的總稱,所以不妨說法為依止,如說:「自依止,法依止,不異依止」(『S』四七·九);是佛涅槃那年,佛為阿難說的(『遊行經』等)。⁽²⁾ 但佛法分為二,即法與律(法與戒),所以法與律都是比丘們所依止,為比丘所節。

如但說戒為依止,戒為大師,所說即不圓滿(戒不能代表一切)。流行於西北印度的有部律師,強調戒律的重要,這才但說以戒為師。『遺教經』的「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也正是這一系傳誦的教典。在中國,『遺教經』流行得很普遍,所以常聽到「以戒為師」。**而圓正的、根本的遺教:「法律是汝大師」;或「以法為師」,反而非常生疏了!**

¹⁰¹ (1)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7~p.11:

學者所歸依的法,可分為三類:一、真諦法;二、中道法;三、解脫法。其中根本又中心的,是中道的德行,是善。…〔中略〕…八正道,為中道法的主要內容。…〔中略〕…釋尊所說的法,內容自然更精確、更深廣,但根本的精神,仍在中道的德行。中道的德行,是達磨的第一義。

- ... [中略] ...
- ···〔中略〕···中道統一了真諦與解脫,顯出釋尊正覺的達磨的全貌。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33~p.234:

佛法,傳說八萬四千法門,在這無量法門中,到底佛法的心要是什麼?也就是佛法之所以為佛法的是什麼?**依原始結集的聖典來說,佛法的心要就是「法」。釋尊自覺自證而解脫的,是法;以悲願方便而為眾生宣說開示的,也稱為「法」。「法」——達磨是眾生的歸依處,是佛引導人類趣向的理想與目標。**

自覺自證的內容,不是一般所能說明的、思辯的,而要從實行中去體現的。為了化導眾生,不能沒有名字,釋尊就用印度固有的術語——達磨來代表。**從釋尊的開示安立來看,「法」是以聖道為中心而顯示出來的。聖道是能證能得的道,主要是八正道,**…〔中略〕…

依古道而發見古王宮殿的譬喻,足以說明「法」是以聖道為中心而實現(發見)出來的。…[下

^[-] 依正確的知見而修行,才能達成眾苦的解脫。如約次第說,八正道是聞、思、修(正定相應) 慧的實踐歷程。¹⁰²

這是解脫者所必修的,所以稱為「古仙人道」,離此是沒有解脫的。103

[三] 修行者在正見(而起信願)中,要有正常的語言文字,正常的(身)行為,更要有正命——正常的經濟生活。初學者要這樣的學,修行得解脫的更是這樣。

佛法在中國,說圓說妙,說心說性,學佛者必備的正常經濟生活,是很難得聽到的了!

[三] 依正見而起正語、正業、正命, 然後「自淨其心」, 定慧相應而引發無漏慧, 所以在五根(信、精進、念、定、慧)中, 佛說慧——般若如房屋的棟樑一樣, 是在先的, 也

略]…

在這三學,八正道的敘述中,似乎有不同的次第。三學是戒而定,定而慧;八正道是慧而戒,戒而定。**其實,道次是一樣的。因為,慧學不但是首先的,也是究竟的,**所以八正道的次第是:正見是聞慧;正思惟是思慧;思惟發起正語正業正命是戒學。正精進遍通一切,特別是依著精進而去修正念,正定,是定學。定與慧是相應的,就是修慧。等到從定而發無漏慧,是現證慧,真實的慧學,從此而得解脫。

所以,佛說的解脫道,三學與八正道一樣:不離間思修及現證慧的次第,也就是依戒而定,依定而慧, 依**惹得解脫的次第。**三學與八正道的一致性,試列表如下:



¹⁰³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05~p.106:

「法」是釋尊自覺自證而為眾生宜說開示的。自覺自證的法,一向稱為「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為眾生作契理契機的宣說,實在並不容易!從佛的開示看來,佛是以聖道為中心而方便開示的。聖道是能證能得的道,以聖道為法,主要是八正道。…〔中略〕…

八正道為什麼稱為「法」呢?法 Dharma 從字根 dhṛ 而來,有「持」——執持不失的意義。八正道是被稱為:「古仙人道,古仙人徑,古仙人道跡」(雜阿含經卷一二)。八正道是一切聖者所必由的,佛曾為須跋陀羅表示了絕對的、決定的主張,如《長阿含經》(卷四)說:「若諸法中無八聖道者,則無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須跋!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可見八正道是解脫所必由的不二聖道,不變不失,所以稱之為法。

10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65~p.66:

什麼是正命?命是生存,生活。無論是在家出家,都不能不生活;衣食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合 法的得來受用,就名為正命。**正常的經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罪惡,都從經濟生活的不正 常而來。**

[11] 學佛的在家眾,不但要是國法所許可的,而且還要不違於佛法的。如以殺生(如屠戶,獵戶等), 盜,淫(如賣淫,設妓院等),妄語(以欺騙為生,走江湖的,多有這一類),酒(如釀酒,設酒家等) 為職業的,佛法中名為『不律儀』,是邪命,障礙佛法的進修。[2] 出家眾,凡依信眾布施而生存的,是 正命。如兼營醫(完全義務,不犯)、卜、星、相等為生,或設法騙取信施,就是邪命。

如法的經濟來源,不奢侈不吝嗇的消費態度,是正命。要這樣,才能與佛法相應,否則人身也許不保, 還說得上了生死嗎?在抗日戰爭初期,香港某居士,念佛極虔誠,有一所廣大而幽靜的別墅,他函請 印光大師,離開戰區,來香港安住。印老問他,才知他世代以釀酒起家。印老說:你把酒業歇了,我 才能來香港。可是這位老居士,捨不得。**學佛而不修正命,也許就是中國佛教衰落的原因。學佛法,** 一定要職業合法,寧可短期內因職業改變而受到苦痛,決不能長此邪命下去,自害害人!

¹⁰²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31~p.232:

是最後的。

[型] 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1] 依正見而起信,**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2] 依慧而要修定,定是方便,所以**也不是神教那樣的重禪定,而眩惑於定境引起的神秘現象。**佛弟子**多數是不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這不是眩惑神秘者所能理解的。**[105 [3]] 有正見的,**不占卜,不持咒,不護摩(火供),佛法是這樣的純正!**

阿羅漢有先後層次,也可說有二類。一、法住智知:緣起被稱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是從因果起滅的必然性中,於五蘊等如實知,厭,離欲,滅,而得解脫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後有」。雖然沒有禪定,但煩惱已盡,生死已了。這是以慧得解脫,知一切法寂滅,而沒有涅槃的自證。二、涅槃智知:…〔下略〕…

(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21~p.222:

慧解脫阿羅漢,沒有深定,所以沒有見法涅槃的體驗,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有無明故有行,不 華無明而有行」;無無明故無行,不華無明滅而行滅」(餘支例此)。這是正見依緣起滅的確定性— 一法住智,而能得無明滅故行滅,……生滅故老死滅的果證。

另參見: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21:

赤銅鍱部說涅槃空,當然也不會說涅槃是沒有。著重於涅槃空的說明,於是乎**諸行空性,涅槃空性,可說有二種空性了。**如『小部』『論事』(南傳五八·三六五)注說:

「有二空性,蘊無我相與涅槃。此中無我相一分,或方便說繫屬行蘊;但涅槃則無所繫屬」。 從聖典的施設名言來說,有為諸行本性空,所以離有為諸行(煩惱,業,煩惱業所感的報體) 的涅槃,也說為空。直從涅槃說,一切語言都是戲論,空也是不可說的。但從諸行空,空卻諸行 而可名為涅槃,當然雖不可說,而也可說是空(是滅,是出離等)了。**依諸行滅而施設涅槃,諸** 行空性與涅槃空性,果真是條然不同的二種空性嗎?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20:

在部派佛教中,上座部系以外,案達羅派立「空性是行蘊所攝」;以為**涅槃空(無相、無願)與「諸行空」(無我)為二,諸行空是行蘊所攝的**(85.017)。**這是理解到經中所說的緣起空與涅槃空。** 緣起與涅槃寂滅,也就是「有為法」與「無為法」,佛是稱之為甚深、最極甚深的(85.018)。案達羅學派**注意到行空與涅槃空,同有空義,而還不能發見內在的統一性。**

(3)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47~p.148:

(1) 釋迦佛說法,從現實的身心說起,指出生死不已的癥結所在,呵斥生死,呵斥煩惱,從聖道去實現理想的涅槃。⁽²⁾ 涅槃,佛沒有說是這樣的,那樣的,因為涅槃是無量、無數,不能說是有是無的。佛只是從煩惱的不再生起,苦蘊(身心)的不再生起,以「遮」的方法來表示,如燈(火)滅一樣。這樣,說生死是有為,那涅槃就是無為。有為法有生住滅(無常),無為法是不生不住不滅(常)。

對於生死有為與涅槃無為,一**般是看作對立的別體法。即使說涅槃空與無為空,也不許說是有為空那樣的。這是後世的聲聞弟子們,為了說明佛法,出發於相對(二)的立場,終於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絕對性。**

(4)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18~p.119:

(1) 大眾系,…〔中略〕…真諦傳說:一說部主張一切唯一假名,都無實體。現存大眾系的大事,說十地中之第六地,也明白說一切法空。近譯的《入中論》就談到東山住部(案達羅學派)主張一切法空。這些部派,都是屬於大眾系的。偏重直覺的總相之空,可說接近於**勝義空。**(2) 再看西北印的思想,…〔中略〕…假有的擴大,廣泛的應用,結果也走上了空,可說是一種**世俗的空。**

綜合看,東南學派偏重空,西北學派偏重有。空,東南學派近於勝義空,西北學派近於世俗空。 假有的發展擴大,終於到達一切法空;空得徹底究竟,又是法法如幻假有(故主空的案達羅學派, 又可以承認一切法有)。東南與西北二學系,向著空有兩極端發展,兜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卻又兩 相會面,終則綜合會歸到大乘經的法法假有、法法性空的究竟空義。

¹⁰⁵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1:

B. 緣起——法的又一義

※佛證緣起而大覺(正確、正常而究竟的正覺);不應迷失這不共世間的特質

正見——如實知見的,是緣起——「法」的又一義。

[一]世間一切的苦迫,依眾生,人類而有(依人而有家庭、社會、國家等),佛法是直從 現實身心去了解一切,知道身心、自他、物我,一切是相依的,依因緣而存在。在相依 而有的身心延續中,[1]沒有不變的——非常,[2]沒有安穩的——苦,[3]沒有自在的(自 己作主而支配其他)——無我。

[二][1]世間是這樣的,而眾生、人不能正確理解緣起(「無明」),對自己、他人(他眾生)、外物,都不能正見而起染著(「愛」)。以無明,染愛而有造作(業),因行業而有苦果。
[A]三世的生死不已是這樣,[B]現生對自體(身心)與外境也是這樣,成為眾生無可奈何的大苦。[2]如知道「苦」的原因所在「集」(無明與愛等煩惱),那從緣起的「此生故彼生」,理解「此滅故彼滅」,也就是以緣起正見而除無明,不再執著常、樂、我我所了,染愛也不起了。這樣,[A]現生是不為外境(及過去熏染的)所干擾而解脫自在,[B]死後是因滅果不起而契入「寂滅」——不能說是有是無,只能從一切苦滅而名為涅槃,涅槃是無上法。

[三] 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以解脫生(老病)死為目標的。**這是印度當時的思想主流,但佛如實知緣起而大覺,不同於其他的神教。這是佛法的本源,正確、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修學佛法的,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

(二) 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¹⁰⁶

什麼是「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是「大乘法」的興起,是菩薩行為本而通於根本佛法的。**

1. 初期大乘(中期佛教)的「解」

|(1) 約「(第一義而有)對治特性」(如偏頗發展,有副作用)|

依涅槃而開展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說。

^[1] 涅槃是最甚深的,**當然可說是第一義悉檀,**^[2] 但重點的開展,**顯然存有「對治」的特性。**如

A. 對治「異論互諍」, 而說「一切法正, 一切法邪」(掃盪一切又融攝一切)

一、「佛法」依緣起為本,闡明四諦、三寶、世出世法。

印度之佛教, $^{(1)}$ 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深簡、平實。 $^{(2)}$ 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無以應世求,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

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即缘起無我之深化)**,雖已啟梵化之機,而意象多允當。龍樹集其成,其說菩薩也:1.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其精神為「忘己為人」。2.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為「盡其在我」。3.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任重致遠」。**菩薩之真精神可學,略可於此見之。**龍樹有革新僧團之志,事未成而可師。

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¹⁰⁶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6~p.a7:

在佛法流傳中,顯然是異說紛紜, 佛教界形成異論互諍的局面。

大乘從高層次——涅槃超越的立場,掃盪一切而又融攝一切,所以說:「一切法正,一切法邪」¹⁰⁷ (龍樹說:「愚者謂為乖錯,智者得般若波羅蜜故,入三種法門無所礙」,也就是這個意思)¹⁰⁸。

B. 對治「世間與涅槃差別論」, 而說「煩惱即菩提」

二、佛說緣起,涅槃是緣起的寂滅,是不離緣起「此滅故彼滅」而契入的。

在佛法流傳中,傾向於世間與涅槃——有為與無為的對立,

所以^[1]大乘說「色(等五蘊)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說示世間實相。^[2]與文殊有關的教典,說「煩惱即菩提」等;依『思益經』說:這是「隨(人所)宜」的對治法門。
109

「又,網明!一切法正,一切法邪。」網明言:「梵天!何謂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梵天言:「於諸法性無心故,一切法名為正;若於無心法中,以心分別觀者,一切法名為邪。一切法離相名為正;若不信解達是離相,是即分別諸法。若分別諸法,則入增上慢,隨所分別,皆名為邪。」 108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37~p.139:

龍樹依緣起與空性(涅槃)而明一貫的中道,那對於從「佛法」而分流出的部派,也就有了合理的處理。…〔中略〕…部派的種種異見,龍樹統攝為「三門:一者、蜫勒門,二者、阿毘曇門,三者、空門」。…〔中略〕…部派佛教的三門,都是依佛說,依佛說的意義而論述的,只是思想方法不同,陷於對立而互不相容的狀態。對於這,『大智度論』這樣說(11.044):

「無智聞之,謂為乖錯。智者入三種法門,觏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背」。

「入此三門,則知佛法義不相違背。能知是事,即是般若波羅蜜力,於一切法無所罣礙。若不 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毘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

(1) 阿毘曇分別法的自相、共相,因而引起——法實有自性的執見,所以墮在「有」中。(2) 空門說法空,如方廣道人那樣,就是墮在空「無」中。(3) 蜫勒是大迦旃延所造的論,…〔中略〕…分別的說實說假,說真說俗,很可能墮入「有無」中的(11.046)。這種種論議,都淵源於佛(「阿含」)說,只是偏執而以對方為「乖錯」。如得般若波羅蜜,也就是通達緣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那可說部派異義,都有其相對的真實性,於一切法門無所礙了!

一切法是緣起的,不是沒有特性、形態、作用,與其他法的關係,只是沒有自性吧了。···〔中略〕···所以論師的不同異議,都有相對的意義,只是執有執無,執假執實,所以處處不通。如得般若如實慧,那就一切無礙;應機說法,知「一切佛語皆是實」了!

¹⁰⁹ (1)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35~p.1236:

大乘經集出的極多,似乎彼此相通,但也有不同處,還有些反常的語句。如依文解義,會陷於自相矛盾的困境;如取此捨彼,必然會引起諍論。⁽¹⁾從前,聲聞聖典也有這種情形,所以古德分別四部為四種宗趣(四悉檀依此而來),以會通一切佛說。⁽²⁾ 現在,大乘經紛紛傳出,對大乘經也應有正確的理解方針,這就是「五力」與「四依」。…[中略]…

『大智度論』的「**五方**便」說,出於『思益梵天所問經』(120.025)。佛的說法,依五種智力,所以有不同的說法。…〔中略〕…

二、「為何事故說」,經作「**随宜」**所說。「如來或垢法說淨,或淨法說垢」,為什麼這樣說呢?**垢法說淨,是約煩惱無實性說(與聖道清淨不同);淨法說垢,是約「貪著淨法」說的。**煩惱即菩提, 生死是涅槃,涅槃是生死,**這一類反於常情的語句,都應這樣的去了解。如不了解隨機的適應性,以為垢法就是淨法,淨法就是垢法,那就誤解佛說的意趣而成為倒解了。…**〔下略〕…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48~p.1249: 在大乘慧學的開展中,顯然有了分化的傾向。如『思益梵天所問經』,說如來以五力說法。其中,… [中略]…二、「隨宜」,如「垢法說淨」,「淨法說垢」;「布施(等)即是涅槃」;「貪欲是實際」,「瞋

¹⁰⁷《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1〈分別品 3〉(大正 15,36b22-28):

C. 不滿重律的拘泥守舊,重法而說「罪不罪不可得故,具足尸羅波羅蜜」

三、傳統的僧伽,在寺塔莊嚴的發展中,**大抵以釋尊晚年的僧制為準繩,**以為這樣才是持戒的,**不知「毘尼是世界中貴」**,¹¹⁰**不能因時、因地而作合理的修正,有些就不免徒存形式了!**

專心修持的,不滿拘泥守舊,**傾向於釋尊初期佛教的戒行**(正語、正業、正命,或身、語、意、命——四清淨)¹¹¹,**有重「法」的傾向,而說「罪[犯]不罪[持]不可得故,具足尸羅[戒]波羅蜜」。**¹¹²

D. 警語

如「對治悉檀」而偏頗發展,那是有副作用的。113

志是實際」,「总乘是實際」;「生死是涅槃」,「涅槃是生死」等,正與「文殊法門」所說相合。但這是「**當知是為隨宜所說,欲令眾生捨增上慢故」** (120.075)。「**文殊法門」的出格語句,依『思益經』說,只是適應眾生(或誘導他,或對治他)的隨宜說法,不是了義法門。**與文殊有關的經典,也是這樣說的。…〔中略〕…**在聞思修慧的立場,這是「隨宜」,是「審意」,**也就是『思益經』的見地。

(3)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 p.143:

『思益經』明如來以「五力」說法,「二者、隨宜」:「如來或垢法說淨,淨法說垢。……何謂垢法說淨?不得垢法性故。何謂淨法說垢?貪著淨法故」(11.059)。這就是『智度論』所說:「癡實相即是智慧,取著智慧者即是癡」的意義。

一般不知道這是「隨宜」說法,以為究竟理趣。只知煩惱即菩提,而不知取著菩提就是煩惱!如通達性空,般若現前,那裏還有煩惱?如誤解煩惱即是菩提,那真是顛倒了!

110 《大智度論》卷 1 〈序品 1〉(大正 25,66a4-6):

毘尼中結戒法,**是世界中實;**非第一實法相,吾我法相實不可得故。

111(1)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98:

從原始佛教的三類戒學,可以結論為: [-]「**四清淨」——十善與命清淨,是戒(尸羅)學的根本。釋尊出家修行的生活,就是這樣的戒。十善是固有的,而釋尊更重視「命清淨」。**反對欲行與苦行,而表示中道的生活態度,也包括了(通於在家的)如法的經濟生活。

「二」「**戒具足」——正語、正業、正命,**是從教化五比丘起,開示**八正道的戒學內容**;這也是在家所共行的。**上二類,律家稱之為「化教」。**

[三]「**戒成就」**,由於一分出家者的行為不清淨,**釋尊特地制立學處,制威德波羅提木叉,就是「制教」。到這,出家與在家戒,才嚴格的區別出來。**

佛教的戒學,曾經歷這三個階段。七百結集——集成四阿含時,雖是僧伽律制的時代,但比丘們的早期生活——阿蘭若處、八正道,與釋尊修行時代的出家軌範(十善加命清淨),還在流傳而沒有忘卻,所以「持法者」就各別的結集下來。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91:

3.四清淨,是身行清淨、語行清淨、意行清淨、命行清淨。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三清淨,也名三妙行。內容是:身清淨——離殺、不與取、婬;語清淨——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清淨——無貪、無瞋、正見(41.014)。三清淨就是十善;四清淨是十善加正命,比「戒具足」增多了無貪、無瞋、正見——意清淨。

雖然,身語七善被稱為「聖戒」(41.015),無貪、無瞋、正見,是七善的因緣(41.016),可說意三善(淨行)是身語善行的動力。但佛法所說的「戒」,不只是身語的行為,更是內在的清淨。在修道的歷程中,列舉四種清淨,意清淨不能不說是屬於「戒」的。

11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序品 1〉(大正 08, 218c21-219a1):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以無所捨法應具足檀那波羅蜜,施者、受者及財物不可得故;**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下略]…」

113 (1)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9:

(2) 約「第一義」:「般若的深義」與「中觀的貫通」

A. 般若經的深義

(A) 專從空性發揚,而實「空性與緣起不二(世間即涅槃)」

然『般若經』的深義,專從涅槃異名的空性、真如去發揚,而實是空性與緣起不二。

如廣說十八空(性),**而所以是空的理由,是「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這是本件空。 114

「非常非滅」也就是緣起,如『小品般若經』,舉如焰燒炷的譬喻,而說「因緣[緣起] 甚深」。怎樣的甚深?「若心已滅,是心更生否?不也,世尊!……若心生,是滅相否?世尊!是滅相。……是滅相當滅否?不也,世尊!……亦如是住,如(真)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真)如住。……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

115從這段問答中,可見緣起是非常非滅的,與空性不二。

四、「文殊師利法門」:**有梵天特性的文殊師利,是甚深法界的闡發者,大乘信心(菩提心)的啟發者,代表「信智一如」的要義**,所以被稱為「大智文殊」。文殊所宣說的 ——全部或部分的經典,在初期大乘中,部類非常多,流露出共同的特色:**多為諸天(神)說,為他方菩薩說;對代表傳統佛教的聖者,每給以責難或屈辱;重視「煩惱即菩提」,「欲為方便」的法門。**

「**文殊法門」,依般若的空平等義,**而有**了獨到的發展。在家的,神秘的,欲樂的,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文殊法門」給以最有力的啟發**!

(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49~p.1250:

(1) 般若學重於「**遮詮」**, (2) 而「文殊法門」所說,如「貪欲是實際」,「生死是涅槃」等,表現為 **肯定的「表詮」。**

表詮的肯定說,⁽¹⁾如認為「密意」,經過解說,可以會通而無礙於佛法;⁽²⁾如傾向於表詮,作為積極的(妙有,顯德)說明,一般化起來(這是「隨宜」,是不應該一般化的),那就要面目一新了!「金剛」,「陀羅尼」,「字門」,「印」,「種子」,這一融合的傾向,就是「秘密大乘」的前奏。

不過,在大乘經中,「字門」,「陀羅尼」,都是法義的總持,以咒語為陀羅尼,大乘經中是稀有的! 11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mathop{\sharp} 5$ 〈問乘品 18〉(大正 08 , 250b3-11):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復有摩訶衍,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內空?」佛言:「內法名眼耳鼻舌身意。眼眼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耳耳空、鼻鼻空、舌舌空、身身空、意意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內空。」…〔下 略〕…

115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33: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七(大正八・五六七中)說:

- [1]「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 [2]「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 [3]「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
- [4]「須菩提於意云何?亦如是住,如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
- [5]「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

前心與後心,是不能(同時)俱有的,怎麼能前後的善根增長,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佛 **舉如燈燒炷的譬喻,以不即不難的因緣義來說明。**

然後引起了這一段問答: [1] 心已滅了,是**不能再生起的。**[2] 心生起了,就是滅相,**生是剎那頃盡滅的。** [3] 滅相法,卻是**不滅的(85.054)。**[4-5] 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真如」那樣的住嗎?**是「真如」那樣的住,卻不是常住的。**

所以經說如幻如化,是譬喻緣起,也是譬喻空性的。116

116 (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33~p.134:

空性即緣起,也就是不離如幻、如化的因果。^[1] 如『論』說:「若無常、空相,則不可取,如幻如化,是名為空」(11.026)。空是如幻如化的,幻化等譬喻,是「以易解空,喻難解空」;「十喻為解空法故」(11.027)。^[2] 一切法空,一切是如幻如化的:「如幻化象馬及種種諸物,雖知無實,然色可見、學可聞,與六情[根]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可見可聞,不相錯亂」(11.028)。

(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61~p.265:

八 如幻——即空即假之緣起

「色、聲、香、味、觸,及法體六種,皆空如炎、夢,如乾闥婆城。如是六種中,何有淨、不淨?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色等六塵,可總攝眾生所知的一切法。**在眾生心境中,這一切似乎確實如此,其實是虛誑顛倒,而並非真是那樣的。這是被譬喻為如陽發,如夢等的意趣;這些譬喻,是譬喻一切法空的。**

在無始慣習的意識中,雖多少知道虛假不實,而總覺得「假必依實」,「依實立假」。對這些譬喻,也會這樣的解說,如幻化就分別為二,幻化者與幻化事。以為幻化事,當然是虛假不實的,而能幻化的幻化者,不能說是沒有的。所以對幻化喻,就解說為幻化事——境相是空無有實的,能幻者——心識是不空的。**「般若經」與龍樹,卻不是這樣解說的,**如『中論』卷三(大正三〇·二三中——下)說:

「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變作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諸煩惱及業,作者及果報,皆如幻與夢,如炎亦如響」。

(1) 從變化人再起變化人的譬喻,只是為了說明,能幻化者與所幻化事,一切都是幻化那樣。 幻化等譬喻,是譬喻眾緣所生法的;⁽²⁾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如幻化——一切皆空。

空是無自性的,也是假名有的,*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¹⁾ 不但是**譬喻空的,**⁽²⁾ 也**譬喻世俗有。**『大智度論』卷六(大正二五・一〇一下、一〇五下)說:

「是十喻,為解空法故。……諸法相雖空,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譬如幻化象、馬及種種諸物,雖知無實,然色可見、聲可聞,與六情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可見、可聞,不相錯亂」。

「諸法雖空而有分別,有難解空,有易解空。今以(幻化等)易解空,喻(根、境、識等) 難解空。……有人知十喻(是)誑惑耳目法,不知諸法空故,以此(十喻)喻諸法。若有 人於十譬喻中,心著不解,種種難論,以此為有;是十譬喻不為其用,應更為說餘法門」。

幻化等譬喻,表示⁽¹⁾一切法是無自性空的,⁽²⁾然在世俗諦中,可見、可聞,是不會錯亂的。世俗法中,因果、善惡、邪正,是歷然不亂的,不壞世間法相。在世間所知中,知道有些是空無有實的,如幻化等;但有些卻不容易知道是空的,所以說易解空——十喻,比喻難解的虛偽不實。

營喻,應該理解說 **營**會者的意趣所在!所以對那些以為沒有幻事而有幻者,沒有夢境而有夢心;有的以為夢境也是有的,不過錯亂而已。不能理會說 **營**會的用心,專在語文上辨析問難,營衛也就無用了!

…〔中略〕…

佛為引導眾生,依二諦說法,說此說彼——生死與涅槃,有為與無為,緣起與空性。**其實,即有為為無為,即生死為涅槃,即緣起為空性。「中論」所說,只此無自性的如幻緣起,即是空性,即是假名,為般若法門的究竟說。**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19:

東南與西北二學系,向著空有兩極端發展,兜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卻又兩相會面,終則綜合會歸 到**大乘經的法法假有、法法性空的究竟空義。**

(3) 另參見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501~p.503:

癸二 涅槃即世間

(B) 如不知立教的理趣,會引起偏差

『般若經』深義,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這一「世間即涅槃」的大乘法, **如不知立教的理趣,會引起偏差的。**¹¹⁷

B. 龍樹論的貫通

(A)中論:依大乘法而貫通『阿含』的中道緣起

龍樹作『中論』,**依大乘法,貫通『阿含』的中道緣起,**說不生不滅,不常不斷[非常非滅],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的**八不緣起。**¹¹⁸

 涅槃與世間
 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
 亦無少分別

 涅槃之實際
 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

…〔中略〕…^[-] 初頌,約**緣起性空無礙,觀世間的生死是如幻的,緣起涅槃即此如幻的性空(智論釋色即是空,即約此頌釋)。**就涅槃望世間,即空性寂靜的「涅槃,與」動亂生滅的「世間」,是「無有少分」差「別」的。就世間望涅槃,生滅動亂的「世間,與」性空寂靜的「涅槃」,也是「無」有「少分」差「別」的。

(二) 進一步,**就諸法畢竟空性說**: (1) 在空有相待觀中,世間即涅槃,緣起與性空相成而不相奪。 然此涅槃空寂,還是如幻相邊的事。 (2) 以此二者,更作甚深的觀察:**生死的動亂如幻而空寂的,** 此涅槃的空靜也是如幻而空寂的,二者都如幻如化而同樣的性空寂滅,所以說:「涅槃」的「實際」, 「與世間」的實「際」,二者在幻相邊,雖似有生滅、寂滅等別,而推求到實際,「如是二」種實 「際」,確係「無毫釐差別」的。實際,是邊際、究竟、真實的意思。…〔中略〕…

[三](1)(A) 初從生死如幻是有為法,涅槃不如幻是無為法的差別,(B) 進觀二者的無礙;(2) **到得究竟實相,這才洞達世間與涅槃如幻如化,實際都是畢竟性空的,離一切戲論。**在這樣的立場,二者還有什麼差別(不起一見)!

117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33~p.134:

大乘經說一切法空,一切不可得,^[1]對於根性鈍的,或沒有善知識引導的,可能會引起誤解,從 『佛印三昧經』等,可見『般若經』等,**已引起不重正行的流弊。**^[2] 同時,外道也有觀空的,**所以龍樹論一再辨別,主要是二諦說:「若不依俗論,不得第一義」**(11.023)。

眾生生活在世俗中,沒有世俗諦的名、相、分別,不可能契入第一義空;不依世俗諦的善行,怎麼能 趣向甚深空義?^[1]如『大智度論』說:「親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 薄,然後得真空」;「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11.024)。所以雖一切法空平等,沒有染淨可 得,而眾生不了,要依世俗的正見、善行,才能深入。^[2]『金剛般若經』也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1.025)。…[中略]…

所以,「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11.029)。為離情執而勝解一切法空不可得,不是否定一切善惡邪正;善行、正行,是與第一義空相順而能趣入的。即使微悟無生的菩薩,也修度化眾生,莊嚴佛土的善行,決不如中國所傳的野狐禪,「大修行人不落因果」。龍樹「性空唯名」的正確解行,是學佛者良好的指南(11.030)!

118 (1)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8~p.24:

探求龍樹緣起、空、中道的深義,主要的當然在《中論》。《中論》的中道說,我有一根本的理解——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邃廣博的理論,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掘發《阿含經》的真義。這是說:緣起、空、中道,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但這不是離了《阿含經》而獨有的,這實是《阿含經》的本意,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沒有悟解罷了。所以,《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這種說法,不要以為希奇,可從三方面去加以說明:

…〔中略〕…

···〔中略〕···這樣,《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與聲聞學者辨詰論難,並非破除四諦、三寶等法,反而是成立。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

- [一] 一切法空,**依空而四諦、三寶、世出世法都依緣起而成立。**
- [二] 遮破異計,廣說一切法空,**而從「無我我所」契入法性,與釋尊本教相同。**119
- [三]一切法依緣起而善巧成立,**特別說明『阿含』常說的十二緣起。**

(B) 大智度論:三法印即一法印(貫通『阿含』與初期大乘經)

在龍樹的『智度論』中,

- [-] 說到緣起的一切法相,大體與說一切有系說相近(但不是實有而是幻有了)。120
- [三]「三法印即一實相印」,依根性而有巧拙的差異:這是「通」於『阿含』及初期大乘經的!¹²¹
 -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38~p.39:

『空之探究』: 在閱讀『般若經』時,理會到「般若空」與「中觀空」之間的方便演化,索性向前探究一番。寫成四章: ··· [中略] ···

三十多年前說過:「中論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法的深義。……抉發阿含經的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中觀今論』)。**這部書,對於這一見解,給以更確切的證明。**

119 (1)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247:

依《中論》說,初令菩薩廣觀法空,然後歸結到我空,以觀無我我所為證入空性的不二門。因為若寬泛的廣觀法空,不能反求諸己,能所的知見不易泯除,故必須返觀自我本空。**由此可見《中論》與《阿含經》義,是怎樣的相符順。**

(2)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觀法品第十八〉p.310~p.312:

大乘、小乘的正觀實相,確乎都要從我空下手的;通達了我空,即能通達我所法空。有我見必有 我所見,得我空也可得法空。所以釋尊的本教,一致的直從我空入手。

其中,**悟二空淺的是小乘,如毛孔空;悟二空深的是大乘,如太虚空。悟入有淺深差別,而所悟**的是同一空性;真理是不二的。

- … [中略] … 學問不厭廣博,而觀行要扼其關要;所以本品正論觀法,如不見有我,也就沒有我所法,正見一切諸法的本來空寂性了。從破我下手,顯示諸法的真實,為三乘學者共由的解脫門。… [中略] … 一切法性空,卻要從我空入手,此是本論如實體見釋尊教意的特色。
- (3)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61:

依《中論·觀法品》的開示,雖**廣觀一切法空,不生不滅,而由博返約的正觀,還是從無我我所悟人。這正是生死的癥結所在,出世的解脫道,決不會有差別的。**不過根機不同,說得明了或含 渾些,廣大或精要些而已。

¹²⁰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32~p.734:

般若空義,發展於北方薩婆多部的教區,所以**在世俗的方便施設中,也就與薩婆多部的法義,有 了某種程度的結合,**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七(大正八·五六七中)說:

…〔中略〕…

···〔中略〕···般若與薩婆多思想的結合,實有說與性空說的統一,是般若法門發展於北方的適應。後代的龍樹、月稱——中觀者,在世俗邊,都隨順薩婆多部,正是繼承這一學風而來。

¹²¹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65~p.167:

三法印即是一法印 平常說:小乘三法印,大乘一實相印。這是似乎如此,而並不恰當的。^[1]《阿含經》與聲聞學者,**確乎多說三法印**;大乘經與大乘學者,也**確乎多說一法印。**這三印與一印,好像是大乘、小乘截然不同的。^[2] **其實,這不過多說而已。**佛法本無大小,佛法的真理並沒有兩樣,也不應該有兩樣。…[中略]…由於三法印即同一空性的義相,所以真理並無二致。否則,執無我,執無常,墮於斷滅中,這那裡可稱為法印呢!

[-] 佛 (1) 為一般根性,大抵從無常、無我次第引入涅槃。 (2) 但為利根如迦旃延等,即直示中道,不落兩邊。聲聞弟子多依一般的次第門,所以在聲聞乘中,多說三法印。

2. 初期大乘(中期佛教)的「行」 122

(1) 依「三心」修六度、四攝

說到「大乘佛法」的修行,主要是菩提願,大悲與般若(無所得為方便)。由於眾生根性不一,學修菩薩行的,也有信願增上,悲增上,智增上的差異(經典也有偏重的), 但在修菩薩行的歷程中,這三者是必修而不可缺少的。

(1)如有悲而沒有菩提願與空慧,那只是世間的慈善家而已。⁽²⁾有空慧而沒有悲願,那是不成其為菩薩的。**所以大乘菩薩行,是依此三心而修,主要是六度,四攝。**布施等是「佛法」固有的修行項目,大乘是更多的在家弟子發心,所以布施為先。

(2) 菩薩真精神: 忘己為人(悲心)、盡其在我(空慧)、任重致遠(菩提願) 123

菩薩大行的開展,一則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而發心修學;**一則是**適應世間,悲念世間而發心。**

龍樹論闡揚的菩薩精神,我在『印度之佛教』說:「其說菩薩也,一、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自)發菩提心,**其精神為忘己為人。**二、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為盡其在我。**三、三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任重致遠。菩薩之精神可學,略可於此見之」。**

菩薩行的偉大,是能適應世間,利樂世間的。**初期「大乘佛法」與「佛法」的差異,正** 如古人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¹²⁴

(三) 梵化之機應慎

什麼是「(梵化之機應慎)」?

1. 正名:改「梵化」為「天化(低級天的鬼神化)」

梵化,應改為天化,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¹²⁵

[三] 大乘本是少數利根者,在悟得無生法忍,即一般聲聞弟子以為究竟了的境界,不以為究竟,還要悲願利他。從這無生的深悟出發,所以徹見三法印的一貫性,惟是同一空性的義相,這才弘揚真空,說一切皆空是究竟了義。

 $^{(2)}(1)$ 拘滯名相的傳統學者,信受三法印而不信一法印;久之,大乘者也數典忘祖,自以為一法印而輕視三法印了。 $^{(2)}$ 惟有龍樹的中觀學,能貫徹三印與一印。… [下略] …

¹²² (1) 印順導師《永光集》p. 255:

説我贊同「緣起性空」,是正確的,但**我重視初期大乘經論,並不只是空義,而更重菩薩大行。**… [中略]…所以在〈敬答議印度之佛教〉說:「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並提出會通 《阿含》,及「忘己為人」,「任重致遠」,「盡其在我」的偉大的菩薩精神(《無諍之辯》一二—— ——二二頁)。其實,這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早已說過了的。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100:

佛教是實踐的人生宗教。「誦習千章,不如一行」,**就是教理的探索,目的也在獲得正知正見,以指導行踐。理解與行踐,必然一貫;**這在三期佛教的行踐中,可以完美證實。

佛法中的神奇與臭腐,行踐就是試金石。佛陀的本懷,唯有在行踐中,才能突破空談的買索,正確的把握它。

- (3) 參見本節上文所說:「法的第一義,是八正道。」
- 123 關於「菩薩三大精神與大乘三心的比配」,參見附錄。
- 124《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 125 參見上文第二節〈二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所說:「第五期的「梵佛一如」,應改正為「天佛一如」。

2. 天化的原因

西元前五0年,到西元二00年,「佛法」發展而進入「初期大乘」時代。由於「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理想化的、信仰的成分加深,與印度神教,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 126

3. 天化的情况

(1) 重天神而輕人間

一、 $^{[1](A)}$ 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 $^{[B]}$ 普賢是**目犍連與帝釋的合化,**成為如來(新)的二大脇侍。 $^{[2]}$ **取象溼婆天(在色究竟天),**有圓滿的毘盧遮那佛。

魔王,龍王,夜叉王,緊那羅王等低級天神,都以大菩薩的姿態,出現在大乘經中,雖然所說的,都是發菩提心,悲智相應的菩薩行,卻凌駕人間的聖者,大有人間修行,不如鬼神——天的意趣。無數神天,成為華嚴法會的大菩薩,而夜叉菩薩——執金剛神,地位比十地菩薩還高。¹²⁷

這表示了重天神而輕人間的心聲,是值得人間佛弟子注意的!

(2) 神教咒術等的祈求他力護持

二、神教的咒術等,也出現於大乘經中,主要是為了護法。**但為了護持佛法,誦咒來求 護持,這與「佛法」中自動的來護法不同,而有祈求的意義。**

神教的他力護持,在佛法中發展起來。

(3) 求得消災、治病、延壽等現生利益,與低級的神教、巫術相近

三、「念佛」(「念菩薩」)、「念法」法門,^[1]或是往生他方淨土,^[2]或是能得**現生利益—** 一消災,治病,延壽等。求得現生利益,與低級的神教、巫術相近。

因為 ⁽¹⁾ 「**秘密大乘」所重的,不是離欲的梵行,而是欲界的忉利天,四大王眾天式的「具貪行」。** ⁽²⁾ 而且,**「天」可以含攝一切天,**所以改名為「天佛一如」,要更為恰當些。」

126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l:

「佛法」在流傳中,出現了「大乘佛法」,更演進而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懷念,是通過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離釋尊的時代越遠,想像的成分也越多,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實。**

127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03~p.108:

[1] **夜叉身的大菩薩,**受到《華嚴經》的尊重。…〔中略〕…夜叉身相的菩薩,地位非常崇高,**與「秘密大乘佛法」是一脈相通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略〕…不過在「大乘佛法」中,菩薩化的鬼畜天菩薩,所說的還是菩薩道的深智大行,佛果的功德莊嚴,**與後起的適應鬼、畜天的法門,精神還是不大同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天、鬼天(神)、畜天(俗稱「妖精」),比人要厲害得多,所以**在信仰中,漸漸地勝過了人間的賢聖僧。**

- 「二」「大乘佛法」,重在**印度群神的菩薩化。**西元四、五世紀間傳出的『**楞伽經』,進一步的佛化群神。**…〔中略〕…
- …〔中略〕…印度的群神與古仙,其實是如來異名。一般人雖不知道就是如來,但還是恭敬供養梵天等。**這種思想,比『楞伽經』集出還早些的『大集經』,已明白的表示了,**…〔中略〕…
 - ... [中略] ...
- \cdots [++++] \cdots **這在現實的一般人心中,不免要神佛不分了!「大乘佛法」後期,這一趨勢是越來越嚴 重了!**

4. 結評:「神化」的信行,會迷失「佛出人間、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

「大乘佛法」普及了,而信行卻更低級了! 128我不否認神教的信行,如去年有一位(曾參禪)來信說:「否則,……乃至奧義書、耆那教諸作者聖者就是騙子了」!我回信說:「不但奧義書、耆那教不是騙子,就是基督教……其至低級的巫術,也不完全是騙人的。宗教(高級或低級的)總有些修驗(神秘經驗),……如有了些修驗,大抵是信心十足,自以為是,如說給人聽,決不能說是騙子。……不過,不是騙人,並不等於正確,否則奧義書、耆那教也好,何必學佛」? 129

「初期大乘」的神化部分,^[1]如看作《長阿含經》那樣,是「世界悉檀」、「吉祥悅意」,那大可作會心的微笑。^[2]如受到「方便」法門功德無邊(佛經的常例,越是方便,越是功德不可思議)的眩惑,順著世俗心而發展,那是會**迷失「佛出人間」,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的。**¹³⁰

(四) 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

什麼是「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

1. 如來藏:為「畏無我者」,激發學修菩薩行的方便

如「後期大乘」的如來藏、佛性、我,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

五、抽籤問卜扶乩:有些佛寺中,有抽籤,打笤,甚至有扶乩等舉動,引起社會的譏嫌,指 為迷信。**其實,純正的佛教,不容許此種行為(有沒有效驗,是另外一件事)。**

真正學佛的,只相信因果。如果過去及現生作有惡業,決不能用趨吉避凶的方法可以避免。修善得善果,作惡將來避不了惡報,要得到好果報,就得多做有功德的事情。佛弟子只知道多做善事; 一切事情,如法合理的作去,決不使用投機取巧的下劣作風。

這幾樣都與佛教無關,佛弟子真的信仰佛教,應絕對的避免這些低級的宗教行為。

(2) 印順導師《永光集》p.188~p.189:

所以,根據我剛才講的,**真正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比較樸素、純正、純真。像中國看風水、看相,這種神道不分的方式,會引起副作用,出家人絕對是不能做。這種事情**有沒有效,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絕對不隨便顧神通,為什麼不能顯?你顧神通,那就慢慢影響社會,與妖作怪!這是有嚴重副作用的。佛教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我自己要怎麼做,而是**從團體的活動當中去了解,應該怎麼樣較適宜,這才是真正的戒律。**

129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74~p.75:

我有很多看法,與別人的看法不大相同,譬如說,某人在修行,某人開悟了!修行、開悟當然是 好事情,不過,**不只是佛法講「修行」。世界上的宗教都要修行的,**…〔中略〕…如真的修行,自然會身 心有些特殊的經驗,…〔中略〕…

所以,**單講修行,並不一定就是佛法,世界上各種宗教都有修行呢**!你**說你看到什麼東西,經驗到什麼**?這並不能保證你經驗的就是佛法。

那麼用什麼方法來區別呢?這有兩個方法:一、與佛法的根本義理是否相合。二、行為表現是什麼樣子。 \dots [下略] \dots

130 參見下節〈柒 少壯的人間佛教〉所說:

「大乘佛法」,由於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天(鬼神)菩薩也出現了,發展到印度的群神,與神教的 行為、儀式,都與佛法融合。

這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所以民國三十年,寫了『佛在人間』,明**確的說:「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人間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就是天上,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

如知道這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能順應世間人心,激發人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 那就是方便了。如說如來藏、佛性是(真)我, 用來引人向佛, 再使他們知道:「開引 計我諸外道故, 說如來藏, ……當依無我如來之藏」;「佛性者實非我也, 為眾生故說名 為我」, 那就可以進一步而引入佛法正義了。

只是**信如來藏我的,隨順世俗心想,以為這才是究竟的,這可就失去「方便」的妙用,** 而引起負面作用了!

2. 虚妄唯識論:為「五事不具者」,顯了解說一切法空的方便

又如「虛妄唯識論」的^[1]『瑜伽師地論』等,通用三乘的境、行、果,「攝事分」還是『雜阿含經』「修多羅」的本母呢!^[13][2]無著,世親的唯識說,也還是依無常生滅,說「分別自性緣起」(稱十二緣起為「愛非愛緣起」)。^[13]這是從說一切有部、經部而來的,重於「果從因生」的緣起論。^[13]

如知道這是**為五事不具者所作的顯了解說,那與龍樹的中道八不的緣起論,有相互增明的作用了。**

|(五) 結:古代經論的解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人間佛教」原則,多有可以採用|

摩怛理迦是「本母」的意思,通於法與律,這裏所說的,是「法」的本母。對於修多羅——契經,標 舉(目)而一一解說,決了契經的宗要,名為摩怛理迦。如『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卷八五——九 八)的摩怛理迦是『雜阿含經』「修多羅」部分的本母。又如『瑜伽論』「攝決擇分」(卷七九——八0), 標舉菩薩的十六事,——加以解說,是大乘『寶積經』的「本母」。這是「釋經論」,但決了宗要,與 依文釋義的不同。

132《攝大乘論本》卷 1 (大正 31,134c28-135a2):

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分別自性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1]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2]復有十二支緣起,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為緣性故。

133 (1)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215~p.217:

不過釋尊對這因果理則,還是從現實經驗為出發說明的。

- …〔中略〕…^{[1][A]}說一切有部**偏重在具體事實因果上立論,所以解釋為緣起是因、緣生是果。**^[B]直到**大乘唯識學,還是承襲這一思想,**如《攝論》所知依說緣起、所知相說緣生;所說雖與有部有所不同,卻都**同是在具體因果事實上說明的。**^[2]但,其他學派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下略〕…
- \cdots [中略] \cdots 佛說的理則性是不離具體因果事實,而又是實通於一切具體因果事實上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古人曾說它是非有為非無為。
-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41~p.143:
 - **三重因缘** 佛法的主要方法,在觀察現象而探求他的因緣。現象為什麼會如此,必有所以如此的原因。佛法的一切深義、大行,都是由於觀察因緣(緣起)而發見的。佛世所談的因緣,極其廣泛,但極其簡要。後代的學佛者,根據佛陀的示導,悉心參究,於是因緣的深義,或淺或深的明白出來。這可以分別為三層:
 - 一、果從因生:現實存在的事物,決不會自己如此,必須從因而生,對因名果。在一定的條件和合下,才有「法」的生起,這是佛法的基本觀念,也就依此對治無因或邪因論。…〔中略〕… 因緣是很複雜的,其中有主要的,或次要的,必須由種種因緣和合,才能產生某一現象。佛法依此因緣論的立場,所以偶然而有的無因論,不能成立。
 - 二、事待理成: … [中略] …
 - 三、有依空立: … [下略] …

¹³¹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50:

古代經論,解理明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人間佛教」的原則,多有可以採用的。**

人的根性不一,¹³⁴如經說的「異欲,異解,異忍」,**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世界,對治,為人,第一義悉檀,而引向佛法,向聲聞,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的。**¹³⁵

這是我所認為是能契合佛法,不違現代的佛法。

從說教的立場說,^[1] **眾生根機無量,絕不能用機械劃一的方法去攝受,**所以經上說:「如來不得作一定說」;「雖有五部,不妨如來法界」。^[2] **但從時代風尚這一點說,就不妨側重某一系,更為時眾需要的法門。**…」「下略」…

「初期大乘」是菩薩道。···〔中略〕···**不離「佛法」的解脫道——般若,只是悲心要強些,多為眾生著想,不急求速證而已。**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95~p.96:

探索三大思想系的教典,性空論到底是正確而深刻的。在虛妄唯心者所依的『解深密經』,它本身就表示這個見解: 五事具足的利根,它無須乎解深密。五事不具足的鈍根,或者懷疑否認,或者顛倒亂說,於是不得不作淺顯明了的解說。它的分離俗有,與龍樹「為初學者作差別說」的見解,完全一致。真實唯心,是方便假說的,『楞伽經』不曾這樣說嗎?「若說真實者,心即無真實,言心起眾相,為化諸愚夫」。龍樹說:對治境實心虛(唯物論)的妄執,所以說唯心,這確定了唯心在佛教中的價值。

從佛教思想開展中去研究,更使我們理解性空的深刻正確,這不妨從三法印去觀察。…[下略]…

◎關於「解脫」,參見:

(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01~p.102:

般若與方便,是成佛的兩大因素,而且是相助相成的,所以說:「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8.033)。**沒有方便的慧——般若,**是要證實際而成小果的;**沒有般若的慈悲方便,**只是人天善業,**對佛道來說,都是繫縛。只有般若與方便的相資相成,才能實現大乘的不思議解脫。**…「中略」…

「方便」在「大乘佛法」中的重要性(更影響到「秘密大乘佛法」),是應該特別重視的。羅什所譯『維摩詰所說經』,經題下注「一名不思議解脫」。『華嚴經』的「入法界品」,『智度論』稱為『不可思讓解脫經』;「四十華嚴經」題,也作「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f^{(1)}$ 解脫是「佛法」的修行目標, $f^{(2)}$ 「大乘佛法」稱為「不思議解脫」,形式與方法上,應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差別的重點,就是方便。**…〔下略〕…

(2) 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168:

善知識自行化他的方法,除了初三位比丘,表示為三寶、三學以外,其他大抵是**入世的解脫門。** 一面即俗而真的自入法界,一面即真而俗的入世利生。…〔中略〕…**就是不思議解脫。**

大乘的真諦,在立足在出世上廣利眾生,眾生就在世間的事業上直入解脫。這是釋尊成佛的本懷, 只為時代根性的不能領受,才不得不宣說擺脫入世的出世法(二乘),或者經過了出世,再使他走 上利他(回小歸大)。**像善財童子所表現的佛教,是從人本位而直入佛道的,這就是人間佛教。**雖 然經中也有鬼神(想在別處詳談,從略),但善財參訪的善知識都是人;就是十三女神,也還像人, 與後期佛教不同。人間佛教,青年佛教,本經永遠在啟示我們!

(3)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407~p.408:

佛法對於現實社會的改造,可以約聲聞佛教與大乘佛教,兩方面來講。^[一]聲聞佛法與大乘佛 法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它是**從有生而到無生,超越社會而 得解脫。…**[下略]…

[二] 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則完全不同。它以為**生即無生,無生而不離生,故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並不妨礙自己的清淨解脫。它要從世間的正業去體驗而得解脫,這種解脫,叫做不思議解脫,**這在《華嚴經》裡說得很多。

¹³⁴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94:

¹³⁵⁽¹⁾參見下文〈捌 解脫道與慈悲心行〉所說:

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136

(一) 宜揚人間佛教,「受虛大師影響,但有些不同」

宣揚「人間佛教」,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

1. 探求「經說的依據」

一、(民國二十九年) 虚大師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中,說到「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以為現在進入「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應「依著人乘正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由此向上增進,乃可進趣大乘行」。

這是能適應現代根機,但末法時期,應該修依人乘而趣大乘行,沒有經說的依據,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反而有的正在宣揚:稱名念佛,是末法時期的唯一法門呢!¹³⁷ 所以我要從佛教思想的演化中,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¹³⁸

2. 抉擇取捨不同

(1) 大師的思想:核心是中國佛教傳統(後期大乘)

二、**大師的思想,核心還是中國佛教傳統的**。臺、賢、禪、淨(本是「初期大乘」的方便道)的思想,**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是屬於「後期大乘」的。**

這一思想在中國,我在『談入世與佛學』中,列舉三義:一、「理論的特色是至圓」;二、

¹³⁶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67~p.68:

假使身體還可以的話,我現在想寫**最重要的一本書,說明從最初的佛法,演進到**大乘**佛法的過程。大乘佛法的本來意義是什麼?究竟什麼叫做大乘?我們不要口說大乘,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下略〕… 137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257~p.259:

常道,對方便道說。菩薩常道,並非太虛大師創說,乃大乘法門之共軌也。大乘以成佛為宗極;菩薩發心,於歷劫生死中修行,積集廣大福慧資糧,以之利他,即以自利,展轉增廣,終乃圓成究竟佛果。此乃大乘通軌,雖法門無量,意趣則一。或願生人中,天上(非長壽天),或願生無佛法處,或生其他佛土:**悲心廣運,歷劫修行,為菩薩特有之勝德,非急於自了生死者之可比。**

大乘法中,有念佛法門,是易行道,方便道。^[1] 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論』云:「汝言阿惟越致(不退轉)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2] 馬鳴菩薩『大乘起信論』云:「眾生初學是法,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近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大心)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無著菩薩『攝大乘論』云:「別時意趣:謂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即不退)。又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

依印度大菩薩之開示,方便易行道,乃對初學者,根性怯弱者所設之方便,用以維護信心,免其退失 大心。法門之用意在此,與一般中國人所說不同。且念佛,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通於一 切佛,如多寶佛,彌陀佛。「聞釋迦牟尼佛,稱其名號,善根成就,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出『觀音菩薩授記經』,非念佛但指阿彌陀佛也。且念佛之念,乃繫心一境。或繫念佛功德,或 繫念佛相好,或繫念佛名號,或繫念佛實相。如『大品經』云:「無所念,是名念佛」。

念佛法門是易行道,然亦法門廣大。中國之念佛者,捨一切佛而專念阿彌陀佛;捨功德,相好等而專稱名號,使廣大法門,狹而不廣,拘而不通!**吾人應依經論所說,勿信末世人師**!

如自覺根性怯弱,尚不堪大心久行,則修易行方便道,如稱念阿彌陀佛等,藉此維護信心,自屬合理。 如謂末法修行,非此不可,非此一法門不可,則是偏見曲說,故與經論相違!大集經懸記,念佛得度 生死,亦是維護信心,漸度生死之意。且念佛亦多矣,何必如某大德所說!

138 參見末後一節〈一 0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的末後一段所說:「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

「方法的特色是至簡」;三、「修證的特色是至頓」。在信心深切的修學者,沒有不是急 求成就的。「一生取辦」,「三生圓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立地成佛」,或「臨終往 生淨土」,就大大的傳揚起來。

(2) 導師的思想

A. 評論

(A) 評「傳統思想(後期大乘)」: 人菩薩行是不可能發揚

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彌勒的「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¹³⁹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在「至圓」、「至簡」、「至頓」的傳統思想下,是不可能發揚的。** 大師說:中國佛教「說大乘教,修小乘行」,思想與實行,真是這樣的不相關嗎?不是

(B) 評「秘密大乘佛法」: 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

的,中國佛教自以為最上乘,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

遲一些的「秘密大乘佛法」,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而開展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可 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

B. 抉擇: 斷然贊同「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

我從印度佛教思想史中,發見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佛德本具(本來是佛等)論,所以斷然的贊同「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¹⁴⁰

3. 明確的「不神(天)化」立場

三、**佛法本是人間的,**容許印度群神的存在,只是為了減少弘傳的阻力,而印度群神,表示了尊敬與護法的真誠。如作曼荼羅,天神^[1]都是門外的守衛者,^[2]少數進入門內,成為外圍分子。¹⁴¹

「大乘佛法」,由於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天(鬼神)菩薩也出現了,發展到印度的

(2)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31~32:

彌勒菩薩之所以表現這種風格,因為在五濁惡世,菩薩的修行,應該重在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慈悲、智慧……。如不修習這些功德,福德不足,慈悲不足,專門去修定斷煩惱,是一定要 落入小乘的。彌勒菩薩表現了菩薩的精神,為末世眾生作模範,所以並不專修禪定,斷煩惱,而 為了利益他人,多作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進等功德。

- 140 參見末後一節〈一 0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的末後一段所說:「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這是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
- ¹⁴¹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p.38~p.39:



初期佛教,…〔下略〕…

^{139 (1)《}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 1(大正 14,418c6-9): 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此人命終當生何處?其人今者**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 記此人成佛無疑,此人命終生何國土?

群神,與神教的行為、儀式,都與佛法融合。這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所以民國三十年, 寫了『佛在人間』,明確的說:「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人間 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就是天上,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¹⁴²

142 比較「大師與導師對天神化的立場」:

(1) 參見末後一節所說:

一0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

人菩薩行——人間佛教的開展,是適合現代的,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我以為,**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是應該確認肯定的。**…〔中略〕…**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發展到一切都是方便,終於天佛不二。**

中國佛教的理論,真是圓融深妙極了,但如應用到現實,那會出現怎樣情形?近代太虛大師,是特長於融會貫通的!三十年發起組織「太虛大師學生會」,會員的資格是:返俗的也好,加入異教的也好,「去陝北」的也好。在大師的意境中,「夜叉、羅剎亦有其用處」(「太虛大師年譜」)。後來,學生會沒有進行。會員這樣的雜濫不純,如真的進行組織活動,夜叉、羅剎(如黑社會一樣)會對佛教引起怎樣的負面作用?大乘佛教的寬容性,在有利於大乘流通的要求下,種種「方便」漸漸融攝進來,終於到達「天佛一如」的境界。…[中略]…

…〔中略〕…

…〔中略〕…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下略〕…

(2) 印順導師《永光集》p.253~p.254:

[1] 中國佛教的衰落,[1] 虛大師 [A] 在「人」上著想;[B] 雖說「學理(法)革命」,而革新的只是適應時機的方便。[2] 我當然也知道「人」的低落與墨守成規,但從史的探求中,「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天)化,(庸)俗化有關」(《遊心法海六十年》五四頁)佛教的衰落,從印度到中國,[A] 不只是「人」的低落,[B] 而也是「法」的神化、俗化。

[2] 由於這一理念不同,在大乘三宗(或三系)的討論上,呈現出彼此間的差異。[1] 大師說三宗平等(其實也有不平等),而以宋以來的佛法傳統——法界圓覺宗為最高妙;為了支持這一理由,以馬鳴(?)的《大乘起信論》,為早於龍樹、無著的。[2] 而我以為:「能立本於(釋迦佛時)初期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初期大乘經與龍樹論)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數」(〈印度之佛教・自序〉七頁)!

(3)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p.189~p.191:

大師深入於中國的傳統佛教——圓頓大乘,所以「上不徵五天,下不徵各地」(民國十六年後,也多少修正了),崇仰中國佛教教理為最高準量,為中國佛教教理而盡最大的維護責任。對中國圓頓大乘的無比忠誠,為真正信仰者樹立典型!在近代大德中,沒有比大師更值得可敬了!…(中略]…(十七年)講《人生佛學》時說:「大乘有圓漸圓頓之別,今以適應重徵驗,重秩序,重證據之現代科學化故,當以圓漸之大乘法為中心」。(十七年)講《佛陀學綱》,說學佛的「辦法」,是「進化主義——由人生而成佛」。大師的思想,孕育於中國傳統——圓頓大教,而藉現實環境的啟發,知道神學式的,玄學式的理論與辦法,已不大能適應了。…[中略]…為了誘導中國佛教,尊重事實,由人生正行以向佛道,不惜說中國佛教的修行是小乘。大師那有不知參禪、念佛,是至圓、至頓、至簡、至易的究竟大乘呢!問題在:入世、利他、無所不施——這些問題,在凡夫面前,即使理上通得過,事上總是過不去。由於圓頓大乘是小乘急證精神的復活,所以方便的稱之為小乘行,策勵大家。這真可說眉毛拖地,悲心微體了!

(4)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緒言〉p.18~p.22:

人生與人間: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五年,提出了「人生佛教」。在抗戰期間,還編成一部專書 ——《人生佛教》。**大師以為:人間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義好。**他的倡導「人生佛教」,有兩個 意思:

一、**對治的**:因為中國的佛教末流,一向重視於——一死,二鬼,引出無邊流弊。大師為了糾正他,所以主張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以人生對治死鬼的佛教,所以以人生為名。**

佛法的重心,當然是了生死,成佛道。但中國佛弟子,由了生死而變成了專門了死。…〔中略〕… 大師曾為此寫了〈生活與生死〉一文,認為佛教的本義,是解決生活,在生活問題的解決中,死

(二) 從印度佛教史的抉擇,推重「佛法」與「初期大乘」

1. 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衰老而死亡

從印度佛教的興起,發展,衰落而滅亡,我譬喻為:「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 壯而衰老。^[1]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讚的,**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嗎?**^[2] 壯年而不知珍攝,轉眼衰老了。**老年經驗多,知識豐富,表示成熟嗎?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

2. 推重「(童真的) 佛法」與「(少壯的) 初期大乘」

存在於世間的,都不出「諸行無常」,我以這樣的看法,而推重「佛法」與「初期大乘」的。

童真到壯年,一般是**生命力強,重事實,極端的成為唯物論,唯心論是少有的。**

3. 「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老年心態

(1) 述「老年心態」

由壯年而入老年^{,[1]}**內心**越來越**空虚(所以老年的多信神教)**, 思想也接近**唯心(唯我、唯神)論。**^[2]是唯心論者,**而更多為自己著想。**^[A] 為自己身體的健在著想,長生不老的信行,大抵來自早衰與漸老的。^[B] 老年**更貪著財物,**自覺年紀漸老了(「人生不滿百,常有千歲憂」), **多為未來的生活著想,**所以孔子說:老年「戒之在得」。¹⁴³

的問題也就跟著解決了。**其實,佛教的了生死,並沒有錯。生死是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洪流,包含了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的一切。解決這生生不已的大問題,名為了脫生死。**如不能了生,那 裡能了死!這那裡可以偏重於死而忽略於生!

- ···〔中略〕···**為對治這一類「鬼本」的謬見,特提倡「人本」來糾正他。·**··〔中略〕···
- **二、顯正的:**…〔中略〕…大師曾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即人生而成佛,顯出了大師「人生佛教」的本意。

人生佛教是極好了,為什麼有些人要提倡人間佛教呢?

- [一] 約顯正方面說,大致相折;
- [二] **而在對治方面,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人在五趣中的位置,恰好是在中間。**在人的上面有天堂;下面有地獄;餓鬼與畜生,可說在人間的旁邊,而也可通於上下。…〔中略〕…**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說,如不能重視人間,**那麼
- [1] 如重視鬼、畜一邊,會變為**著重於鬼與死亡的,近於鬼教。**[2] 如著重羨慕那天神(仙、鬼)一邊,即使修行學佛,也會成為**著重於神與永生(長壽、長生)的,近於神教。**[3] 神、鬼的可分而不可分,即會變成**又神又鬼的,神化、巫化了的佛教。**
- **這**^[1] 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2] 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

所以特提「人間」二字來對治他:這 $^{(1)}$ 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 $^{(2)}$ 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 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唯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

我們首先應記著:**在無邊佛法中,人間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 切勿誤解為人乘法!

14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110:

後期佛教是**衰老,一直向滅亡前進。**^[1]它的**經驗豐富,哲理的思辨,中期也有不及它的地方。**^[2]它的**惰性漸深,暮氣沉沉,專為子女玉帛打算,卻口口聲聲說為人。**

(2) 證「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老年心態」

印度「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於老年心態。

唯心思想的大發展,是一。

觀自身是佛,進而在身體上修風、修脈、修明點,要在大歡喜中即身成佛,是二。¹⁴⁴ 後期的中觀派,瑜伽行派,都有**圓熟的嚴密思想體系,知識經驗豐富,**是三。

4. 結說: 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

我在這樣的抉擇下,推重人間的佛陀,人間的佛教。

我初學佛法——三論與唯識,**就感到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存在於內心的問題,^[1] 經虛大師思想的**啟發,**^[2] 終於在「佛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而得到**新的啟發。**¹⁴⁵ 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想作祖師),不是講經論的法師,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¹⁴⁶**

(三) 重申『人間佛教要略』的要義

1. 總說「適應現代的佛法,即脫落鬼、神(天)化,回到現實人間的佛法本義」

我早期的作品,多數是講記,晚年才都是寫出的。**講的寫的,只是為了從教典自身,探求適應現代的佛法,也就是脫落鬼化、神(天)化,回到佛法本義,現實人間的佛法。** 我明確的討論人間佛教,民國四十年曾講了:『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在預想中,這只是序論而已。**

2. 略述『人間佛教要略』的含義

這裏略述『人間佛教要略』的含義。

(1)論題核心:人、菩薩、佛

一、「論題核心」,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

^[1]從人而發菩薩心,應該認清自己是**「具煩惱身」(久修再來者例外),**不可裝腔作勢, 眩惑神奇。^[2]要**「悲心增上」,**人而進修菩薩行的,正信正見以外,一定要力行十善利 他事業,以護法利生。¹⁴⁷

宗喀巴所樹立的黃教,是**通過「菩提道次第」(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廣修菩薩行),而進修神秘、欲樂、他力、急證的「密宗道次第」。**如法尊、能海去拉薩修學,不都是學得無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來嗎!

這種以二乘法為本的傾向,宗喀巴大師也不能免,所以他說的共下士法,把「念死」作為入道的 要門,其實,不念死,未嘗不能熏修人天善業。這樣的下士道,雖順於厭離的二乘,但不一定順 於悲濟的大乘道。

對於這,**虛大師深入佛乘,獨具隻眼,揭示了如來出世的真實意趣——教導人類,由人生而直趣** 佛道。所以著重熏修十善正行,不廢世間資生事業,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而不以厭離(如念

¹⁴⁴ 印順導師《永光集》p.249:

 $^{^{145}}$ 參見本節上文所說:「宣揚「人間佛教」,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

¹⁴⁶ 詳參「第一節〈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

¹⁴⁷(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a4:

(2) 理論原則

二、「理論原則」是:

A. 法與律合一(「佛法」化世的根本原則)

「**法與律合一」。**「導之以法,齊之以律」,**是「佛法」化世的根本原則。**

重法而輕律,即使心在入世利他,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

B. 緣起與空性統一(大乘法,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

「緣起與空性的統一」: 這是「緣起甚深」與「涅槃甚深」的統一, 是大乘法, 尤其是 龍樹論的特色。

C. 自利與利他統一(為利眾生,而廣學一切,淨化身心)

「自利與利他的統一」: 發心利他,不應忽略自己身心的淨化,否則「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所以為了要利益眾生,一定要廣學一切,淨化身心(如發願服務人群,而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一樣);廣學一切,只是為了利益眾生。

不為自己利益著想,以悲心而學而行,那所作**世間的正業,就是菩薩行。**148

死)為初學的法門。

人乘正行而趣向佛道,也就是攝得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功德而趣入佛道。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103~p.106:

在複雜根性與不同的行踐中,可以分為三大類:據龍樹菩薩說:一、一分鈍根的菩薩,最初 觀察五蘊生滅無常不淨,要久而久之,才能觀察一切法性空;這是「從無常入空……」的。這一 類大乘學者,經上說它「無數無量發菩薩心,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者」。我們要知道:大乘菩薩, 要修行六度、四攝去利他的;像這樣充滿了厭離世間,生死可痛的心情,焉能克服難關,完成入 世度生的目的?這樣的學者,百分之百是退墮凡小的。

二、一分中根菩薩,最初發心,就觀察一切法空不生不滅,這是中期大乘依人乘而趣入佛乘的正機,是「從空入無生……」的。唯有理解一切性空,才能不厭世間,不變世間;才能不著涅槃,卻向涅槃前進。這樣的大乘行者,「與菩提心相應,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去實行菩薩的六度、四攝行。它一面培養悲心,去實行布施、持戒、慈忍等利他事業;一面理解性空的真理,在內心中去體驗。這需要同時推進,因為悲智不足去專修禪定就要被定力所拘;不厚厚的培植布施、持戒、慈忍的根基,一心想證空,這是邪空;如果智勝於悲,就有退墮小乘的危險。所以在悲心沒有深切,悲事沒有積集,它不求證悟;「遍學一切法門」,隨分隨力去利人。它時常警告自己:「今是學時,非是證時」。三、一類利根的菩薩,它飛快的得無生忍,也有即身成佛的。龍樹沒有談到從何下手,或者是從涅槃無生入佛道的。…〔中略〕…

鈍根者(現在盲目的學者,稱為利根),幾乎從來沒有積集功德(悲事),忽略利他而急求自證的習氣異常強。因種過少分智慧,偶然的見佛發菩提心,**但厭離的劣慧,使它立刻失敗。**這與絲毫無備,倉卒應戰與優勢的敵軍硬碰,結果是全軍覆沒一樣。…〔中略〕…總之,根機的利鈍,全在未發心以前的有沒有準備,與正法的淺深無關。醍醐、毒藥,並不是一定的。

雖有這三類,**鈍根與小乘學者所說的相同,容易墮落。**後一類,希有希有,所以無著世親他們, 也就不去說它。**要學大乘行,自利利他,那唯有採取積集悲智,學而不證的正軌。**(**前機急求自證 失敗,**後機自然的立刻證悟,不是勉強得來)

或者認為非迫切的厭雜 (無常苦)自己的生死,它絕不能認識他人的苦痛,發大悲心去利人。他 們的意見,非「從無常門入」不可,這是非常錯誤的。他如果願意一讀『諸法無行經』, 就知道行 徑的各別了。

「**從空**而入」的**依人乘而進趣佛乘,不是貪戀世間,在性空**的正見中,才**能觀生死無常而不致退** 失呀!

¹⁴⁸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p.110~p.112:

(3) 時代傾向

三、「時代傾向」:

A. 青年時代

現在是**「青年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演化為社會中心,**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

適應少壯的佛教,必然的重於利他。人菩薩行的大乘法,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

B. 處世時代

現在是**「處世時代」: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1]佛與弟子,經常的「遊化人間」。^[2]就是住在山林,為了乞食,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

修菩薩行的,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傳播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原則下,淨 化自己,覺悟自己。**

C. 集體(組織)時代

現在是「集體(組織)時代」: [1] 摩訶迦葉修頭陀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優波離想獨處修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 [2] 釋尊自己是「佛在僧數」的。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正法久住的,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是根本不同的。

適應現代,^[1]不但出家的僧伽,**要更合理(更合於佛意)化,**^[2]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 **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不是為個人謀取名位權利)。**

(4)修持心要:信、智、悲

四、「修持心要」: 菩薩行應以信、智、悲為心要,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一切都是菩薩行。我曾特地寫了一篇『學佛三要』,三要是信願(大乘是「願菩提心」),慈悲,(依緣起而勝解空性的)智慧。

[1]「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 [2] 如信與智增上而悲心不足,就是**二乘;**如

大乘道也不是不重視身心的調治(自利),只是著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凡夫學大乘道,以大悲心為動力,以普度眾生的悲心來廣學一切。經上說:「菩提所緣,緣苦眾生」。眾生受無量苦,菩薩起無量悲行,所以大乘道是「以大悲為上首」的。然發心利他,並不忽略自己身心的調治,否則「未能自度,焉能度人」!如不解不行,不修不得佛法,既無智慧,又無能力,那怎能利他呢!所以為了要度一切眾生,一定要廣學一切——戒定慧三學,六波羅蜜等。…〔中略〕…

菩薩的自利,從利他中得來,一切與利他行相應。如持戒,即不妨害眾生;習定而修慧發通,可以知根機而化濟眾生。**大乘道的自利,不礙利他,反而從利他中去完成。**

說到大乘道的自利利他,也不一定是艱難廣大的,隨分隨力的小事,也一樣是二利的實踐,只看你用心如何!如這塊小園地,…〔中略〕…如地而有空餘的,樹而於人有益的——花可以供人欣賞,枝葉可以乘涼,果可以供人摘了吃;或可以作藥,或可以作建材,那就去栽植他。但問是否於人有益,不為自己著想,這便是菩薩行了。行菩薩道的,出發於利他,使利他的觀念與行為,逐漸擴大,不局限於個人、一家、一鄉等。

凡是於眾生、於人類有利益的,不但能增長自己未來的功德果報,現生也能得社會的報酬。如上所說 的小小利他功德,還能得現生與未來的自利,何況能提高向佛道的精進,擴大利他的事業,為眾生的 究竟離苦得樂而修學呢!所以**凡不為自己著想,存著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眾生的事,就是實踐菩薩 行,趣向佛果了。自利利他,同時成就。** 信與慧不足,雖以慈悲心而廣作利生善業,不免是「**敗壞菩薩」(修學菩薩而失敗了)。 所以在人間而修菩薩行的,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

八 解脫道與慈悲心行

(一) 引言:世間是緣起的,不能免於抗拒或俗化,但到底是越減少越好

虚大師提倡「人生佛教」(我進而稱之為「人間佛教」),¹⁴⁹民國四十年以前,中國佛教界接受的程度是微小的;臺灣佛教現在,接受的程度高些。但^[1]傳統的佛教界,可能會不願探究,道聽塗說而引起反感;^[2]在少數贊同者,也可能忘卻自己,而陷於外向的庸俗化。

世間是緣起的,有相對性,副作用,不能免於抗拒或俗化的情形,但到底是越減少越好!

(二) 明「解脫道」

1. 疑難與略釋

「人間佛教」是重於人菩薩行的,但對「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或者會覺得離 奇的。一般稱根本佛教¹⁵⁰為小乘,想像為(出家的)隱遁獨善,缺少慈悲心的,怎麼能

(2)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緒言〉p.21~p.22:

人生佛教是極好了,為什麼有些人要提倡人間佛教呢? [-] **約顯正方面說,大致相近;**

(三) 而在對治方面,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 [中略] …這 [1] 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2] 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 (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所以特提「人間」二字來對治他:這 [1] 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2] 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

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唯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

- 150 (1)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 我以為,⁽¹⁾ **佛陀時代,四五(或說四九)年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²⁾ 大眾部與上座部分立以後,是「部派佛教」。⁽³⁾ 佛滅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是一味的 「原始佛教」。
 - (2)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緒言〉p.27: 有的,以為佛與人一樣,太不夠圓滿,能像天人那樣的廣大莊嚴就好了**!這一不能把握「人間佛教」的見解,就現出了天上成佛的思想。**如說:「色界究竟天,離欲成菩提」。天上成佛,是真佛;人間成佛是化身,這是現實人間的佛陀而天化了!佛於色究竟天成佛,即大自在天成佛,於是佛梵合流。印度婆羅門教徒便說:人間的釋迦牟尼佛,是化身,是大自在天的化身。**這樣的弄得神佛不分,使佛教在印度,流於神秘、迷妄,走上了末路!**

所以我們**必須立定「佛在人間」的本教,才不會變質而成為重死亡的鬼教,或重長生的神教。**認定了佛在人間,那麼說法時也在人間,佛法即是佛在人間的教化。**佛所表現的三業大用:「」以語言為弟子們開示;「2」佛的行止舉措,對人接物,身體一切的活動,都是身教,是為弟子們示範的;「3」尤其是他的大慈悲大智慧,意業能感召人類。佛的「三輪示導」,即是人間佛法的根本。**

(3)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

佛法,根源於佛陀的自證,由自證而發為化世的三業大用,具體表現於僧團中,影響於社會,而成為覺化人間的佛教。在佛陀化世四十五年(或說四十九年)中,所開展的佛教具體活動,就是以後一切佛法的根源。

佛法,是從此而適應,開展,擴大,延續下來的。佛法在人間,是一種延續、擴展中的真實存在。

¹⁴⁹⁽¹⁾參見下文〈十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所說:「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

作為「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根本?

不知佛法本來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是在佛教發展中形成的;「小乘」是指責對方的名詞。¹⁵¹

2. 總說解脫行

釋尊宏傳的佛法,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以出家(沙門)弟子為重心,但也有在家弟子。 出家與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脫行的,以解脫為終極目標。

- [一]解脫行,是以正確的見解,而引發正確的信願(正思惟——正志)。依身語的正常行為,正常的經濟生活為基,而進修以念得定,引發正慧(般若、覺),才能實現解脫。
- [二]**八正道的修行中,正命是在家、出家不同的。**[1]出家的以乞求信施而生活,三衣、 缽、坐臥具及少許日用品外,是不許私有經濟的。^[2]在家的經濟生活,只要是國法所許 可的,佛法所贊同的,都是正當的職業,依此而過著合理的經濟生活。

3. 特詳出家與在家的「施」

(1) 出家眾「法施(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

出家的可說是一無所有,財施是不可能的。出家人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遊化人間」 (除兩季),每天與一般人相見,隨緣以佛法化導他們。

佛法否定當時社會的階級制,否定求神能免罪得福,否定火供——護摩,不作占卜、瞻相、咒術等邪命,**而以「知善惡,知因果,知業報,知凡聖」來教化世人。**¹⁵²

要從延續、擴展中去理解佛法,而不能孤立的,片面的,根據一點一分,而以為佛法的真實如此。

(4)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7~p.29:

三寶的綜合融質,成一完善健全的佛教。從佛法的流行人間來說,法是釋尊所開示的,僧是秉承釋尊的指導而和合的;三寶綜買的佛教,實等於釋尊三業大用的流行。釋尊本著自覺的達磨,適應當時、當地、當機者的性格、智能與希求,加以正確的教導,佛法才成為流行於人間的。釋尊的教導,不只是言教,還有身教。釋尊的日常生活,處人處世,一切的語默動靜,來去出入,無不以智慧為前導,無不與實相相應。這以身作則的身教,訓誨的言教,就是釋尊所用以表詮達磨——法的。··· [中略] ···

佛教是人間的。能詮的身教、言教,所詮的法、毘奈耶,不只是釋尊的三業大用,也是實際存在於個人、僧伽、社會的。所以在人間佛教的開展中,不應忽略佛弟子的活動。…〔中略〕… 從達磨而有釋尊的自證化他,因佛的化他而有僧伽的內修外弘,釋尊時代的三寶住世,是人間佛教的本源;後代佛教的擴展與延續,都從此而來。

151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79~p.180:

傳承「佛法」的部派佛教,經中多稱之為聲聞乘;聲聞,是從「多聞聖弟子」,聞佛聲教而來的名詞。 ^[1] 由於部分傳統的部派,否定大乘是佛說,大乘者也就反斥「佛法」為小乘,含有輕蔑、貶抑的意義。 ^[2]「後期大乘」論師,弘揚不共聲聞,「佛法」本來所沒有(或恰好相反)的佛法,在互相論諍中,更 多用「小乘」一詞。

這是情緒化的對抗名詞,不如稱為聲聞乘的來得好些!

¹⁵²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慧學概說〉p.176~p.177:

慧學的所明事相,大抵先是:知因果,知善惡,知有前生後世,知有沉淪生死的凡夫,知有超出三界的聖者……等等。信解得這些,才算具備世間正見(世俗慧),也就是修習慧學的初步基礎。…〔中略〕…這自然還不能了生死,要解脫生死,必須更進一步,…〔中略〕…因此,慧學的另一方面,是三法印的契悟。…〔中略〕…徹底悟入三法印,就是證得清淨解脫的涅槃。

(1) **人(人類也這樣)的前途,要自己來決定:**前途的光明,要從自己的正見(正確思想),正語、正業、正命——正當的行為中得來;⁽²⁾ **解脫也是這樣**,是如實修行所得到的,釋尊是老師(所以稱為「本師」)那樣,教導我們而已。

所以**出家弟子眾,是以慈和嚴肅、樸質清淨的形象,經常的出現於人間,負起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的義務,稱為「法施」(依現代說,是廣義的社會教育)。

(2)在家眾多修「財施」

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正行,^[1]也有為人說法的,如質多長者。¹⁵³ ^[2] **在家眾多修財物的施予,**^[A]有**悲田**,那是**慈濟事業;**^[B]有**敬田**,如供養父母、尊長、三寶;^[C]有「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這是印度炎熱的好地方),橋船以濟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供行旅」的,¹⁵⁴那是**公共福利事業了。**

4. 結明:「出世」是超勝世間,不是隱遁、遠走;「出家」,更近人間

佛教有在家出家——四眾弟子,**而我國一般人,總**^[1]以為佛教就是出家,^[2]誤解出世 為脫離人間。

不知^[1]「出世」是超勝世間,不是隱遁,也不是想遠走他方。^[2]佛制比丘「常乞食」,不許在山林中過隱遁的生活,所以我在『佛在人間』中,揭示了(子題)「出家,更接近了人間」,這不是局限於家庭本位者所能理解的。

(三) 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並不相礙

1. 疑難

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也 許會覺得離奇的。**

2. 釋疑

(1) 解脫的心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

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是並不相礙的。雖受時代的局限,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而沒有慈悲利他的。¹⁵⁵舉例說:

¹⁵³《增壹阿含經》卷 3〈清信士品 27〉(大正 02,559c9-10):

我弟子中,…〔中略〕…第一智慧,質多長者是。

^{154《}雜阿含·997經》卷 36(大正 02, 261b3-11):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云何得晝夜,功德常增長?云何得生天,唯願為解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橋船以濟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給行旅,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長,如法戒具足,緣斯得生天。」

^{155 (1)}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自利與利他〉p.145~p.146:

淨化身心,擴展德性,從徽悟中得**自利的解脫自在,本為佛弟子的共同目標。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1] **重於自利,**^[2] 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1] **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眾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已利。**[A] 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B] 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2] 而菩薩,[A] 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B] 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眾生。

所以[1] 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的;[2] 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A. 佛世在家弟子「(外內) 財施的實例」

佛的在家弟子^{[1][A]}須達多,好善樂施,被稱為給孤獨長者。^[B]梨師達多弟兄,也是這樣。^[2]摩訶男為了保全同族,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¹⁵⁶

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能說修解脫道的沒有道德意識嗎?

B. 佛世出家比丘「法施的實例」

佛世的出家比丘,身無長物,當然不可能作物質的布施,然^[1]如富樓那的甘冒生命的危險,去教化麤獷¹⁵⁷的邊民,**能說沒有忘我為人的悲心嗎?**^[2]比丘們為心解脫而精進修行,但每日去乞食,隨緣說法。為什麼要說法?經中曾不止一次的說到。如釋尊某次去乞食,那位耕田婆羅門,譏嫌釋尊不種田(近於中國理學先生的觀點,出家人是不勞而食)。釋尊對他說:我也種田,為說以種田為譬喻的佛法。耕田婆羅門聽了,大為感動,要供養豐盛的飲食,**釋尊不接受,因為為人說法,是出於對人的關懷,希望別人能向善、向上、向解脫,而不是自己要得到什麼(物質的利益)。**

解脱的心行,决不是沒有慈悲心行的。

(2) 釋尊滅後的佛教發展中,有些確乎遠離佛法的本意

釋尊滅後,佛教在發展中,有的被稱為小乘,雖是大乘行者故意的貶抑,有些也確乎遠

(2)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 > p.109 ~ p.110:

聲聞乘**重在斷煩惱,了生死,著重於**自己身心的調治,稱為自利。這在離繫縛,得解脫的立場來 說,是不可非難的。

聲聞乘著重身心的調伏,對人處事,決不專為私利而損他的。**聲聞賢聖,一樣的持戒,愛物,教 化眾生,這與凡夫的自私自利,根本不同。**

大乘指斥他們為小乘自利,是說他過分著重自心煩惱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不是說他有 自私的損人行為。

- (3)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66~p.167:
 - 一、佛法宗旨——度一切苦厄: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成佛說法,成立了佛教。佛陀弘揚佛法的目的,也就是我們來信佛學佛的目的。扼要的說,只是為了人類(眾生)的憂苦困厄。^[1]自己要求解脫,是自利;^[2]想解救別人,是利他。自利利他的主要意義,正如《心經》所說:「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 ¹⁵⁶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13~p.215:

在家信眾的模範人物 現在舉幾位佛世的在家弟子,略見古代佛教信眾處身社會的一斑。

- 一、^{(1) (A)} **須達多**是一位大富長者,財產、商業、貸款,遍於恆河兩岸。自信佛以後,黃金布地以築祇園而外,「家有錢財,悉與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共」(雜含卷三七·一〇三一經)。對於自己的家產,能離去自我自私的妄執,看為佛教徒共有的財物,這是值得稱歎的。^(B) 波斯匿王大臣**梨師達多弟兄**也如此:「家中所有財物,常與世尊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共受用,不計我所」(雜含卷三〇·八六〇經)。⁽²⁾ 須達多受了佛的指示,所以說:「自今已後,門不安守,亦不拒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行路乏糧食者」。從此,彼「於四城門中廣作惠施,復於大市布施貧乏,復於家內布施無量」(增一含・護心品),**這難怪須達多要被人稱為「給孤獨長者」了。**
- 二、難提波羅,是一位貧苦的工人。…〔中略〕…
- 三、**摩訶男,**是佛的同族弟兄。淨飯王死後,由他攝理迦毘羅國的國政。他誠信佛法,佛讚他**「心恆悲念一切之類」**(增一含・清信士品)。在流離王來攻伐釋種,大肆屠殺時,摩訶男不忍同族的被殘殺,便去見流離王說:「**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那知他投水自殺時,自己以髮繫在樹根上,使身體不致浮起來。**這大大的感動了毘流離,才停止了殘酷的屠殺(增一含・等見品)。**佛弟子的損己利人,是怎樣的悲壯呀!**

^{157【}麤(ち人) 鏞(《人太∨)】網野; 網魯。(《漢語大詞典(十二)》p.1311)

離了佛法的本意。

A. 「無量三昧」例

|(A)佛世:通無漏(解脫心與道德心不二)|

如佛世的質多長者,與比丘大德們論到四種三昧(或作「解脫」)——無量三昧,空三昧,無所有三昧,無相三昧。

- [一] 無量三昧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慈是給人喜樂,悲是解除人的苦惱,喜 是見人離苦得樂而歡喜,捨是怨親平等:**慈悲等是世間所說的道德意識了。**
- [三]但在離私我、離染愛——空於貪、瞋、癡來說,無量與空、無所有、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卻是一致的,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¹⁵⁸

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阿含經》中本有四名,實與四法印相契合。

無所有 (無願) ……諸行無常 無量…………所受皆苦 空………諸法無我 無相………涅槃寂靜

無量三昧,是可以離欲的,與空、無相、無願的意義相同。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無量三昧是被遺忘了。不知道,^[1]無量即無限量,^[A]向外諦觀時,慈悲喜捨,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一切的一切,名為四無量定。^[B]向內諦觀時,眾生的自性不可得,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2]所以無量三昧,即是緣起^[A]相依相成的,^[B]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

通達自他的相關性,平等性,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無量三昧的被遺忘,說明了聲聞佛教的偏頗。佛教的根本心髓——慈悲,被忽視,被隱沒,實為初期佛教的唯一不幸事件。到大乘佛教與起,才開顯出來。

所以佛弟子的體證,如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是絕待真理的體現,也是最高道德(無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所以說:「佛心者,大慈悲是」。**

- (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7:
 - (一)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是勝解——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
 - [二] 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1] 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2] 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 (3)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a7~p.a8:

智慧與慈悲,為佛法的宗本,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

[1] 從智慧(真)說:一切是緣起的存在,展轉相依,剎那流變,即是無我的緣起。無我,即否定實在性及所含攝得的不變性與獨存性。宇宙的一切,沒有這樣的存在,所以否認創造神,也應該否定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實在自體。唯神、唯我、唯理、唯心,這些,都根源於錯覺——自性見的不同構想,本質並沒有差別。緣起無我(空)的中觀,徹底否定這些,這才悟了一切是相對的,依存的,流變的存在。相對的存在——假有,為人類所能經驗到的,極無自性而宛然現前的不能想像有什麼實體,但也不能抹煞這現實的一切。

(三) 從德行(善)說:緣起是無我的,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流,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佛法不否認相對的個性,而一般強烈的自我實在感——含攝得不變、獨存、主宰——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是根本錯誤,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根源。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於一切行為中,消極的不害他,積極的救護他。

自私本質的神我論者,沒有為他的德行,什麼都不過為了自己。唯有無我,才有慈悲,從身心相

 $^{^{158}}$ (1)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慈悲為佛法宗本〉 $p.138\sim p.139$:

(B) 佛後(小乘): 解說為世俗, 不能解脫

但在(小乘)佛教中,無量三昧被解說為世俗的,也就是不能以此得解脫的。

B. 「戒 (尸羅)」例

(A) 律師們重戒相或拘泥固執

又如戒^{,[1]}在律師們的心目中[,]是**不可這樣**,不可**那樣[,]純屬法律的**,制度的。^[2]有的**不知「毘尼是世界中實」**,不知時地的適應,拘泥固執些煩瑣事項,自以為這是持戒。

(B) 詳正義

a.三學中戒 (尸羅)的本義:「性善」或「數習」(「戒體」)

然三學中戒[尸羅]的本義,並不如此,如說:「尸羅(此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 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十善道為舊戒。……十善,有佛 (出世)無佛(時)常有」(『大智度論』卷一三、四六)。

尸羅,古人一向譯作「戒」,其實是「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也就是樂於為善,而又謹慎的防護(自己)惡行的德行。這是人類生而就有的,又因不斷為善(離惡)而力量增強,所以解說為「性善」,或解說為「數習」。¹⁵⁹

依、自他共存、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涌出無我的真情。

真智慧與真慈悲,即緣起正覺的內容。

(4)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慈悲為佛法宗本〉p.120~p.123:

二 慈悲的根源

···(中略)···依佛法說, **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 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這可從兩方面說:

[-]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中略] …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而成為人生觀,即是無我的人生觀,互助的人生觀,知恩報恩的人生觀,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中略] …人與人間,眾生間,是這樣的密切相關,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同情,依於共同意識,即覺得彼此間有一種關係,有一種共同;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中略] …這種共同意識,不是狹隘的家庭,國族,人類;更不是同一職業,同一階層,同一區域,同一學校,同一理想,同一宗教,或同一敵人。而是從自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慈),救濟一切眾生(悲)的報恩心行。

慈悲(仁、愛),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高準繩,似乎神秘,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 露的——關切的同情。

[二] 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緣起法是重重關係,無限的差別。這些差別的現象,都不是獨立的、實體的存在。所以**從緣起法而深入到底裡,即通達一切法的無自性,而體現平等一如的法性。這一味平等的法性,不是神,不是屬此屬彼,是一一緣起法的本性。從這法性一如去了達緣起法時,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而是進一步的無二無別的平等。**大乘法說:眾生與佛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當然發生**「同體大悲」**。有眾生在苦迫中,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這等於自己的苦迫,自身的功德不圓滿。大乘法中,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盡未來際而不已,即由於此。

一切眾生,特別是人類,⁽¹⁾ 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²⁾ 而且每每是無意識地,直覺得對於眾生,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無論對自,無論對他,都有傾向於平等,傾向於和同,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這不是神在呼召我們,而是緣起法性的敞露於我們之前。我們雖不能體現他,但並不遠離他。由於種種顛倒,種種拘蔽,種種局限,而完全莫名其妙,但一種歪曲過的,透過自己意識妄想而再現的直覺,依舊透露出來。這是(歪曲了的)神教的根源,道德意識,慈悲精神的根源。

慈悲,不是超人的、分外的,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

¹⁵⁹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77~p.278:

b. 尸羅的十善行,以慈心為本(受戒,本是出於理性、同情而自覺應這樣)

尸羅是人與人間的道德(狹義是「私德」)軌範,十善是印度一般的善行項目,所以不 只是佛弟子所有,也是神教徒,沒有宗教信仰者所有的。尸羅,是不一定受戒(一條一條的「學處」,古人也譯為戒)的,也是可以受的。

受戒,本是自覺的,出於理性,出於同情,覺得應該這樣的。如十善之一一不殺生,經上這樣說:「斷殺生,離殺生,棄刀杖,慚愧,慈悲,利益安樂一切眾生」(『增支部』「十集」)。「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雜阿含經』卷三七)。不殺生,是「以已度他情」的。我不願意被殺害,他人也是這樣,那我怎麼可以去殺他!所以不殺生,內心中含有慚愧——「崇重賢善,輕拒暴惡」的心理;有慈悲——「利益眾生,哀愍眾生」的心理(依佛法說:心是複雜心所的綜合活動)。

不殺生,當然是有因果的,但決不是一般所說的那樣,殺了有多少罪,要墮什麼地獄,殺不得才不殺生,出於功利的想法。不殺生(其他的例同),實是人類在(緣起的)自他依存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感覺到自他相同,而引發對他的關懷與同情,而決定不殺生的。¹⁶⁰

c. 出家戒行(重於私德), 也還是慈心為本

釋尊最初的教化,並沒有一條條的戒——學處,只說^[1]「正語,正業,正命」;^[2]「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命清淨」。

一條一條的戒,是由於僧伽的組合,為了維護僧伽的和、樂、清淨而次第制立的。制戒時,佛也每斤責違犯者沒有慈心。¹⁶¹可見(在僧伽中)制定的戒行(重於私德),也還

一般以為,戒就是(法律那樣的)**這樣不可犯,那樣不可以,不知這只是戒的施行項目,不是戒的實質。什麼是戒呢?**⁽¹⁾ **梵語尸羅,譯為戒。**「尸羅(此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作惡),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戒是「性善」,「數習」所引發的性善。戒不是一般的善行,是經父母師友的啟發,或從自身處世中引發出來。內心一度的感動、激發,性善力(潛在的)生起,有勇於為善,抗拒罪惡的力量。如遇到犯罪的因緣,內心會(不自覺的)發出抗拒的力量。**「性善」是潛在而日夜常增長的,小小違犯,性善的戒德還是存在,不過犯多了,戒力會減退(名為「戒贏」)。如犯了重大的惡行,性善的力量消失,這就是「破戒」了。⁽²⁾「性善」的戒德,名為「律儀」(也譯為「護」),就是佛法所說的「戒體」。這樣的戒善,沒有佛法的時代,或有法而不知的人,都可以生起的,不過佛法有正見的攝導,表現於止惡行善,更為正確有力而不致偏失吧了!…〔中略〕…所以出現於內心深處的性善戒,是佛弟子受戒、持戒的要點。

¹⁶⁰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慈悲為佛法宗本〉p.120~p.123:

二 慈悲的根源

…〔中略〕…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中略〕…

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中略〕…一切眾生,特別是人類,^[1]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 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2]而且**每每是無意識地,直覺得對於眾生,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無論對自, 無論對他,都有傾向於平等,傾向於和同,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下略〕…這是〔歪曲了的〕 神教的根源,**道德意識,慈悲精神的根源。慈悲,不是超人的、分外的,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 自然的流露。**

¹⁶¹ (1)《摩訶僧祇律》卷 19(大正 22, 377a26-b15):

有人著鎧持弓箭,入精舍中,脫鎧放仗止息樹下。精舍中庭前沙地,有眾鴿鳥在中戲食,時尊者優陀夷見鳥已,即語:「長壽!借我弓箭試我手看。」答言:「可爾。」即捉弓并注五箭,挽弓放

是以慈心為本的。

我曾寫有『慈悲為佛法宗本』、『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可以參閱。

(3) 結: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

總之,^[1] 佛說尸羅的十善行,是以慈心為本的;^[2] 財與法的布施;^{[3][A]} 慈、悲、喜、捨三昧的修習,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所以名為無量,與儒者的仁心普洽,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但這還是世間的、共一般的道德,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B] 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¹⁶²

(四) 結論:菩薩大行,不離解脫道(般若),只是悲心強些,多為眾生不求急證

「初期大乘」是菩薩道。**菩薩道的開展,來自釋尊的本生談;「知滅而不證」(等於無生忍的不證實際)的持行者,可說是給以最有力的動力。**¹⁶³

發射殺五鴿,即取滅毛以木貫之,持授世尊:「此是鳥肉。」佛言:「何處得?」答言:「有人著鎧持弓箭至精舍庭前,止息樹下。從借弓箭,試手射鳥,本習射法猶故不失。」

佛言:「癡人!此是惡法,應早捨棄,方*言本習手猶故在?!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毀眥殺生,讚歎不殺,而今作是惡不善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眾生應起慈心救護,云何優陀夷反奪其命而無慈心?佛言:不但今日不起慈心,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釋提桓因《本生經》中廣說。

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夜提。」*方=乃【元】,=何【明】

(2)《毘尼母經》卷 4(大正 24,824b1-4):

有於一時,闡陀比丘作房,用有蟲水和泥。**諸檀越見慊言:「云何比丘無慈心?」佛因而制戒:**從今已去,比丘不得用雜蟲水和泥作房;若用,得波逸提。

162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慈悲為佛法宗本〉p.136~p.139:

慈悲可分為三類:一、**眾生緣慈: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¹⁾ **不明我法二空,**⁽²⁾ **以為實有眾生,**見 眾生的有苦有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這樣的慈愛,無論是大仁,博愛,總究是生死中事。**

- 二、法緣慈:這是^[1] 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2] 但根性下劣,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這是聲聞、緣 **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見到生死的惑、業、苦——因果鉤鎖,眾生老是在流轉中不得解脫,從此而引 起慈悲。法緣慈,不是不緣眾生相,是通達無我而緣依法和合的眾生。如不緣假名的我相,怎麼能起 慈悲呢!
- 三、無所緣慈:這不像二乘那樣的但悟眾生空,以為諸法實有;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但這不是 說偏證無所緣的空性,而是於徹證一切法空時,當下顯了假名的眾生。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畢 竟空中不礙眾生」。智慧與慈悲,也可說智慧即慈悲(「般若是一法,隨機立異稱」)的現證中,流露真 切而憫苦的悲心。

佛菩薩的實證,如但證空性,怎麼能起慈悲?所以**慈悲的激發,流露,是必緣眾生相的。**但^[1] 初是執著眾生有實性的;^[2] 次是不執實有眾生,而取法為實有的;^[3] 唯有大乘的無緣慈,是通達我法畢竟空,而僅有如幻假名我法的。有些人,不明大乘深義,以為大乘的體證,但緣平等普遍的法性,但是理智邊事。不知大乘的現證,一定是悲智平等。離慈悲而論證得,是不能顯發佛菩薩的特德的。

中國的儒家,從佛法中得少許啟發,以為體見「仁體」,充滿生意,略與大乘的現證相近。**然儒者不能** 內向的微證自我無性,心有限量(有此彼相),不可能與佛法並論。

…〔中略〕…

···〔中略〕···所以佛弟子的體證,如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是 絕待真理的體現,也是最高道德(無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 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所以說:「佛心者,大慈悲是」。

¹⁶³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2~p.153:

在佛教界,慧解脫聖者是沒有涅槃智的;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盡定而決定趣涅槃的。惟有另一

菩薩六度、四攝的大行,是在「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以無所得為方便」(空慧) 而進行的。**不離「佛法」的解脫道——般若,只是悲心要強些,多為眾生著想,不急求 读證而已。**¹⁶⁴

類人(絕少數),正知見「有滅涅槃」而不證得阿羅漢的;不入滅盡定而有甚深涅槃知見的,正是初期 大乘,觀一切法空而不證實際的菩薩模樣。

大乘法中,菩薩觀空而不證實際,^[1]當然是由於智慧深,悲願切(還有佛力加持),^[2]而最原始的見解,還有「不深攝心繫於緣中」(25.011);不深入禪定,因為**入深定是要墮二乘、證實際的。**所以^[A]《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說:彌勒「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25.012)。^[B]被稱為菩薩的持經譬喻師法救也說:「菩薩雖伏我見,不怖邊際滅,不起深坑想,而欲廣修般羅若故,於滅盡定心不樂入,勿令般若有斷有礙」(25.013)。

正見甚深法的菩薩,從這樣的情況下出現。悲願力所持,自知「此是學時,非是證時」。所以不盡煩惱,不作究竟想,不取涅槃,成為觀空而不證空的菩薩。最深徹的,名為無生法忍。阿毘達磨中,忍是無間道;稱為忍,表示是知而不是讚入的意思。

甚深(空)義, 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的超越體驗,當然不會說。俱解脫聖者,有現法涅槃,但好入深定,或長期在定中,當然也不會去闡揚。**惟有有涅槃知見而不證的,在崇尚菩薩道的氣運中,求成佛道,利益眾生,才會充分的發揚起來**(也有適應世間的成分)。

164 (1)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45~p.146:

淨化身心,擴展德性,**從微悟中得自利的解脫自在,本為佛弟子的共同目標。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¹⁾ **重於自利,**⁽²⁾ **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¹⁾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眾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己利。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²⁾而菩薩,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眾生。

所以^[1] 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的;^[2] 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2)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8~p.29:

在通達性空慧上,大小平等,他們的差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就在悲願的不同:小乘聖者,沒有大悲大願,不發菩提心去利益有情,菩薩卻發廣大心,修廣大行,普願救濟一切有情。 **在這點上,表示了大小乘顧著的差別,一是專求已利行的,一是實踐普賢行的。**

至於在見實相的空慧方面,只有量的差別,「聲聞如毛孔空,菩薩如太虛空」;而質的方面,可說毫無差別。

(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a1:

關於佛法,我從聖龍樹的《中觀論》,得一深確的信解:**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當然,阿含經義,是不能照著偏執者——否認大乘的小乘者,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來解說的。 從佛法一味,大小異解的觀點去觀察,對於菩薩行的慈悲,利他的積極性等,也有所理會。… [下略]…

(4)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65:

以上四點,是智慧應有的內容。其中信智一如、定慧均衡、理智平等,可通二乘偏慧,唯**悲**智交融是大乘不共般若的特義。…〔下略〕…

(5)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11:

本論說:「眾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這三一無礙的實相,是緣起正法。[1] 聲聞簡要的直從緣起的妄相上出發,所以體認到的較單純,狹小,像毛孔空。^[2] 菩薩深刻的從緣起的本性上出發,所以體認到的比較深刻,廣大,像太虛空。

(6)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42:

龍樹的意見,**佛法——世出世法,**…〔中略〕…**要理解一切法空,才能正確的理解佛法的一切。**這可以說,**開發阿含的深義,就是用性空無所得的智光,顯示了真的佛教**;

真佛教,自然是真的聲聞乘,也就是真的菩薩乘。所以古人說:三論是無所得小,無所得大。

九 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165

(一) 以三心為基本

修學人間佛教——人菩薩行,以三心為基本,

三心是^[1] **大乘信願——菩提心,**^[2] 大悲心,^[3] 空性見。¹⁶⁶

(7) 印順導師《寶積經講記》p.192~p.193:

菩薩與聲聞,是同證法空性的。基於同一正法,所以是『無所得大,無所得小』,聲聞法決不是法有我有,或法有我無的。因為大小同得無所得正觀,一定能信解空義。所以^[1]《般若經》說:須陀洹一定能信般若法門。^[2]《法華經》也說:不信一乘,是增上慢人——自以為然的假名阿羅漢。現在,如來本著這佛法不二,解脫一味的深見,再來開示聲聞道。

(8) 另參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67~p.68:

(1) 從菩薩學行的特勝說,大菩提願,大慈悲心,大般若慧,**是超過一切人天二乘的。**(2) 然從**含攝一切善法**說,…〔中略〕… ^(A) 從**對境所起的心行**來說,**非常不同;**^(B) 如從**心行的性質**來說,**這不外乎信願、慈悲、智慧。**

所以菩薩行的三大宗要^{,[1]} 超勝一切,^[2] 又含容得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會歸於一菩薩行。

法體	人天行	二乘行	菩薩行
信願——	———希聖希天	出離心	菩提願
慈悲——		法緣慈	慈悲心
智慧	世俗智慧······		般若智

165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1~p.257:

第二節 從利他行中去成佛

三心 …〔中略〕…

依三心修六度 … [中略]…

依六度圓滿三心 …〔下略〕…

166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三要〉p.65~p.68:

一 信願・慈悲・智慧

佛法,非常的高深,非常的廣大!太深了,太廣了,一般人摸不清門徑,真不知道從那裡學起。然而,**佛法決不是雜亂無章的,自有他一以貫之的,秩然不亂的宗要。古來聖者說:一切法門——方便的,究竟的,方便的方便,究竟的究竟,無非為了引導我們越入佛乘。**或是廻邪向正的(五乘法),或是迴縛向脫的(三乘法),或是迴小向大的(一乘法):**諸佛出世,無非為了此「大事因緣」,隨順眾生的根機而淺說深說,橫說豎說。**

所以從學佛的立場說,一切法門,都可說是菩薩的修學歷程,成佛的菩提正道。由於不同的時節因緣 (時代性),不同的根性習尚,適應眾生的修學方法,不免有千差萬別。然如從不同的方法而進求他的 實質,即會明白:佛法決非萬別千差,而是可以三句義來統攝的,統攝而會歸於一道的。不但一大乘 如此,五乘與三乘也如此。所以今稱之為「學佛三要」,即學佛的三大心要,或統攝一切學佛法門的 三大綱要。

什麼是三要?如《大般若經》說:「⁽¹⁾一切智智相應作意,⁽²⁾大悲為上首,⁽³⁾無所得為方便」。《大般若經》著重於廣明菩薩的學行。菩薩應該遍學一切法門,而一切法門(不外乎修福修慧),都要依此三句義來修學。一切依此而學;一切修學,也是為了圓滿成就此三德。所以,這實在是菩薩學行的肝心!古人說得好:「失之則八萬法藏冥若夜遊,得之則十二部經如對白日」。

…〔中略〕…

[1] 從菩薩學行的**特勝**說,大菩提願,大慈悲心,大般若慧,**是超過一切人天二乘的。**[2] 然從**含攝一切善法**說,…〔中略〕…^[A] 從**對境所起的心行**來說,**非常不同;**[B] 如從**心行的性質**來說,**這不外乎信願、慈悲、智慧。**

所以菩薩行的三大宗要,⁽¹⁾ 超勝一切,⁽²⁾ 又含容得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會歸於一菩薩行。

1. 發(願)菩提心

一、發(願)菩提心:

(1) 要說

扼要的說,是**以佛為理想,為目標,立下自己要成佛的大志願。**

(2) 詳明

A. 先要信解「佛陀的崇高偉大」(從釋尊一代化跡信解佛德偉大而發大心)

發大菩提心,先要信解佛陀的崇高偉大: ¹⁶⁷智慧的深徹(智德), 悲心的廣大(悲德), 心地的究竟清淨(斷德), 超勝一切人天, 阿羅漢也不及佛的圓滿。

這不要憑傳說,憑想像,最好從釋迦牟尼佛的一代化跡中,理解而深信佛功德的偉大而引發大心。

B. 「緣眾生苦起大悲心」,引發「上求下化的菩提心」,並修達「不退」

現實世間的眾生,多苦多難,世間法的相對改善,當然是好事,但不能徹底的解決。**深** 信佛法有徹底解脫的正道,所以志願修菩薩行成佛,以淨化世間,解脫眾生的苦惱。¹⁶⁸ 依此而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願菩提心,

但初學者不免「猶如輕毛,隨風東西」, 169 所以要修習菩提心,志願堅定,以達到不退菩提心。 170

我們發心學佛,不論在家出家,都要**從菩薩心行去修學,學菩薩才能成佛。菩薩行的真實功德, 是所說的三大心要。**我們應反省自問:我修習了沒有?我向這三方面去修學沒有?如沒有也算修學大乘的菩薩嗎?我們要自己警策自己,向菩薩看齊!

(1) **發菩提心,主要是以佛菩提為理想而誓願希求。著重在佛德的崇高深妙而發心願求,當然是發菩提心的主要內容。**(2) **但如缺少了另一要素——**悲願,那 [A] 不是不圓滿的, [B] 就是容易退墮的。… [下略] …

¹⁶⁸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59:

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

¹⁶⁹(1) 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305:

《仁王經》說:『經十千劫行十善行,有退有進,譬如輕毛,隨風東西』。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5 〈成辦品 50〉(大正 08, 329b7-14):

菩薩摩訶薩,先世聞深般若波羅蜜,問中事而不行。捨身生時,聞是深般若波羅蜜,若一日二日 三日四日五日,其心堅固無能壞者;若離所聞時便退失。何以故?

先世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時,雖問中事,不如說行。是人或時欲聞、或時不欲聞,心輕不固、志亂不定。**譬如輕毛,三隨風東西。須菩提!當知是菩薩發意不久,**…[下略]…

170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98~p.399:

初修菩提心,習行十善業;成就心不退,入於大乘道。

… [中略]…

發心修學大乘菩提道的,^[1] 最「初」應發**願菩提心**,「修菩提心」而使他成就。能常念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真的造次顛沛不離,不再退失。^[2] 在**行菩提心**的修學中,就是受菩薩戒,修「習」奉「行十善業」。**這是大乘常道,以人乘行入大乘,悲增上菩薩的風格。**

¹⁶⁷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59~p.260:

2. 大悲心: 菩薩行的根本

- 二、大悲心,是菩薩行的根本。
 - (1)以解脫「生死苦」為最高理想,故單說「大悲為本」

慈能予人安樂,悲能除人苦惱,為什麼只說大悲心為本?**佛法到底是以解脫眾生生死苦 迫為最高理想的,其次才是相對的救苦。**¹⁷¹

(2)「從人類、眾生的相互依存,到自他平等、自他體空」去理解修習

悲心,要從人類,眾生的相互依存,到自他平等、自他體空去理解修習的。如什麼都以自己為主,為自己利益著想,那即使做些慈善事業,也不能說是菩薩行的。

3. 空性見:緣起的空性(緣起即空性,空性即緣起)

三、空性見,空性是緣起的空性。172

(1) 五乘共法:緣起的「世間正見」

依經說:**初學時,名十信菩薩,也叫十善菩薩。**修習十心——信心,精進心,念心,定心,慧心,施心,戒心,護心,願心,迴向心:**這是以修習大乘信心(菩提心)為主的。**⁽¹⁾ 但**起初,『經十千劫行十善行,有退有進,譬如輕毛,隨風東西』**(5.112)。⁽²⁾ 如一直進修不退,那麼經十千劫,就能「成就」**菩提「心不退」,不再退轉而「入於大乘道」的初階——發心住。**

修習信心,要以十善,六度等來使他成就。修習信心成就,如頌說:**『清淨增上力,堅固心昇進,名菩薩初修,無數三大劫』**(5.113)。··· [中略]···

以諸勝解行,廣集二資糧;經一無數劫,證入於聖位。

修習信心成就,進入十住的第一住——發心住,**從此一定進修大乘道。依一般的根性說,到這, 菩薩道已有了一定的時限,已進入三大無數劫的開端。**…〔下略〕…

171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菩提心的修習次第〉p.99~p.101:

- 三 菩提心之本在悲
- \cdots [中略] \cdots 菩提心的根本是悲心,而悲心的大用為拔苦。**所以大乘菩薩道,也可說以救拔眾生的 苦難為特色。**
- ···〔中略〕···**所以菩薩利生而著重救苦**——悲心為懷。相傳有**常啼菩薩,常悲菩薩,即因見到眾生** 大苦,而常為一切眾生而悲傷。這表示菩薩的悲憫心重,也揭示了大乘法門的根本。

慈悲——與樂和拔苦,**對這苦痛重重的世間而言,顯然的,拔苦更為它所急需。**

如一塊荒蕪的園地,必先將那不良的荊棘雜草除去,然後播下好種,才有用處。^[1] 眾生的煩惱病太多,若不設法去其病根(也是苦因),一切快樂的施予,都不會受用。就像一個少年,習氣不好,專交壞朋友,每天閒蕩胡鬧,搞到傾家蕩產,衣食無著,為非作惡。你若想救他,**單給他金錢資具,使他圖得一時的舒適,是不夠徹底的,甚至可能弄得更糟。**因為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他的性格,習慣,還未改正過來;也就是說,他的苦根還沒有斷除,這麼給他好處,於他不會有什麼實利。^[2] 整個世界也都如此,若不除去種種的罪惡,苦痛,則人間雖有福樂,也是暫時的,不究竟的。

所以**佛教重視苦,重視救苦,好像是悲觀、消極,其實佛教正因認識而把握了這個問題,才提供了徹** 底淨化世間,滿足眾生真正安樂的辦法。

- 172(1)參見本節下文所說:「依「**緣起甚深」**而通達**「涅槃(寂滅)甚深**」」。
 - (2)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09:

缘起與性空的統一,他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的眾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場。因為,^[1]如泛說一切緣起,每落於宇宙論的,容易離開眾生為本的佛法,^[2]如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48:

「**緣起與空性的統一」**:這是「**緣起甚深」與「涅槃甚深」的統一,**是大乘法,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

初學,應於緣起得世間正見:知有善惡,有因果,有業報,有凡聖。

(2) 三乘共法: 緣起的「出世正見」(緣起的「三法印、三解脫門」)

進一步,知道世間一切是緣起的,生死是緣起的生死。有因有緣而**生死苦集(起)**,有因有緣而**生死苦滅。**

- [-]一切依緣起,緣起是**有相對性的,所以是無[非]常——不可能常住的。**
- [二] 緣起無常,所以是苦——不安穩而永不徹底的。173
- [三] 這樣的無常故苦,所以沒有我[自在、自性],沒有我也就沒有我所,無我我所就是空。
- [^{10]}空,無願,無相——三解脫門:^[1]**觀無我我所**名空,^[2]**觀無常苦**名無願,^[3]**觀涅槃** 名無相。¹⁷⁴

(3) 大乘不共法

A. 緣起即空性,空性即緣起(緣起的「三法印即一實相印」)

其實,生死解脫的涅槃,**是超越的,沒有相,也不能說是無相。**大乘顯示涅槃甚深,**稱之為**空(性),無相,無願,真如,法界等。**因無我我所而契入,假名為空,空(相)** 也是不可得的。

一般說:受有三種或五種,人生並不是沒有樂受、喜受。不過「**無常故苦」,是就徹底的究竟的歸宿說的;人生雖暫有些許的快樂,可是絕不是永久可靠的。**《雜阿含》四七三經說:

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中略]···「無常故苦」,是在一切不徹底,終歸要毀滅的意義上說的。

如只說無常變化,那樂的可變苦而稱為壞苦,苦的不也同樣可變樂嗎?這種苦的認識,是不夠深刻的。在徹底要磨滅的意義上看,苦才夠明顯、深刻。

174 (1)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60~p.62:

[一] 在空、無相、無所有——三三昧中,除去無所有,加入無願,這樣的三三昧組成一聚,是佛教界所一致的。

[2] 然對比漢譯與巴利藏所傳,非常的不一致。[1] … [中略] …以上,是彼此的有無不定。[2] 次第方面,如[4] 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大毘婆沙論』,『瑜伽論』,都是以空,無願,無相為次第(10.004);[8] 而南傳的『相應部』,『長部』,『增支部』,都以空、無相、無願為次第(10.005)。這樣的次第先後不定,彼此的有無不定,可以推定為:這雖是佛教界所共傳的,而成立稍遲、受到了部派的影響。

(三)(1) 但到底為了什麼,三三昧中,略去無所有而增入無願呢?這可能,…〔中略〕…(2) 還有,空,無所有,無相——三三昧,究竟是重於空離一切煩惱的,有為法的正觀。但在佛法開展中,對超越一切的涅槃,也增加了注意。…〔中略〕…

…〔中略〕…這樣^{,[1]} 空是重於無常、無我的世間;^[2] 無相是離相以外,更表示出世的涅槃;^[3] 無願是厭離世間,向於寂滅的涅槃:空,無願,無相——三三昧,三解脫門,就這樣的成立了。

(2)《瑜伽師地論》券 12(大正 30, 337a27-c16):

復次,**三三摩地者。**云何**空三摩地**?謂於遠離有情命者及養育者數取趣等,心住一緣。…〔中略〕… 云何**無願心三摩地**?謂於五取蘊,思惟無常,或思惟苦,心住一緣。云何**無相心三摩地**?謂即於 彼諸取蘊滅,思惟寂[諍>靜],心住一緣。…〔中略〕…

何故**此中先說空性,餘處宣說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後方說空?**謂**若無無我,無常苦觀終不清淨;要先安住無我之想,從此無間方得無願。**是故經言:「諸無常想,依無我想而得安住,乃至廣說。」 彼於無常,觀無我已,不生希願,唯願無相專求出離,故此無間宣說無相。

¹⁷³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38~p.39:

在大乘「空相應經」中,緣起即空性,空性即緣起,空性是真如等異名,不**能解說為「無」**的。這是**依「緣起甚深」而通達「涅槃(寂滅)甚深」了。**¹⁷⁵

B. 「正知緣起而不著相(無所得)」, 才能成就菩薩大行

在菩薩行中,**無我我所空,正知緣起而不著相,**是極重要的。**沒有「無所得為方便」, 處處取著,怎麼能成就菩薩的大行!**

4. 警結

(1) 三心是修菩薩行所必要,悲心更重要(缺悲心,什麼都與成佛因行無關)

這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要的,悲心更為重要!如缺乏悲心,什麼法門都與成佛的因行無關的。

〈曲肱齋叢書〉說到:西藏一位修無上瑜伽的大威德法門,得到了大成就,應該是成佛不遠了吧! 大威德明王是忿怒相,這位修大威德而得大成就的,流露出凶暴殘酷的神情,見他的都驚慌失措,有的竟被他嚇死了! **這位大成就者原來沒有修慈悲心。可見沒有慈悲心,古德傳來的什麼高明修法,都不屬於成佛因行的。**

(2) 三心的修學,切勿高推聖境,要從切近處學習起

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見——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備的,切勿高推聖境,要從切近處學 習起!我曾寫有『菩提心的修習次第』,『慈悲為佛法宗本』,『自利與利他』,『慧學概說』 等短篇。¹⁷⁶

『般若經』的深義,是容易引起誤解的,所以西元二、三世紀間,代表「初期大乘」的**龍樹論,依『般若經』的一切法空與但名無實,會通了「佛法」的緣起中道,而說「因緣所生[緣起]法,我說即是空(性),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中略]…**

空寂與緣起的統一(大乘是世間即涅槃的), 龍樹成立了「中觀」的「性空唯名論」, 可說通於「佛法」而又彰顯「為久學者說」的甚深義。

(4)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8~p.9:

『相應部』說到了這樣的文句(1.019):

「如來所說法,甚深,義甚深,出世間空性相應」。

佛說的法,為什麼甚深?因為是「出世間空性」相應的。···〔中略〕···這樣,**甚深法有二:緣起 甚深,涅槃甚深,···**〔中略〕···

 \cdots [中略] \cdots 涅槃甚深,緣起怎樣的與之相應呢? $^{(1)}$ 依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闡明生死的集起; $^{(2)}$ 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顯示生死的寂滅——涅槃。

(1) 緣起是有為,是世間,**是空,所以修空(離卻煩惱)以實現涅槃;**(2) 涅槃是無為,**是出世間,也是空——出世間空性。**『雜阿含經』在說這二種甚深時,就說:「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1.022)。「**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透露了「空」是依緣起而貫徹於生死與涅槃的。

揭示修學大乘法的綱領,作『學佛三要』,**三要是「信願」、「慈悲」、「智慧」。**以後部分的寫作與講說,可說就是「學佛三要」的分別說明。如^[1]『信心的修學』,『菩提心的修習次第』,是屬於**「信願」的。**^[2]『慈悲為佛法宗本』,『自利與利他』,『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是屬於**「慈悲」的。**^[3]『慧學概說』,

¹⁷⁵ (1) 參見本節上文所說:「**空性是緣起的空性。**」

⁽²⁾ 參見上文〈七 少壯的人間佛教〉所說:

[「]緣起與空性的統一」: 這是**「緣起甚深」與「涅槃甚深」的統一**,是大乘法,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

⁽³⁾ 參見上文〈四 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所說:

¹⁷⁶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23:

(二) 依三心而修行

1. 初學的菩薩(十善菩薩):依三心而行十善

(1)總說: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薩行

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薩行。

(2) 詳述「十善菩薩」行

初修菩薩行的,經說「十善菩薩發大心」。¹⁷⁷十善是:^[1]不殺生,不不與取[偷盜],不邪淫(出家的是「不淫」),**這三善是正常合理的身行。**^[2]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這四善是正常合理的語(言文字)行。**^[3]不貪,不瞋,不邪見,**這三善是正常合理的意行。**^[A] 這裏的不貪,是不貪著財利、名聞、權力;^[B] 不瞋就是慈(悲)心;^[C] 不邪見是知善惡業報,信三寶功德;知道前途的光明——解脫、成佛,都從自己的修集善行中來,不會迷妄的求神力等救護。

這十善,如依三心而修,就是「十善菩薩」行了。¹⁷⁸

(3)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

A. 要達成利他,不能不淨化自己(理想要高,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

或者覺得:這是重於私德的,沒有為人類謀幸福的積極態度,這是誤會了!¹⁷⁹佛法是宗教的,不重視自己身心的淨化,那是自救不了,焉能度人!

經上說:「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於此初發心」。¹⁸⁰怎樣的先度他呢?如有福國利民的抱 負,自己卻沒有學識,或生活糜爛,或一意孤行,他能達成偉大的抱負嗎?所以菩薩發

是屬於「智慧」的。

¹⁷⁷《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1〈菩薩行品 3〉(大正 8,837b13-14):

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中下品善粟散王,上品十善鐵輪王。

十善菩薩,是初心菩薩,發大悲為主的大菩提心,要成佛度眾生,**依這十種善行去修學,可說人人能學。如說不會做,那一定是自己看輕自己。佛法說:人,要有健全的人格,就得從五戒、十善做起,十善便是人生的正行。**

^[1] 如有崇高道德,能行十善,缺少大悲心,還只是世間的聖人,人中的君子。^[2] 佛法就不同了,**十善正行,是以發大悲心為主的菩提心為引導的,所以即成為從人到成佛的第一步。**

179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p.103~p.104:

有的人因誤解而生疑難:行十善,與人天乘有什麼差別?這二者,是大大不同的。這裡所說的人間佛教,是菩薩道,具足正信正見,以慈悲利他為先。學發菩提心的,勝解一切法——身心、自他、依正,都是輾轉的緣起法;了知自他相依,而性相畢竟空。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引起平等普利一切的利他悲願,廣行十善,積集資糧。這與人乘法,著重於偏狹的家庭,為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是根本不同的。

初學發菩提心的,了知世間是緣起的,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互為六親眷屬。一切人類,於自己都展轉依存,有恩有德,所以修不殺不盜等十善行。即此人間正行,化成悲智相應的菩薩法門,與自私的人天果報,完全不同。這樣的人間佛教,是大乘道,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所以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

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於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一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學而成,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¹⁾如久修利根,不離此人間正行,自會超證直入。⁽²⁾如一般初學的,循此修學,保證能不失人身,不礙大乘,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¹⁷⁸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從人到成佛之路〉p.140:

¹⁸⁰《大般涅槃經》卷 38〈迦葉菩薩品 12〉(大正 12,590a22):

心,當然以「利他為先」,這是崇高的理想;要達成利他目的,不能不淨化自己身心。 這就是理想要高,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¹⁸¹

B. 自身進修中, 隨分隨力利他;不斷進修,自身福智漸大,利他力量也越大

菩薩在堅定菩提,長養慈悲心,勝解緣起空性的正見中,**淨化身心,日漸進步。**

這不是說要自己解脫了,成了大菩薩,成了佛再來利他,**而是在自身的進修中,「隨分隨力」的從事利他,不斷進修,自身的福德、智慧漸大,利他的力量也越大, 這是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¹⁸²

2. 人菩薩的利他行

(1)「佛法」與「初期大乘」,予人菩薩行的啟示與依行

A. 啟示

修人菩薩行的人間佛教,「**佛法」與「初期大乘」有良好的啟示。**

(A) 普入社會,使人向善、向上,引發菩提心:維摩諾長者(在家大菩薩)

如維摩詰長者,^[1] **六度**利益眾生外,^[2] 從事^[A]「治生」,是從事實業;^[B]「入治政法」, 是從事政治;^[C]在「講論處」宣講正法;在「學堂(學校)誘開童蒙」,那是從事教育 了。^[D]「淫坊」,「酒肆」也去,那是「示欲之過」,「能立其志(不亂)」。¹⁸³

普入社會,使別人向善、向上,引發菩提心,這是一位在家大菩薩的形象。

(B) 以自己所作而教人

¹⁸¹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之根本意趣〉p.17~p.19:

關於修行的方法,雖然很多,主要的不外:**「淨心第一」和「利他為上」**。學佛是以佛菩薩為我們理想的目標,主要是要增長**福德和智慧**,但這必需要自己依著佛陀所說的教法去實行。

^[-] **修行的主要内容,要清淨自心。**因為我們從無始以來,**內心中就被許多貪、瞋、邪見、慢、疑等不良分子所擾亂,有了它們的障礙,我們所作所為皆不能如法合律,使自他得益,所以修行必先淨心。** 淨化內心,並不是擺脫一切外緣,什麼也不做、不想。應該做的還是做,應該想的還是想(觀),不過 要引起善心,做得更合理,想得更合法,有益於自他才對。…〔中略〕…

佛法說:「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都是啟示學佛者**應從自己淨化起,進而再擴大到國土和其他 眾生。這無論是大乘法和小乘法,都以此「淨心」為學佛的主要內容。**

[二] 其次講到利他為上:依於自他增上的原則說,個人離開了大眾是無法生存的,要想自己獲得安樂,必須大家先得安樂。…[中略]…所以**小乘行者,專重自利方面,專重自淨其心,自了生死。以大乘說,這是方便行,不是究竟。菩薩重於利他,無論是一切時,一切處,一件事,一句話,都以利他為前提。**

淨心第一,還通於二乘;利他為上,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才更合於佛陀的精神。

¹⁸²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p.111~p.112:

說到大乘道的自利利他,也不一定是艱難廣大的,**隨分隨力的小事,也一樣是二利的實踐,只看你用心如何!**如這塊小園地,…〔中略〕…如地而有空餘的,樹而於人有益的——花可以供人欣賞,枝葉可以乘涼,果可以供人摘了吃;或可以作藥,或可以作建材,那就去栽植他。**但問是否於人有益,不為自己著想,這便是菩薩行了。**

行菩薩道的,出發於利他,使利他的觀念與行為,逐漸擴大,不局限於個人、一家、一鄉等。

¹⁸³《維摩詰所說經》卷 1〈方便品 2〉(CBETA, T14, no. 475, p. 539, a25-29):

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下略]…

a. 善財參訪的善知識:從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

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表示了另一意義。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1] 初三位是出家的比丘;開示的法門,是(繫)念佛,觀法,處眾[僧],**正確的信解三寶,是修學佛法的前提。**^[2] 其他的善知識,比丘、比丘尼以外,有語言學者,藝術工作者,建築的數學家,醫師,國王,鬻¹⁸⁴香師,航海者,法官;

總之,出家菩薩以外,在家菩薩是普入各階層的;也有深入外道,以外道身分而教化外 道入佛法的。善知識(後來又加了一些鬼神)們的誘化方便,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來教 人,所以形成了「同願同行」的一群;也就是從不同事業,攝化有關的人,同向於成佛 的大道(我依此而寫有『青年的佛教』)。

b. 阿含經的自作教人作

以自己所作而教人的,『阿含經』已這樣說:如修行十善,那就^[1]「自作」,^[2]「教他作」, ^[3]「讚歎(他人)作」,^[4]「見(他人)作(而心生)隨喜」,就是自利利人了。¹⁸⁵

B. 依行

這是弘揚佛法的善巧方便!試想:修學佛法(如十善)的佛弟子,

- 「一」在家庭中能盡到對家庭應盡的義務,使家庭更和諧更美好,能得到家庭成員的好感, 一**定能誘導而成為純正的佛化家庭。**
- [三] 在社會上,不論是田間、商店、工廠……中,都有同一事務的人;如學佛者能成為同事中的優良工作者,知識與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德性,不只為自己,更能關懷他人,有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表現,那一定能引化有緣的同事,歸向佛道的。
- 「三」又如做醫師的,為病人服務,治療身病,心病,更為病人說到身心苦惱根源的煩惱病,根治煩惱病的佛道,**從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正是善財參訪各善知識利他**的最理想的方法! 186

(2) 現代人間佛教的利他菩薩行

A. 總說「慧行與福行」

從「初期大乘」時代到現在,從印度到中國,時地的差距太大。現代的人間佛教,

人間一切正行(種田種菜也不例外),都可以利益眾生,都是菩薩事業,都是攝化道場,都是成佛因行。… [中略]…

菩薩遍及各階層,不一定是暄赫的領導者。隨自己的能力,隨自己的智慧,隨自己的興趣,隨自己的事業,隨自己的環境:真能從悲心出發,但求有利於眾生,有利於佛教,那就無往而不是入世,無往而不是大乘!這所以菩薩人人可學。

如不論在家出家,男眾女眾,大家體佛陀的悲心,從悲願而引發力量:真誠、懇切,但求有利於人。 **我相信:涓滴、洪流、微波、巨浪,終將匯成汪洋法海而莊嚴法界,實現大乘的究極理想於人間。**否則,根本既喪,什麼入世、出世,都只是戲論而已!

¹⁸⁴【鸞(ロヽ)】1.賣。(《漢語大詞典(十二)》p.924)

¹⁸⁵《雜阿含經·1059經》卷 37 (大正 2, 275c8-14):

有四十法成就,如鐵槍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何等為四十?謂^{[-][1]}不殺生,^[2]**教人**不殺,^[3]口常讚數不殺功德,^[4]見不殺者心隨散喜;^[--*]乃至^{[+][1]}自行正見,^[2]教人令行,^[3]亦常讚歎正見功德,^[4]見人行者心隨歡喜,是名四十法成就。如鐵槍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

¹⁸⁶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p.200:

自利利他,當然會有更多的佛事。

利他的菩薩行,不出於慧與福。^[1]慧行,是使人從理解佛法,得到內心的淨化;^[2]福行,是使人從事行中得到利益(兩者也互相關涉)。

B. 別述

(A) 慧行

以慧行來說,說法以外,如日報、雜誌的編發,佛書的流通,廣播、電視的弘法;佛學院與佛學研究所,佛教大學的創辦;利用寒暑假,而作不同層次(兒童,青年……)的集體進修活動;佛教學術界的聯繫……**重點在介紹佛法,袪除¹⁸⁷一般對佛法的誤解,使人正確理解,而有利於佛法的深入人心。**

(B) 福行

以福行來說,如貧窮、疾病、傷殘、孤老、急難等社會福利事業的推行;家庭、工作不 和協而苦痛,社會不同階層的衝突而混亂,佛弟子應以超然關切的立場,使大家在和諧 歡樂中進步。**凡不違反佛法的,一切都是好事。**

C. 結勸: 菩薩發心利他, 要站穩自己的腳跟(以三心行十善為基礎)

但從事於或慧或福的利他菩薩行,先應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以三心而行十善為基礎。否則,弘化也好,慈濟也好,^[1]上也者只是世間的善行,佛法(與世學混淆)的真義越來越稀薄了!^[2]下也者是「泥菩薩過河」(不見了),引起佛教的不良副作用。

總之, 菩薩發心利他, 要站穩自己的腳跟才得!

一0 向正確的目標邁進

(一) 確定: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

人菩薩行——人間佛教的開展,**是適合現代的,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

我以為,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是應該確認肯定的。

|(二) 佛法的「寬容特性」引起副作用

1. 疑問

記得二十年前,有人問我:**為什麼泰、錫等(小乘)佛教區,異教徒不容易發展,而大乘佛教徒卻容易改信異教?**

2. 釋疑

我當時只歎息而無辭以對。**這應該與佛法的寬容特性有關**,

(1)釋尊的原始佛法,寬容是有原則

但釋尊的原始佛法,寬容是有原則的。如^[1]**不否認印度的群神,而人間勝過天上,**出家眾是不會禮拜群神的,反而為天神所禮敬;^[2]「**佛法」是徹底否棄了**占卜,咒術,護摩,祈求——印度神教(也是一般低級)的宗教行儀。

94

(2) 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發展到一切皆方便,終於「天佛不二」

_

¹⁸⁷【袪(く口)除】除去。(《漢語大詞典(九)》p.47)

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發展到一切都是方便,終於天佛不二。中國佛教的理論,真是圓融深妙極了,但如應用到現實,那會出現怎樣情形?近代太虚大師,是特長於融會貫通的!三十年發起組織「太虛大師學生會」,會員的資格是:返俗的也好,加入異教的也好,「去陝北」的也好。在大師的意境中,「夜叉、羅剎亦有其用處」(『太虛大師年譜』)。¹⁸⁸後來,學生會沒有進行。會員這樣的雜濫不純,如真的進行組織活動,夜叉、羅剎(如黑社會一樣)會對佛教引起怎樣的負面作用?

大乘佛教的寬容性,在有利於大乘流通的要求下,種種「方便」漸漸融攝進來,**終於到達「天佛一如」的境界。**

3. 評

(1) 不反對、不能沒方便;但方便有時空適應性,應有「正直捨方便」精神

我不反對方便,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但方便有時空的適應性,也應有初期大乘「正直 捨方便」的精神。

如虚大師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中說:「**到了這時候,……依天乘行果(天國土的** 淨土,天色身的密宗),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為障礙了」! ¹⁸⁹

大師指導發起「太虛大師學生會」,集籌備員法尊等面致訓詞,福善、周觀仁記:

…〔中略〕…

『在我的意境上,向來是以全國乃至世界人類佛教為對象,攝受的人非常廣泛;覺得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用處的。……如有些學生還了俗,甚或跑到異教中去,只要對我或對佛教的信仰,沒有完全破壞,也可借他將佛教輸送到異教裏去,達到佛教細胞深入社會各階層之最高目標。所以,只要能有集中的信仰精神攝持力,不管親疏近遠,在有秩序的系統組織下,以整個世界人類和佛教為對象,方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好將此意,從組織學生會而貫達到我的各個學生』!

當時所說之會員資格,返俗者與入異教者而外,更有「去陝北者」一項。時國共關係日見惡化,乃囑福善刪去。**蓋以大師之意境,即夜叉羅剎亦有其用處。**學生會組織,大師約學約行而分別為核心、幹部等層次。惟以戰亂影響,進行又復中止。

¹⁸⁹ (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273:

我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序說:「佛的說法、立制(包含修持方法),並不等於佛的正覺,而有因時因地的適應性。**在適應中,自有向於正覺,隨順正覺,越入正覺的可能性,這所以名為方便」。**⁽¹⁾適應時地的方便,能引導人或淺或深的趣入佛法,予佛法以相當有力的發展。 ⁽²⁾ 但方便到底是方便,尤其是特殊方便,等到時地轉移了,過去的妙方便,可能成為不合時宜的阻力。

所以從現代弘法來說,我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對於「天菩薩」(以佛菩薩示現夜叉等為主尊的) 佛法,不敢苟同。

(2)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7:

我對印度佛教的論究,想理解佛法的實義與方便,而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1] 方便,是不能沒有的;方便適應,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布。^[2] **然方便過時而不再適應的,應有「正直捨方便」的精神,闡揚佛法真義,應用有利人間,淨化人間的方便。**

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能時時回顧,不忘正法,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

(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a2:

大乘的應運而盛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的,確有他獨到的長處!佛法的流行人間,不能沒有方便適應,但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中略]…這在古代的印度,確乎是大方便,但在時異境遷的今日,

¹⁸⁸ 印順導師《太虛大師年譜》p.484~p.486:

(2)「人間佛教」似漸興,但應機方便的多,契理的少,本質還是「天佛一如」

虚大師長於圓融,而能放下方便,突顯適應現代的「人生佛教」,可說是希有希有!但 對讀者,大師心目中的「人生佛教」,總不免為圓融所累!¹⁹⁰

現在的臺灣,「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人乘佛教」,似乎漸漸興起來,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實的少,本質上還是「天佛一如」。「人間」、「人生」,「人乘」的宣揚者,不也有人提倡「顯密圓融」嗎?

如對佛法沒有見地,以搞活動為目的,那是庸俗化而已,這裏不必多說。

重要的,^[1]有的以為「佛法」是解脫道,道德意識等於還在萌芽;道德意識是菩薩道, 又覺得與解脫心不能合一,**這是漠視般若與大悲相應的經說。**^[2]有不用佛教術語來宏揚 佛法的構想,**這一發展的傾向,似乎有一定思想,而表現出來,卻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 無礙的共存,還是無所不可的圓融者。**^[3]有的**提倡「人間佛教」,而對佛法與異教(佛 與神),表現出寬容而可以相通的態度。**

今日的中國,多少無上妙方便,已失卻方便大用,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了! 所以弘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這才能使佛光普照這現

190 (1)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p.220~p.224:

真正的「學理革命」,就是即人成佛的人生佛學。人生佛學,不是世俗化,不是人天乘,不是 辦辦文化慈善,搞搞政治(並非不可辦,不能搞),而是有最深徹之意義的。…〔中略〕…

… 「中略] …

代的黑暗人間。…〔下略〕…

大師的學理革命,在適應環境中,不是條理嚴密,立破精嚴,以除舊更新。是融攝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從這中間,透出自己所要極力提倡的,方便引導,以希望潛移默化的。**但融舊的成分太多,掩蓋了創新——大師所說的「真正佛學」,反而變得模糊了。**多數人不見他的佛學根源,以為適應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

[1] 我覺得,大師過於融貫了,以致「真正佛學」的真意義,不能明確的呈現於學者之前。[2] 我又 覺得,大師的佛學,是真正的中國佛學。

…〔中略〕…但不是「兩腳書櫥」式的通家,而是從其經驗及修學中,憑其卓越的天分,而有驚天動地的思想革新者。**如上所述的學理革命,在印度,在中國,在佛教世界的每一角落,曾有這樣「不世出的思想家」嗎?**為了從事實際的整僧、護教,為了維持與調和而多多融買,使他在佛教中的真正價值,被人誤解。人生佛教,難道只是順應潮流嗎?

(2)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p.189~p.190:

大師深入於中國的傳統佛教——圓頓大乘,…〔中略〕…(十七年)講《人生佛學》時說:「大乘有圓漸圓頓之別,今以適應重徵驗,重秩序,重證據之現代科學化故,當以圓漸之大乘法為中心」。(十七年)講《佛陀學綱》,說學佛的「辦法」,是「進化主義——由人生而成佛」。

大師的思想,孕育於中國傳統——圓頓大教,而藉現實環境的啟發,知道神學式的,玄學式的理論與辦法,已不大能適應了。憑其卓越的領悟力,直探大乘的真意義,宣揚由人生而成佛的菩薩行。在實行的意義上,實與大乘的本義相近。…〔中略〕…大師那有不知參禪、念佛,是至圓、至頓、至簡、至易的究竟大乘呢!問題在:入世、利他、無所不施——這些問題,在凡夫面前,即使理上通得過,事上總是過不去。

(3) 印順導師《永光集》p.253~p.254:

中國佛教的衰落, 虚大師在「人」上著想; **雖說「學理(法)革命」, 而革新的只是適應時機的方便。**

我當然也知道「人」的低落與墨守成規,**但從史的探求中,**「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天)化,(庸)俗化有關」(《遊心法海六十年》五四頁)**佛教的衰落,從印度到中國,不只是「人」的低落,而也是「法」的神化、俗化。**

一般的發展傾向,近於印度晚期佛教的「天佛一如」,中國晚期佛教「三教同源」的現代化。¹⁹¹

4. 警: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為神教侵蝕而消滅)」的隱憂

為達成個己的意願,或許是可能成功的,

但對佛法的純正化、現代化,不一定有前途,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為神教侵 蝕而消滅)的隱憂。

5. 結:人菩薩行,要「認清不共世間的特性,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

真正的人菩薩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如虛大師的『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以錫蘭等佛教為小乘,虛大師還是承習傳統,現在應作進一步的探求)¹⁹²所說。

修學佛法的第一課,即是皈依三寶,**皈依了三寶,就不許更皈依邪惡鬼神,及其他各種宗教,因為信仰是專一的。**所以說**要盡形壽的皈依,信心才有著實的歸宿。**否則見這也皈依,見那也皈依,**信心泛亂而分散,等於沒有信仰。真正皈依三寶,必須記著!如有人說什麼三教同源,五教同源,即是外道邪說,切不可信!**

或有人說:信了佛不能連財神爺都不要。須知**佛法是豐富的寶藏**,求財求壽求男女,佛教中樣樣現成,都能滿足眾生的心願;何必供養非佛教的財神?

信佛而不皈依魔外,為皈依三寶最根本的原則。

192 參見:

(1) 上文〈八 解脫道與慈悲心行〉中所說:

「人間佛教」是重於人菩薩行的,但對「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或者會覺得離奇的。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想像為(出家的)隱遁獨善,缺少慈悲心的,怎麽能作為「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根本?不知佛法本來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是在佛教發展中形成的;「小乘」是指責對方的名詞。…[中略]…

[-] 出家人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遊化人間」(除雨季),每天與一般人相見,隨緣以佛法化導他們。…[中略]…所以**出家弟子眾,是以慈和嚴肅、樸質清淨的形象,經常的出現於人間,負起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的義務,稱為「法施」(依現代說,是廣義的社會教育)。**

^[2]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正行,也有為人說法的,如質多長者。**在家眾多修財物的施予,**^[1]有**悲** 田,那是**慈濟事業;**^[2]有**敬**田,如供養父母、尊長、三寶;^[3]有「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這是印度炎熱的好地方),橋船以濟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供行旅」的,那是**公共福利事業了。**…〔中略〕…

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也許會覺得離奇的。**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是並不相礙的。**雖受時代的局限,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而沒有慈悲利他的。**舉例說:…〔中略〕…**解脫的心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的。**

釋尊滅後,佛教在發展中,有的被稱為小乘,雖是大乘行者故意的貶抑,有些也確乎遠離了佛法的本意。… [下略] …

-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110~p.111: 虚大師南洋訪問回來,說錫蘭教理是小乘,行為是大乘;中國理論是大乘,行為是小乘。 我看:⁽¹⁾南方佛教較有實際利人的行為,這是**初期佛教的本色。**⁽²⁾現階段的中國佛教,不但理論是後期的大乘,唯心的、他力的、速成的行踐,也都是**後期佛教的本色。**
- (3)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自利與利他〉p.148~p.149: 抗戰期中,虛大師從南洋訪問回來說: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為是大乘;中國的教理是大乘, 行為是小乘。**其實**,

¹⁹¹ 印順導師 **〈藥師經講記〉**p.141~p.142:

(三) 成佛的時間

1. 成佛的久速異說,乃「隨機的方便」

以成佛為理想,修慈悲利他的菩薩道,到底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這是一般所要論到的問題。

^{[1][A]} 或說三大阿僧祇劫,或說四大阿僧祇劫,或說七大阿僧祇劫,^[B] 或說無量阿僧祇劫;^[2] 或說一生取辦,即生成佛等,可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人心是矛盾的,[1] 說容易成佛,會覺得佛菩薩的不夠偉大;[2] 如說久劫修成呢,又覺得太難,不敢發心修學,**所以經中要說些隨機的方便。**

2. 真正發大心的菩薩,從發心以來皆不計較這些

- [一] 其實菩薩真正發大心的,是不會計較這些的,**只知道理想要崇高,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隨分隨力」,盡力而行。**
- ^[二]修行漸深漸廣,那就**在「因果必然」的深信中,只知耕耘,不問收穫,功到自然成就的。**
- [三] 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 那就**體悟不落時空數量的涅槃甚深, 還說什麼久成、速成呢?**
 - 3. 龍樹呵責「以限量心論菩薩道」,而後期大乘又覺太久而有「速疾成佛」說
- [一] 印度佛教早期的論師,以有限量心論菩薩道,所以為龍樹所呵責;「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大智度論』卷四)!
- 〔三〕「大乘佛法」後期,又都覺得太久了,所以有速疾成佛說。

4. 虚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可說是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

※導師責:想即生成佛,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真是顛倒

太虛大師曾提出『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說到:「甲、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乙、不為 專承一宗之徒裔」,「丙、**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學者。……**願** 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優婆塞戒經講錄』)。

- [一] 南方的佛教,雖是聲聞三藏,由於失去了真正的聲聞精神,幾乎沒有厭離心切,專修禪慧而趨解脫的。缺乏了急求證悟的心情,所以反能重視世間的教化,做些慈善文化事業。
- [二]而中國呢,不但教理是大乘的最大乘,頓超直入的修持,也是大乘的最大乘。稱為大乘的最大乘,實是大乘佛教而復活了聲聞的精神——急求已利,急求證入。失去了悲濟為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實行,只能寄託於唯心的玄理了!
- (4)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人間佛教要略 > p.114~p.115:
 - [一] 中國雖素稱大乘教區,而行持卻傾向於小乘,**急急的了生死,求禪悟**(虛大師稱之為:思想是大乘,行為是小乘)**,結果青年與佛教,愈隔愈遠。**
 - [二] 反之,錫蘭、暹羅、緬甸等佛教國,雖說是小乘教,**而青年人都學習佛法。他們並不開始就學了生死,而是歸依三寶,深信因果,增進向上,主要是修學不礙出世的人乘。**
- (5)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南傳大藏的中國佛教的重要〉p.90~p.91: 佛法本來是一味的,因根機、傳承等而有不同的開展。我國以「大乘佛法」為主,一向以巴利語 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¹⁾ 大乘甚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 阿含;⁽²⁾ 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雜藏」中來的。我國佛教 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 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想即生成佛,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真是顛倒!虚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可說是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¹⁹³

(四) 勸勉:不忍「聖教衰、眾生苦」,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直進

1. 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是「契機」,也是「純正的菩薩正常道(契理)」

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1]}不但是契機的^{,[2]}也是純正的菩薩正常道。下面引一段舊作的『自利與利他』;「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大心佛弟子,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 **直進吧!** 194

2. 引舊作以明「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

(1) 長在生死利生,除「堅信願、養慈悲」,主要是「勝解空性」

「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然^[1]要在生死中學習,^[2]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 普利眾生的本領。……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眾生的本領,除堅定信願(菩 提心),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

(2)特論「勝解空性的大用」

A. 正見增上不墮惡趣

觀一切法如幻如化,了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見,是最主要的一著。所以(『雜阿含』)經上說:「若有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地獄」。¹⁹⁵

B. 了達「生死與涅槃如幻如化」,在三心相應的利他中,一天天向上

惟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這才能……,在生死中浮沉,因信願 (菩提心), 慈悲, **特別是空勝解力**,

[一] 能逐漸的調伏煩惱,能做到[1] 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2] 不斷煩惱 (瞋,忿,恨,惱,嫉,害等,與慈悲相違反的,一定要伏除不起),也不致作 出重大惡業。

「大型說空法,為離諸見故」(11.029)。為離情執而勝解一切法空不可得,不是否定一切善惡邪正;善行、正行,是與第一義空相順而能越入的。即使微悟無生的菩薩,也修度化眾生,莊嚴佛土的善行, 決不如中國所傳的野狐禪,「大修行人不落因果」。龍樹「性空唯名」的正確解行,是學佛者良好的指南(11.030)!

我選擇了佛教,為我苦難中的安慰,黑暗時的明燈。可惜我的根性太鈍,**讚仰菩薩常道**,不曾能 急於求證。**然而從此以來,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不知別的,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坦然直進。**民 國十七年,母親去世了。十八年,父親又去世。該是我出家的因緣熟了!於家庭再沒有什麼顧戀,十 九年夏天,發心出離了家。**讓我的身心,融化於三寶之中,為這樣最高的宗教而努力。**

正見,是正確的見解,**見與知識不同,見是從推論而來的堅定主張,所以正見是『擇善而固執之』的。**學佛要有正見,如開始旅行,要對旅途先有一番正確的了解,而確信這是到達目的地的正路。**正確的認識,不一定成為正見。**如現在聽說地球繞日而轉,可說是知識;但伽利略為了這一知識,不惜為基督教所迫害,囚禁,這才是見。

所以,**要將正確的知識,時時修習,養成堅定的正見。**正見,有世間正見,出世間正見。五乘共法中,還只是世間的。正**見雖只是堅定不移的見地,但力量極強,如經上說:「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覽惡趣」(3.001)。**

¹⁹³ 另參見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34:

¹⁹⁴ 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我怎樣選擇了佛教〉p.306:

¹⁹⁵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64~p.65:

[三] 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眾生的利樂為利樂;我見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 天天的深厚,怕什麼隨落!惟有專為自己打算的,才隨時有隨落的憂慮。

C. 發願在生死中,「常見佛、常聞法、世世常行菩薩道(夙習三多)」 發願在生死中,^[1] 常得見佛,^[2] 常得聞法,^[3] 世世常行菩薩道,¹⁹⁶ 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也是中觀與瑜伽的共義。

此人所以能信解悟入甚深法門,因為**在過去生中,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積集深厚的善根了!** 過去生中,⁽¹⁾ 多見佛,⁽²⁾ 多聽法,⁽³⁾ 常持戒,常修福,種得廣大的善根,這才今生能一聞大法, 就淨信無疑,或一聞即悟得不壞淨信。

在同一法會聽法,有的聽了即深嘗法味,有的聽了是無動於衷;有的鑽研教義,觸處貫通,有的苦下功夫,還是一無所得;**這無非由於過去生中多聞熏習,或不曾聞熏,也即是善根的厚薄。要知道:佛法以因果為本,凡能戒正、見正、具福、具慧,能信解此甚深法門,決非偶然,而實由於「夙習三多」。所以,佛法不可不學,不學,將終久無分了!**

(2)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86:

後五百歲的眾生,信解受持這《金剛般若經》,為什麼第一希有?因為,這人已沒有我等四相的取執了。這可見不問時代的正法、像法,不問地點的中國、邊地,**能否信解般若,全在眾生自己,**⁽¹⁾ 是否已 ^(A) 多見佛, ^(B) 多聞法, ^(C) 多種善根 , ⁽²⁾ 是否能離四相而定。… [下略] …

(3)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946:

菩薩有深智慧,才能不著生死,修行利他大業,圓成佛道。般若的甚深悟人,使波羅蜜的菩薩行,進入一新的領域。「般若波羅蜜法門」,從「原始般若」以來,以般若攝導六度(萬行),趣向一切智海。「**般若」是著重現實人生(及天趣一分)的向上進修,以「不退轉」為重點。**

在「中品般若」的「後分」——「方便道」中:得不退的菩薩,遊十方佛土, $^{(1)}$ 自利為 $^{(A)}$ 多見佛, $^{(B)}$ 多聞法, $^{(C)}$ 多種善根; $^{(2)}$ 利他為嚴淨佛土,成熟眾生,但『般若經』到底是以菩薩般若行為主的。

- ◎另參印順導師《成佛之道・五乘共法(增註本)》p.98~p.100:
- (1) 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2) 勤修三福行,(3) 願生佛陀前。

依上來所說,知道應該努力行善,求得人天樂果。^[1] 但在人乘天乘中,修學那一乘更好呢?^[2] 什麼才是報生人天的善業呢?^[3] 怎樣才能不為人天福報所拘,或因作惡而墮落呢?本頌,就是解答這三個問題。

- 一、人乘與天乘,都是善報。依福報來說,天報比人報要勝妙得多。所以應該修人乘法,最好能修天乘法。可是,如上面所說,**人有三事,比諸天還強;佛出人間;諸天命終,也以人間為樂土:在這適宜於修學佛法的立場,人間比天上好,人乘法也就比天乘法更可貴!我們以人身來學佛,切不可羨慕天國的福樂,應該修學人乘正法。**為了「求」得「人」身,「而」修行人乘正法,當然依業受報,「得」到了可貴的「人」身。至於天乘法,不是完全不可修,但要不是為了生天,並且不願生天,這樣的「修」行「天」法,由於願力,「不」致隨業力而報「生天」上。**願力是不可思議的!不過,高深的天法(禪定),還是不修為妙。恐怕願力不敵業力,為業力所牽而上生天國,這就落於八難之中,成為學佛的大障礙了。**
- 二、要修集人乘天乘的善業,才能得生人生天的樂果。**生人生天的正業,佛說為『三福業』,就是布施,持戒,修定。**所以唯有「勤修三福」業「行」,才能得人天樂報。…〔中略〕…
- 三、**修集人天善法,怎麼能不為人天福報所拘,或者因作惡而墮落呢?這只要發「願」求「生」人間,逢「佛陀」出世,能在佛「前」聞法修行就得了。**如能生逢佛世,見佛聞法,就與佛有緣,與法有緣,與無量學佛法的師長道友有緣。不但熏集佛法善根,而且能廣結法緣。這樣,來生生在人間,當然會蒙師友的引導啟發,歸向三寶,見佛聞法修行,又與佛法及無量學佛法的法侶有緣。**這樣的展轉增上,功德增長,不會因作惡而失卻人身(人身而墮落,大多是不曾歸依修學佛法)。而且善根增長,法器成熟,自然會由此而進入出世大乘法,為佛道作階梯了。**

所以凡未能發出離心,發菩提心的學眾,應勵行人乘正法,日日發願:『惟願三寶慈悲攝受!願得生生世世,見佛聞法』。發此見佛聞法的正願,修人乘的正行,保證會不失人身,由此而進入佛道。

¹⁹⁶ (1)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48:

D. 大乘經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

[一] 釋尊在(『中阿含』) 經中說:「阿難!我多行空」。『瑜伽師地論』解說為:「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 197

[一][1] 大乘理論的特點,是「世間不異出世間」;「生死即涅槃」;「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色」。從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一切,於是乎世間與出世間的對立被銷融了: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出世(解脫)了也不離世間。[2]從理論而表顯於修行,以佛菩薩所行為軌範,布施被看作首要的道品(六度之首);慈悲為菩薩道的必備內容,沒有慈悲,就不成其為菩薩了。

[2] 如果我所理解的,與實際不太遠的話,那麼**大乘入世佛教的開展,**[1] **空」為最根本的原理,**[2] **悲是最根本的動機。**中觀也好,瑜伽也好,印度論師所表彰的大乘,解說雖多少不同,而原則一致。

[三](1)從「空」來說,如《瑜伽·真實義品》所說:「空勝解」(對於空的正確而深刻的理解)是菩薩向佛道的要行。生死性空,涅槃性空,在空性平等的基點上(無住涅槃),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苦,而不急急的厭離他;涅槃是常是樂,是最理想的,卻不急急的趣人他。把生死涅槃看實在了,不能不厭生死,不能不急求涅槃。急急的厭生死,求涅槃,那就不期而然的,要落入小乘行徑了!在「空勝解」中,法法平等,法法緣起——身心、自他、依正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於是悲心內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在菩薩道中,慈悲益物不是無用,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心髓。為眾生而學,為眾生而證。一切福慧功德,回向法界,回向眾生。一切不屬於自己,以眾生的利益為利益。沒有慈悲,就沒有菩薩,沒有佛道,而達於「佛心者,大慈悲是」的結論。
[2]本於這種理論而見之於實行,主要的如《般若經》所說,時時警策自己:「今是學時,非是證時。」因為從無我而來的空慧,如沒有悲願功德,急求修證,儘管自以為菩薩,自以為佛,也不免如折翅(有空慧的證悟,沒有悲願的助成)的鳥,落地而死(對大乘說,小乘是死了)。所以菩薩發心,以空勝解成大慧,以福德成大悲。一定要悲願深傲骨髓,然後證空而不會墮落小乘。
[四]總之,大乘的入世的佛法,最初所表達的要點是:[1]不異世間而出世,[2]慈悲為成佛的主行,不求急證,由此而圓成的才是真解脫。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法海探珍〉p.103~p.106:

[一] 在複雜根性與不同的行踐中,可以分為三大類:據龍樹菩薩說:

一、一分鈍根的菩薩,最初觀察五蘊生滅無常不淨,要久而久之,才能觀察一切法性空;這是「從無常入空……」的。這一類大乘學者,經上說它「無數無量發菩薩心,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者」。 我們要知道:大乘菩薩,要修行六度、四攝去利他的;像這樣充滿了厭離世間,生死可痛的心情, 焉能克服難關,完成入世度生的目的?這樣的學者,百分之百是退墮凡小的。

二、一分中根菩薩,最初發心,就觀察一切法空不生不滅,這是中期大乘依人乘而趣入佛乘的正機,是「從空入無生… …」的。唯有理解一切性空,才能不厭世間,不戀世間;才能不著涅槃,卻向涅槃前進。這樣的大乘行者,「與菩提心相應,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去實行菩薩的六度、四攝行。它一面培養悲心,去實行布施、持戒、慈忍等利他事業;一面理解性空的真理,在內心中去體驗。這需要同時推進,因為悲智不足去專修禪定就要被定力所拘;不厚厚的培植布施、持戒、慈忍的根基,一心想證空,這是邪空;如果智勝於悲,就有退墮小乘的危險。所以在悲心沒有深切,悲事沒有積集,它不求證悟;「遍學一切法門」,隨分隨力去利人。它時常警告自己:「今是學時,非是證時」。

三、一類利根的菩薩,它飛快的得無生忍,也有即身成佛的。龍樹沒有談到從何下手,或者是從 涅槃無生入佛道的。

[三] 這根性的不同,性空論者的見解,既不是無始法爾生成的,也不像一分拙劣的學者,把鈍根、利根看為初學與久學。根性的不同,在它「最初發心」以前,有沒有積集福智資糧;成佛要度眾生,要福德智慧,這不是可以僥倖的。[1] 鈍根者(現在盲目的學者,稱為利根),幾乎從來沒有積集功德(悲事),忽略利他而急求自證的習氣異常強。因種過少分智慧,偶然的見佛發菩提心,但

 $^{^{197}}$ (1)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 $p.183\sim p.185$:

厭離的劣慧,使它立刻失敗。這與絲毫無備,倉卒應戰與優勢的敵軍硬碰,結果是全軍覆沒一樣。 ^[2] 那中根者,多少積集智慧功德;發心以後,它理解事實,採取任重致遠的中道之行,不敢急求 自證。悲心一天天的深切,功德也漸廣大,智慧也同時深入,坦然直進,完成最高的目的。這像 沒有充分的準備,而事實上不得不應戰,那必須採用消耗戰,爭取時間,穩紮穩打,殲滅敵人一樣。 ^[3] 那利根的,在未曾發心以前,雖沒有機緣見佛聞法,卻能處處行利他行,為人群謀幸福。 福德廣大了,煩惱也就被部分的折伏。因為入世利他,所以會遇見善友扶助,不致墮落。在世俗學術的研究中,也推論出接近佛法的見地。這樣的無量世來利他忘己,一旦見佛聞法發菩提心,自然直入無生,完成圓滿正覺了。這像充分預備,計劃嚴密,實行閃電戰一樣。

總之,根機的利鈍,全在未發心以前的有沒有準備,與正法的淺深無關。醍醐、毒藥,並不是一定的。雖有這三類,^[1] 鈍根與小乘學者所說的相同,容易墮落。^[2] 後一類,希有希有,所以無著世親他們,也就不去說它。^[3] 要學大乘行,自利利他,那唯有採取積集悲智,學而不證的正軌。(前機急求自證失敗,後機自然的立刻證悟,不是勉強得來)

或者認為非迫切的厭離(無常苦)自己的生死,它絕不能認識他人的苦痛,發大悲心去利人。他們的意見,非「從無常門入」不可,這是非常錯誤的。他如果願意一讀「諸法無行經」,就知道行徑的各別了。「從空而入」的依人乘而進趣佛乘,不是貪戀世間,在性空的正見中,才能觀生死無常而不致退失呀!

(3)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 > p.193 ~ p.194:

聲聞法中,先歸依三寶,歸依就是信願。在大乘中,大乘歸依就是發菩提心,也就是大乘信願。這是大乘的先決條件,所以說:「信為道源功德母」。

歸依不僅是形式,不只是信佛教,而是從世間心行中,以三寶威德為增上緣,從自己身心中,引發一種迴邪向正,迴迷向悟,迴繫縛向解脫,迴自我而向法界眾生——超越世間常行的力量。這是虔誠的、懇切的、熱烈的,歸向於無限光明而心安理得的。**由此而成潛在的善根,名大乘菩提種子。**

有了菩提心種,那就怎麽也終於要成佛的,暫時忘卻而菩提心不失的,即使墮落,也是受苦輕微而迅即出離的。這就是大乘法中,極力讚揚菩提心的理由了!有了這,世間一切正行,從來都不障出世。這樣的世法,是順向佛道的;有超越出世的傾向,而不離世間的,這就是大乘的入世。

當然,如執一切為實有,在進行中會困難重重,可能會暫時忘失而退墮小乘,也可能墮落。這所以大乘的悲厲,一定要與大乘的空勝解相結合,才能更穩當的向前邁進!

不過,即使是墮落了,菩提心種的內熏力,一定要歸向佛道的。即使是退入小乘,也還是要回心向大的!

(4)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三要〉p.67:

孕育於悲願中而成長的空慧,不是沈空滯寂,是善巧的大方便。有了這,才**能成就慈悲行,才能成就無上菩提果。**

(5)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1:

悲願較切的聖者們,**依於空,不但消極的自己解脫,還注重弘法利人;空、無我,正可以增長其同情眾生痛苦的大悲心,加強其入世的力量。**

(6)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p.66~p.67:

(1) 大乘菩薩是入世的,入世即不能不廣行布施。(2) 又因為菩薩是不忘出世的,所以也重視智慧。 以智慧來攝導善行,以布施等來助成智慧出世。菩薩是這樣的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又出世的…〔中 略〕…

慈悲與方便,是大乘菩薩的特質。菩薩度生,以此二為工具。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菩薩 道必以此為要務。^[1] 大**悲是通過智慧的悲心,**與仁愛等相近而不同。^[2] 方便是為了適應,**從慈悲 而引出的智慧妙用,即善巧化度的方便。**

(7)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慧學概說〉p.163~p.164:

二、悲智交融: (1) 聲聞者的偏真智慧,不能完全契合佛教真義,即因偏重理性的體驗生活,慈悲心不夠,所以在證得究竟解脫之後,就難以發大願,廣度眾生,實現無邊功德事了。(2) 菩薩的智慧,才是真般若,因為菩薩在徹底證悟法性時,即具有深切的憐愍心,廣大的悲願行。慈悲越廣大,智慧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越廣大,真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的。

大乘經說:悲心悲行不足,而急求證智,大多墮入小乘深坑,失掉大乘悲智合一的般若本義,障

(五) 導師「再度表明自己」

末了,我再度表明自己:

1. 繼承虛大師(非「鬼化」的人生佛教), 進一步(非「天化」)給以理論的證明

我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寫了一些,也講了一些,但

我不是宗派徒裔,也不是論師。我不希望博學多聞成一佛學者;也不想開一佛法百貨公司,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這是大菩薩模樣)。¹⁹⁸

礙佛道的進修。

¹⁹⁸(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50:

[1] 有人說我是三論宗,是空宗,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2] 有人稱我為論師, 論師有完整而嚴密的獨到思想(近於哲學家),我博而不專精,缺乏論師的特性。^[3] 我重於考證, 是想通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抉示純正的佛法,而丢下不適於現代的古老方便,不是一般 的考據學者。

(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a1:

我在『中觀今論』中說:「在師友中,我是被看作研究三論或空宗的」。**我「對於空宗根本大義,確有廣泛的同情」,但「我不能屬於空宗的任何學派」。**問題是:

[1] 我讀書不求甚解,泛而不專,是不嫡於專宏一宗,或深入而光大某一宗的。

[三] 還有,面對現實的佛教,總覺得與佛法有一段距離。我的發心修學,只是對佛法的一點真誠, 希望從印度傳來的三藏中,理解出行持與義解的根源與流變,把握更純正的,更少為了適應而天 (神)化、俗化的佛法。這是從寫作以來,不敢忘失的方針。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62~p.67:

我修學佛法研究經論的意念,⁽¹⁾除了想要了解佛教究竟是什麼以外,⁽²⁾還想了解佛法怎麼慢慢演變,其原因何在?這是存在我內心當中,推動我一直研究下去的力量。

…〔中略〕…不過對佛法方面,還是^[1]為了真理的追求,追求佛法的根本原理究竟是什麼樣?^[2] 佛法如何慢慢發展?在印度有什麼演變?到中國來又為什麼發展成現在的現象?我是基於這個意義來研究。

因此,我的學佛態度是:^[1] 我是信佛,^[2] 我不是信別人,我不一定信祖師。有人以為中國人,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我並沒有這個觀念。假使是真正的佛法,我當然信,假使他不對,那就是中國人的,我也不信。

我是信佛法,所以在原則上,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

 \cdots [中略] \cdots 我要以根本的佛法,真實的佛法,作為我的信仰。了解它對我們人類,對我個人有什麼好處,這是我真正的一個根本動機。

所以自己雖然沒有能夠在修證方面用功,但是這和有些人研究佛法的動機不同。^[1] 有的人研究佛法,好像把它看成什麼學問一樣,在研究研究,提倡提倡,與自己毫不相干。原則的說,這不是我們學佛之人的態度。^[2] 學佛的人,佛法要與我們自己發生關係,沒有關係你為什麼要學呢?你都不曉得好處,為什麼要叫人信呢?所以,我們越是能知道佛法的好處,越知道佛法超出世間的特質,越是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心。

有人問我是什麼宗,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說。照一般人的想法,總該歸屬什麼宗才對。在我覺得,「宗」都是以佛法適應時代,適應特殊文化思想而發展成一派一派的。好像我們到山上,有好幾條路一樣。我沒有什麼宗,不過有人以為我是三論宗,有的稱我論師,我也不懂他們為何如此,其實我不是這樣的。怎麼叫都可以,我自己知道不是這樣就好了。

…〔中略〕…我不是從事純宗派的研究,雖然各宗派也寫一點,都是粗枝大葉,沒有深刻研究, 我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孫,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大師。

…〔中略〕…只覺得**我對佛法有這麼一點誠心,我要追究佛法的真理,想了解佛法的重要意義。** 在三寶裡面奉獻這一點,是好是壞,我也不太考慮,長期以來,我對佛法研究的態度就是這樣。

在這意義上,我學佛法和那開舖子的不太同。像百貨公司,樣樣都有,你要什麼就有什麼賣

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

2. 讚揚少壯的佛教,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的時代

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 瀕臨滅亡的佛教,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

這是[1] 適應現代,[2] 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

3. 永不離少壯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獻身

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

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附錄:關於「菩薩三大精神與大乘三心的比配」

◎關於「菩薩三大精神」:

(1)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6~p.a7:

印度之佛教,⁽¹⁾ 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深簡、平實。⁽²⁾ 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無以應世求,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中期佛教之**緣起性空(即緣起無我之深化)**,雖已啟梵化之機,而意象多允當。**龍樹集其成,其說菩薩也:**1.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其精神為「忘已為人」。**2.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為「盡其在我」。**3.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任重致遠」。菩薩之真精神可學,略可於此見之。**龍樹有革新僧團之志,事未成而可師。

能 $^{(1)}$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 $^{(2)}$ 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 $^{(3)}$ 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2)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敬答〈議印度之佛教〉〉p.121~p.122:

給你。我沒有這個觀念,**我之所以東摸一點,西摸一點,只是想在裡面找到根本佛法,與它所以發展的情形。**這個發展,可能是相當好的,也可能不太好的。**佛法有所謂「方便」,方便是有時間性,有空間性,在某一階段好得很,過了時,時代不同了,也許這個方便會成為一種障礙。**

『法華經』有一句話,我總覺得非常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怎麼捨呢?就是達到了某一階段,有更好更適合的就提倡這個,不適合的就捨掉。所以我研究的,不是樣樣都在提倡,我也不專門批評。**…[中略]…

經過好多年以後,大概在民國三十年前,我對佛法有了大概的認識。佛法這樣演變發展,**對現代來講,有些是更適合的,更適應現代的;某些,頂好不要談他,即使過去非常好的,但現在卻不太適合。**我有了這個認識,當初我就寫了一本書叫做『印度之佛教』。… [下略] …

(4) 印順導師《永光集》〈為自己說幾句話〉p.267~p.268:

聖嚴〈印順長老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說:「從這一點看印順長老,倒頗近於只會看病而拙於治病的學者風貌」(《佛教新聞》九二期一三頁)。江燦騰〈佛學研究與修行〉說:「會有人用來批評印順說:『是佛教思想的巨人,是行動實踐的侏儒』」(引《滄海文集》(中)・三四六頁)。二位所說,可說非常正確,我就是這樣的人。不過,說是「思想的巨人」,未免稱譽過分了。

我曾一再表明自己一生為法的意趣:[1]「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教理、教制、教產)改革運動,我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2] 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遊心法海六十年》七頁)。[A] 我「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B] 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四七頁)。

(1) 我覺得,善財所參訪的,大家都說「我但知此一法門」;似乎專一,對學習菩薩的初心學人, 也許會更落實些。(2) 當然,大菩薩們是不在此例的。 三、空常取捨之辨:**拙稿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

[1] 言其行,則龍樹擬別創僧團而事未果,其志可師。

[二] 言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重聲聞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無自性之緣起,十九為阿含之舊。於學派則取捨三門,批判而貫攝之,非偏執亦非漫為綜貫也。

(三) 言菩薩行,則(1) 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2) 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3) 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下略〕…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39~p.40:

說到「大乘佛法」的修行,主要是菩提願,大悲與般若(無所得為方便)。由於眾生根性不一,學修菩薩行的,也有信願增上,悲增上,智增上的差異(經典也有偏重的),但在修菩薩行的歷程中,這三者是必修而不可缺少的。如有悲而沒有菩提願與空慧,那只是世間的慈善家而已。有空慧而沒有悲願,那是不成其為菩薩的。

所以大乘菩薩行,是依此三心而修,主要是六度,四攝。布施等是「佛法」固有的修行項目,大乘是更多的在家弟子發心,所以布施為先。

菩薩大行的開展,一則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而發心修學;一則是適應世間,悲念世間而發心。 龍樹論闡揚的菩薩精神,我在『印度之佛教』說:「其說菩薩也,一、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自) 發菩提心,**其精神為忘己為人。**二、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為盡其在我。**三、三僧 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任重致遠。**菩薩之精神可學,略可於此見之」。

菩薩行的偉大,是能適應世間,利樂世間的。初期「大乘佛法」與「佛法」的差異,正如古人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 ◎關於「大悲心——忘己為人(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
 - (1)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敬答〈議印度之佛教〉〉p.122: 言菩薩行,則**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 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下略]…
 - (2)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99:

三 菩提心之本在悲

發菩提心,本是對於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的大事,立下大信心,大志願,所以以信願為主體, 以大悲及般若為助成。

然這樣的大信心,大志願,主要從悲心中來,所以經上說:「大悲為根本」;「大悲為上首」;「菩薩但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菩提心的根本是悲心,**而悲心的大用為拔苦。所以大乘菩薩道,也可說以救拔眾生的苦難為特色。

【3/4】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30~p.131: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佛菩薩的心髓。菩薩的一舉手,一動足,無非慈悲的流露。一切的作為,都以慈悲為動力。所以說: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為什麼不得自由自在?因為菩薩不以自己的願欲為行動的方針,而只是受著內在的慈悲心的驅使,以眾生的需要為方針。眾生而需要如此行,菩薩即不得不行;為眾生著想而需要停止,菩薩即不能不止。**菩薩的捨己利他,都由於此,決非精於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完全的忘己為他。**

(4)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53~p.56:

佛世的出家比丘,身無長物,當然不可能作物質的布施,然如富樓那的甘冒生命的危險,去教化 驪獷的邊民,能說沒有**忘我為人的悲心**嗎?…〔中略〕…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 高**道德。**

- ◎關於「空性見——盡其在我(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
 - (1)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61: 佛法是信智合一,信是充滿理性的,**智是著重人生的,自力的;**信離顛倒,而智有確信。
 -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48~p.50:

 ^[-1] 所以一般宗教,在有情以外,幻想自然的精神的神,作為自己的歸依處,想依賴他而得超脫現實的苦迫。**這樣的宗教,是幻想的、他力的。**

(三) 佛教就不然,是宗教,又是無神論。佛說:有情的一切,由有情的思想行為而決定。**佛教的歸依向上、向究竟,即憑有情自己合法則的思想與行為,從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淨化自己,圓成自己。**所以歸依法,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為依歸。歸依佛與歸依僧,**佛與僧即人類契合真理**——法而完成自己的覺者;歸依即對於覺者的景仰,並非依賴外在的神。佛法是自力的,從自己的信仰、智慧、行為中,達到人生的圓成。佛法與一般宗教的不同,即否定外在的神,重視自力的淨化,這所以非從有情自己說起不可。

(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94~p.95:

一、自力創造非他力:人類在環境——自然、社會、身心中,常覺到受有某種力量的限制或支配,不是自己所能轉移與克服的;於是想像有大力者操縱其間,是神力,是天命等。但人類不能忍受這樣的無情虐待,發出打開現實,改造未來的確信。覺得這是可能轉變的,可以從自己身心——合於因果事理的努力中完成。這確信自己身心行為的價值,即達到否定神權等他力,為「人定勝天」的具體解說。

人類在環境中,雖從來就在自己努力的情況下,獲得自己的一切。但對於不易改轉的自然現象, 社會局勢,身心積習,最初看作神力、魔力(魔是神的相對性)的支配,覺得可以從自己對於神、 魔等的信虔、服從等中得到改善。這或者以物品去祭祀,禱告即祭祀的願詞、讚詞;或者以咒術 去遣召。進一步,覺得這是祭祀與咒術的力量,是自己身心虔敬動作的力量,使神與魔不能不如 此。自我的業力說,即從此興起。佛陀使業力從神秘的祭祀與咒術中解放出來,使人類合理的行 為,成為改善過去、開拓未來的力量。

(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2~p.34:

所說歸依者,信願以為體;歸彼及向彼,依彼得教濟。

…〔中略〕…

若人自歸命,自力自依止,是人則能契,歸依真實義。

一般說來,歸依是信仰,希願領受外來的助力,從他力而得到救濟。一般他力宗教,都是這樣的。然佛法不只如此,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佛在涅槃會上,最後教誡弟子說:**『自依止,法依止,不餘依止』(1.013)。這是要弟子們依仗自力,要自己依著正法去修學,切莫依賴別的力量。**… [中略]…所以歸依的深義,是歸向自己(自心,自性):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自己身心的當體,就是正法涅槃;自己依法修持,自身與僧伽為一體。佛法僧三寶,都不離自身,都是自己身心所能成就顯現的。

從表面看來,歸依是信賴他力的攝受加持;而從深處看,這只是增上緣,而實是激發自己身心,願其實現。所以說:「若人自」己「歸命」——命是身心的總和,歸命是奉獻身命於三寶。能依「自力,自」己「依止」自己而修正法,而不是阿難那樣的,以為『恃佛威神,無勞我修』,那麼「是人」也就「能契」合於「歸依」的「真實義」了。

(5)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107~p.109:

它又是**他力的**: ⁽¹⁾「自依止,法依止,不餘依止」,是佛法的精髓。 ⁽²⁾ 中期佛教也還是「自力不由他」。諸佛護持,天龍擁護,也是盡其在我,達到一定階段,才有外緣來助成。說明白一點,自己有法,它才來護,並不是請託幫忙。易行道的念佛,也只是能除怖畏,也是壯壯膽的。有人想找一條容易成佛的方法,給龍樹菩薩一頓教訓,怎麼這樣下劣的根性!然後攝它,教它念佛,後來再說別的行法,它說你不是教我念佛嗎?龍樹說: 那有單單念佛可為以成佛呢? ⁽³⁾ 但後期的佛教,受著外道的壓迫,覺得有託庇諸天,其實是佛菩薩的必要。他力的頂點,達到要學佛,非得先請護法神不可。… [中略] …

這唯心的、他力的、速成的、神秘的、淫欲為道的,後期佛教的主流,當然微妙不可思議!但「大慈大悲,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法,能不能在這樣的實踐下兌現,確乎值得注意。

- (6)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敬答〈議印度之佛教〉〉p.122: 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
- (7)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12~p.213:

六念 在家的信眾,於五法而外,對心情怯弱的,每修三念:念佛,念法,念僧。或修四念,即念三寶與戒。或再加念施;或更加念天,共為六念,這都見於《雜阿含經》。··· [中略]···這因為信眾的**理智薄弱,不能以智制情,**為生死別離,荒涼淒寂的陰影所惱亂,所以教他們念——觀想三寶的功德,念自己持戒與布施的功德,念必會生天而得到安慰。··· [中略]···**這種依賴想念而自慰,本為一般宗教所共同的;神教者都依賴超自然的大力者,從信仰、祈禱中得到寄託與安慰。念佛**

等的原理,與神教的他力——其實還是自力,並沒有什麼差別。經中也舉神教他力說來說明,如說:「天帝釋告諸天眾,汝等與阿須輪共鬥戰之時生恐怖者,當念我幢,名摧伏幢,念彼幢時恐怖得除。……如是諸商人!汝等於曠野中有恐怖者,當念如來事、法事、僧事」(雜含卷三五・九八〇經;又參增一含・高幢品)。

他力的寄託安慰,對於怯弱有情,確有相對作用的。但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如以此為能得解脫,能成正覺,怕不是釋尊的本意吧!

(8)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90:

自力與他力,必須互相展轉增上。如果專靠他力而忽略自力,即與神教無異;依佛法說,便不合因果律。不管世間法也好,佛法也好,若能著重自力,自己努力向上,自然會有他力來助成。如古語說:「自助者人助之」。不然,單有他力也幫不了忙,所以佛教是特重自力的宗教。

大凡一個人的能力越強,自力的精神也就越強。如小孩的生存能力薄弱,即依賴他力,漸漸長大, 生存能力漸強,自力的表現也就漸漸明顯。

- ◎關於「菩提信願——任重致遠(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
 - (1)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89:

一、「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者:一切智智即無上菩提,即以佛智為中心而攝一切佛德。學者於生死中創發大心,期圓成此崇高究竟之佛德。**虛空可盡,此希聖成佛之大志不移,能發此菩提心者,即名菩提薩埵(菩薩)。薩埵即有情,強毅而不拔,熱誠而奔放,**凡人以此趨生死者,今則以此求菩提。此大菩提願,乃成佛之因種也。聲聞志求解脫,以出離心為因,與菩薩異。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6:

四、進:這已略有說到。**菩薩行的精進,是無限的,廣大的精進,**修學不厭,教化不倦的。發心修學,救濟有情,莊嚴國土,**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切的一切,不是聲聞那樣的為了有限目標,急求自了而努力。**

菩薩是**任重致遠的,**如休捨優婆夷那樣,**但知努力於菩薩行的進修,問什麼成不成佛。**

- (3)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104~p.105: 那中根者,多少積集智慧功德;發心以後,它理解事實^{,[1]}採取**任重致遠的中道之行,不敢急求 自證•**^[2] 悲心一天天的深切,功德也漸廣大,^[3] 智慧也同時深入,坦然直進,完成最高的目的。
- (4)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a1: 佛教之遍十方界,盡未來際,度一切有情,心量廣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任重 致遠之行,而競為「三生取辦」,「一生圓證」,「即身成佛」之談,事大而急功,無惑乎佛教之言 高而行卑也!**
- (5)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敬答〈議印度之佛教〉〉p.122: 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
- (6)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107:

它又是**速成的**:^[1-2] **前二期佛教,有一個原則,就是成就愈大,所需的時間事業愈多。**聲聞三生六十劫,緣覺四生百劫,菩薩三大阿僧祇劫;到中期佛教,達到「三僧祇劫有限有量」的見解。雖有頓入的,那是發心以前久久修習得來。^[3] 這種但知利他,不問何時證悟的見地,在後期佛教中突變,就是法門愈妙,成佛愈快。「三生取辦」、「即身成佛」、「即心即佛」,這當然適合一般口味的。